旅行雜誌

學術的旅行　李景漢
莽莽青城霧中遊　舒淞
華陽典實識誤　郭祝崧
英國鐵路上的戰時景色　進仁
西南行　王偉
貴州的天地人　鞠孝銘
八莫撤退記　林熒

民國三十二年十月
第十七卷　第十期
桂林出版

CHINA TRAVELER
Vol. 17. No. 10 October 1943.
Published by CHINA TRAVEL SERVICE, KWEILIN, CHINA.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民國四年創立

內地分支行處

重慶　成都　華西壩

宜賓　樂山　自流井

五通橋　萬縣　西安

桂林分行：
中北路趾祥巷三號
【電話】二〇五〇
二〇五一號

寶雞　貴陽　昆明

衡陽　沅陵　吉安

屯溪　梧州

經營各種存款放款匯兌儲蓄業務如蒙惠顧竭誠歡迎

中國工鑛銀行

總行 重慶林森路

利導游資
調劑金融
扶植工鑛
協進生產

桂林區分行
桂林桂東路廿五號
電報掛號：二八一八
電話：二七一一
　　　二四一九

桂林熾昌行

專營 鋼鐵 材料

本行專派妥員分赴淪陷區及其附近地帶搶購鋼鐵材料五金器械運桂銷售旨在搶購搶運供應軍工必需物資價格特別低廉如荷賜顧不勝歡迎

桂林 桂西路一〇五號
電話五〇五五
電報掛號七七二〇

闡揚中國名勝　旅行雜誌　發展旅行事業

第十七卷　第十期　目錄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十月三十一日出版

學術的旅行……李扶濂……（五）
莽莽青城霧中遊……舒湮……（九）
羊角——一個西北的古地……徐知免……（四六）
公劉墓……章儒……（七〇）
西南行……王偉……（二六）
北碚之冬……陸樹森……（一五）
水光山色話昆明……黃直秋……（八三）
憶牯嶺的浣紗溪……王銳……（八七）
清末成都之社會建設……姜蘊剛……（三一）
貴州的天地人……鞠孝銘……（四一）
大籐傜山傜胞的服飾……唐兆民……（七二）
英國鐵路上的戰時景色……進仁譯……（二八）

民國十六年創刊

旅行雜誌

闡揚中國名勝　發展旅行事業

丹麥坡倫島……馮朱棣…(二一)
記華盛頓……莊澤宣…(六九)
綿陽與寶藏觀(中)……郭祝崧…(二三)
諸葛武侯在雲南……程兆熊…(七八)
八莫撤退記……林　焚…(五四)
渝蓉蠟屐贏……許伯建…(一八)
若飛行歸劉漢榮……陳樹人…(四四)
五十生日詩……吳　宓…(六七)
旅行者的奇遇……友瑜　影雪譯…(五二)
中日西東遊拾掇……堵述初…(四九)
皖湘鄂川旅途中詩鈔……梅　夫…(一四)
三月七日夜有感寄××……大　澄…(一七)
韓蓀吟草……張雲蒓…(五三)
漢口遊記……宗怙生…(三〇)
七夕……程俊波…(二七)
千秋歲引……施莉俠…(八)
專載　中央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主辦卅二年度第二次徵文啓事……(七一)

經銷部

中國植物油料廠

柳州辦事處

◆分處◆

梧州·桂林
南寧·全州
長安·榕江

◆分處◆

古宜·鹿寨
宜山·祿步
金城江·大安

製造部

衛生食油
精煉茶油
30號機油
40號機油
50號機油
代柴油

汽缸油
剎車油
調水油
建國肥皂
經濟衣皂
經濟黑皂

● 改進農工生產 ●

● 調劑商業市場 ●

貿易部

桐油·桂油
茶油·青油
生油·皮油
菜油·牛油
樟油·梓油
國貨顏料

薄荷油
芝麻油
篦麻油
棉子油
化學酸類

● 本處地址 ●

柳州水南村電報掛號:二七八四　電話:四九四

業務組:培新路　電話:〇三二

學術的旅行

李景漢

學術的主要條件之一是有事實材料作根據。沒有材料則學問無從作起。可是材料需要搜集，而搜集又需要方法和多人的努力。以中國土地之廣，人民之衆，物產之豐，以及文化的複雜，學術上所需要的大量基本材料決非少數人所能勝任，非集合許多人的注意與努力不可。或者有人要說關於學術材料的搜集，專門的人才纔能勝任。這話很對；但不盡然。有的學術或學術的一部分是需要專門的人才去搜集材料，但其中大部分是一般人所能爲力的。復次，搜集與供給基本的材料與從事材料的分析和研究不同。前者是任何人的所能作到，而後者才比較是專家們的任務。

普通旅行者的目的不一，其中的大多數是純粹爲要辦事，只要達到了預定的地點，就算達到目的；至於途中如何消磨光陰在所不計，力求其迅速與舒適而已。此外有專爲消遣而旅行的，注意山水名勝，或尋求各種發生快感的事物。還有一種是非出自願，可謂被迫而旅行者。當此國難期間這種非旅行不可的各種形形色色的難民佔有可驚的數目。另有一種是爲某種學術的調查研究而旅行。注意搜集與自己的目標有關的材料。除了末一種外，其他各種旅行者無非不能或多或少的作到部分的學術旅行。學術不一定是貴族的或專家的專利品，而是大衆的所有物。我相信這種非專家的，部分的學術的旅行，不但使旅行不感覺到無聊和寂寞，而且會感覺到興趣與快愉，化無用的光陰爲有用，使旅行充滿了意義和價值。再加重的說，我十分相信任何旅行者都能作一個學術的旅行者，只要他肯在旅途中運用他的觀察力，隨時與人接談，隨地搜集材料，記錄下來，然後加以整理，用清楚的文字發表出來，便可成爲有價值的東西。即或本人對於搜集的東西未能加以深刻的說明，只要是赤裸裸的事實，則各門學術的專家們即可利用它們，作研究的資料，進一步加以分析與解釋，即可在學術上成爲比較更有價值的論據。

中國文化已有數千年悠久的歷史，好像一座大雜貨店，從來沒有好好的清理過一次，連我們這些店東們自己也不清楚的知道它的盈虧實在情形。這項清理結算的工作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需要很久的時間與集合多人的精力。每一個老闆，亦即每一個國民，都有清理的職權和責任。讓我們來迎頭趕上，一齊下手，把中國的整個文化，舉凡文物，制度，以及種種事物，重新估價；並且以客觀的態度，避免主觀的情感，一

切判斷均以事實爲根據，在各地社會生活中找出活的證據，而不是人云亦云的杜撰。這樣所得來的東西與所下的結論才眞正是學術的產物。讓我們不要忘記：「事實是最好的證人也是最有力的反駁者，」「事實勝於雄辯。」

我們任何旅行的人究竟能夠作些甚麼學術上的旅行呢？這當然是按照我們各人種種不同的程度，所能用的時間，和所遇到的機會與便利而有不同。我在下面所列舉的比較是簡單平凡而易爲一般人作得到的事。這不過是一種粗略的建議，也許可作一般旅行者的提醒的功用，供給一些攷察的線索。至於如何舉一反三，隨機運用，是在於聰明的讀者自己若時間充分而又適逢其會，則所能顧到的方面多，或作某方面詳細的特殊調查；若工夫不多而又碰不到良好的機會，則可作比較簡略的調查。至於較深刻而有系統的學術旅行和搜集材料的科學方法，本短文不能遍及，將再撰文討論之。

搜集材料的方法中最普通的是筆記，就是將在旅行時所見所聞與所感的事物記載下來，尤其是關於非物質方面的人類的生活。關於物質方面的生活，除記載外，則亦以繪畫和攝影等方法來補助文字之不足。尤爲徹底的是搜集實物，包括天然性，人造品與文字的記錄。這要看我們旅行中的便利如何。

學術的材料大致分爲兩大類；一種是關於自然方面的，另一種是關於社會方面的。就是在自然科學方面，我們也不是不能有所貢獻的。例如在比較枯燥的地質學方面，我們旅行到一個新地方，沿途看見某種顏色的泥土，若是方便的話，就可帶回一小包來，供給土壤學家的分析。知道屬於何種土質。若是遇到含有某種金屬顆粒的沙石，亦可攜回少許樣子，供礦學家的化驗，決定是何礦質。這樣作，或許不僅增加我們對於自然界的興趣和認識，說不定也能附帶的給與個人經濟上的實際利益，甚至對於國計民生有偉大的貢獻。又例如在植物學方面，若我們旅行某地方的時候，發見了幾種從未見過的奇花異草或特殊林木，亦可將其花葉梗幹或種籽以篩罩烘乾法保存攜回，供植物學家的研究分類，決定其品種。在生物學方面，任何昆蟲鳥魚均足供吾人的搜集，研究與賞玩。

我所結識的許多西洋友人，有一件事，使我對他們很佩服而且感覺興趣。這就是幾乎他們每一個人都有一種特殊搜集的嗜好。其中有一個傳教士特別喜歡搜集蝴蝶。每逢他從一個新地方回來時，很高興的給你看他盒內用針釘住的各式各樣的大小蝴蝶。他除自己保存全份外，並將重複的寄往美國天然博物院，供動物學家的研究展覽；而自己也得到很可觀的報酬。此外，在旅行時有搜集古錢的，還有專注意中國各地窗戶構造的。我雖然是一個中國人，如果未曾看見他所描繪的那樣多種窗戶式樣的圖形，我眞意想不到中國房屋的窗戶式樣是如此複雜而美麗，並且在藝術上具有如此豐富的意義。這樣旅行的利用較比一般旅行者或無聊的消磨時間，或多作吃喝嫖賭上追求低級趣味，眞是不可同日而語。許多人應該糾正已往對於旅行光陰的浪費，而開始一個在旅行方面的新生活運動。

四九—一一六

此外有許多我們可以注意的事項。例如在氣象方面，我們可以注意關於溫度，雨量，風向，雲，霧，霜，雪等與人民生活有關的材料。若再進一步能夠觀察某地方的特殊自然環境如何影響了或產生了該處的特殊生活方式，那便是更有意義的發見。所得的材料不必一定都是十分準確的數字，就是能夠指出大致或可能的趨勢，在中國今日學術的各方面均感貧乏之下，也已是有意義的貢獻。在人口方面可以留意關於人口的流動遷徙，人口的密度，人民的職業，種族的複雜，及因人口所發生的嚴重問題。在土地方面可以注意到各種熟地的用途，尚能墾殖的荒地面積及其可以增加何種生產的可能程度；地主，自耕農，佃農等田權戶數的大致分配；近年以來田產面積有無集中或分散的趨勢，及其原因；關於田場大小，田塊面積，租田制度，地價漲落，和農工流動等所發生的問題。在農林方面可以留意灌溉，排水，肥料，農具，牲畜，選種，耕地，收穫，貯藏，輪種制，病蟲害蟲，農產價格，農業經營，農村人口移動對於農業生產之影響；農產種類及產量的變化；兵役對於農村勞動及生產的影響；天然林及人造林的普遍程度，主要木材的產量以及其他許多農業和農民現象。

在工業方面，可以隨地搜集關於各種工廠，家庭手工業及種種農村副業的變動，產品自用與運銷的情形，工業化的影響，趨勢與工農配合的可能發展等資料。在商業方面，注意關於各種商業的盛衰情形及其原因，趕街集市的習慣，土產的運銷，輸入的貨物，物價的漲落，限價的成績，居奇操縱的事件；生產合作，運輸合作，販賣合作，購買合作，消費合作等運動的發展情形及其阻礙；貨幣的流通，高利貸的普遍程度。在交通方面，注意公路保管的狀態，船舶的設備，郵電的便利，旅行的生活，在政治方面，注意關於新縣制推行的成績，地方自治的問題，人民對於政府的態度，治安狀態，人民團體的組織，秘密社會等情形。

在人民生活方面，留心關於人民的生活程度，常用及特殊的食品，服飾質料及式樣，房屋的構造及內外的設備，普通及特殊的用具，人民的各種負擔及對於稅捐的態度；貧戶，普通戶，小康戶，富戶等所佔的大略成數；近年來生活程度的顯著變動及原因；各種救濟事業的工作情形。在衛生方面，留意公共衛生的設施；醫院，藥房，醫生等的現狀及需要；流行的疾病，防疫的工作；巫醫及種種迷信治療的方法；特殊有效的成方藥品。

在教育方面，注意教育行政，各種學校現狀，社會教育的活動，教育普及的程度；報紙雜誌的銷售，流行民間的書籍及其與民衆生活的影響；文盲的估計成數。在信仰方面，注意佛，道，回，耶，天主等宗教的勢力及其影響；各種寺廟香火的盛衰，流行的種種迷信；祕密宗教團體的活動。在禮俗方面，注意婚喪儀式與費用，早婚的程度；生子，壽日及其他慶祝的儀式；新年，中秋，端午等節日及其他紀念日的活動；親友往來應酬的禮節與習慣；各種賭博普遍的程度及影響；煙酒及麻醉品流行的程度；民事及刑事案件中各類犯罪人數；納妾，收童養媳，蓄婢，搶親，售女，典妻等習俗的普遍程度；公私娼妓的流行；近年來男女社交關係的變遷及其趨勢；流行的謠諺及民間傳說的故事。在人民消閒方面，注意戲園，

電影院，說書，茶館等商業娛樂情形；個人及家庭等之非商業娛樂情形；新式遊戲與運動的普及程度。在語言方面，注意方言，土語，音調，字義用法的差異。在藝文方面，注意書畫，金石，碑文，建築，雕刻，刺繡，道塑，音樂等項。在人物方面，注意具有特殊德望或技能的人士。

以上所提，當然不免掛一漏萬，且係普通社會間的情形。當此抗戰時期，各區情形頗有差別；因此應注意的社會現象亦不一致。淪陷區內的社會情形與戰區內的社會情形不同，而後方社會狀況又與邊疆社會狀況迥異。只要我們在旅行時能夠盡量利用我們的時間與金錢，則隨時隨地都是我們搜集材料的機會與場所。孫福熙先生在本誌十七卷二期說過：「天地之大，微纖之微，都可作研究的重要資料。」「所謂文化，是人類物質上與精神上的生活方式而已。……抗戰以來，各國均對中國文化有深切的注意。西洋人成羣的來研究中國文化。所以為了我們自己，也為了西洋人，我們要從新建立新時代的中國文化。」這話足以令人深省，而且值得我們躬行實踐的，努力促其實現。

我們是生在一個空前的轉變時代，舊的文物，制度，生活習慣，道德標準，無論我們願意不願意，都要發生劇烈的變化，至少其中的一部分將成過去，一去不返。對於正在變動中的許多事物，如果我們不趁其尚存在時，注意考察而記錄之或保存之，恐怕以後就再沒有考察的機會了。尤其自抗戰以來，各地社會的變遷一天加速一天，新興的社會問題也一天多一天，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日益複雜，因之磨擦衝突的事件不免愈形增加。若不及時加以深切之注意，而任其自然變化，輕則造成社會之不安與怨恨，重則造成變亂與流血。苟各地旅行者，能將其旅行地方的社會現象及發見的問題，隨時注意，報告於國人，則負責當局及關心社會問題者即可根據各地發見之社會事實，早為設法消禍於無形，防患於未然，因此減少人類許多痛苦。這並不是幻想的空話，而的確是如此的。是以旅行者不但在學術方面可以有所貢獻，而且也是能夠幫助社會的安全，促進社會的建設，解決社會的問題。

讀者也許知道大英帝國今日擁有這樣多的殖民地，其中許多地方最初都是它的國民在旅行中發見而報告於國人，因此引起政府當局的注意而後進行佔領的。你如果看見了旅行過新疆西藏等邊地的英國人所編著的精密報告，一定要瞠目結舌，而發生無限感慨的。難道我們中國人旅行就生成是專為山水和賞玩不成?不！讓我們的旅行從今天起，開始充滿豐富的意味，或為部分的「學術旅行」吧，同時把各人所得寄交旅行雜誌使它開始充「學術的旅行」的資料。

一九四三，六月，清華國情普查研究所，呈貢。

千秋歲引（用王安石體）

施莉俠

又病多情，孤心素倒，一陣傷春入眉角，梅情偕深冷性淑松懷秀蔣微名縛，眼波清，鬟雲綠，忍飄泊？雖是有錦環翠郭，雖是有家垂錦樣，只愛深思夢雲輕●當年法京綺夢美，而今壯志成虛縱！有詩衷，少歐謳，花間酌。

弄青城霧中遊

舒淞

或謂：「三峽天下雄，劍閣天下奇，峨眉天下秀，青城天下幽，爲天下四大觀」而四者皆在川。

或稱：「天下有十大洞天，一爲河南濟源王屋山，二爲山東兗州委羽山，三爲甘肅涼州西城山，四爲陝西同州西玄山，五爲四川灌縣青城山，六爲浙江天台赤城山，七爲廣東惠州羅浮山，八爲江蘇句容句曲山，九爲江蘇吳縣林屋山，十爲浙江處州括蒼山。」而十者皆在華。

或謂「登泰山而小天下。」而這十四份天下中，竟無泰山一份。據天師洞替齋際的道士說：「當軒轅皇帝封過五嶽之後，因爲青城山所佔地形最高，當即封青城爲五嶽之長。」如此說來，眞不知是登泰山之「天下」而小青城之「天下」好，還是登青城之「天下」，而小泰山之「天下」好。

人每當登高臨深，踐臨縹緲炫奇的時候，神魄不免懾服於自然的偉大，驟而覺得天地的無極，生命的渺小。因爲把天地看得太大了，把自己看得太小了，同時把自己的胸懷也跟着縮小了，再從那小小的胸懷中來體會那般極的天地，竟把無極的天地也縮小了，因而發出「天下」「天下」的贊嘆，其實這「天下」已經有限得很。時代不同，人各有志，各人儘可自己去咀嚼，不必鑽到別人的「天下」去掙扎，旁人是登了山才「小天下」的，倒還值得。我們未曾登山先就小起天下來，大可不必。

所以，我的遊記，實在平凡得很。

一

五個月以前，我和英[illegible]，從上海逃出來，因爲趕路心切，雖然翻過嵩山秦嶺，都未及細細體會，這出劍閣龍門，也都失之交臂；想不到在成都作客三月，將要啓程來重慶之前，竟會得着機會，同着三十幾個朋友，浩浩蕩蕩去遊青城，一洗我們旅途的困頓和作客的心境。

中國除了幾個大都市近於現代化之外，其餘到處的風格，都有「古跡」，尤其是「山水」所在爲更甚。偶而在這山巔水涯夾雜着一點現代化的東西，便覺得非常不調和，這並非人心向古，實在是不調和。因爲我們現代化的風景山水，尚未「調整」起來，若干年後，自然會調和得多。我們也未能免俗，一行三十人中，女孩子只有七八個，男孩子倒佔了七分之五，都穿着現代衣冠，擠乘酒精卡車從成都向灌縣開去。這呢

裏的車子正像一個在塵土中狠奔豕突的醉漢，狂吼亂跳和煙塵酒氣遮去了宜古宜今黃油油菜田的美色，和其他醉漢的醜態一般，在兩小時中趕完五十幾公里路程。女孩子們還好路上個個包起頭紗，還臨時買了毛巾被幔蓬男孩子們可不得了，有的掛滿一臉綠色的灰塵，好像年久失修的銅像。

二

下車之後，就分別在四川旅行社，天祿，以及青年招待所投店，第一件事當然是洗刷「銅像，」然後有的上街，有的出城，我和英住在四川招待所，他抽空去廳裏抄來一篇「遊客須知，」只見上面寫道：

灌縣出西門至二王廟三里，經過索橋，都江堰，新工魚嘴至玉堂場十二里，玉堂場至上元宮十里，上元宮至長生宮十里。長生宮經建福宮石筍堂至天師洞八里，廟內名勝如銀杏，歧棕，六時泉，九株松，三島石（一名降魔石。）由天師洞經偏橋擲筆槽朝陽洞至上清宮五里，廟內名勝如鴛鴦井，天池（一名麻姑池，）由上清宮至元明宮三里，元明宮至馬家店子五里，馬家店子至上元宮五里，上元宮至玉堂場十里，玉堂場至灌縣東門八里。另由天師洞經偏橋訪僧橋問道亭至眞武宮三里，宮上三里即軒轅台也，由天師洞至香積寺二十里，香積寺至普照寺十里。」

想不到這篇東西，只有兩面之緣，除了當時一瞥之外，還有今天才又見到它。上了山，早就把它忘了。

從成都出發的時候，已是下午，不久天黑，大家皆在一處吃晚飯，當時吃到一種像廣東滷味似的肉，名字叫「電燈肉，」有些莫名其妙，初還以爲是在電燈上面燒烤的。飯後到夜街上去巡禮，原來幾個賣這種肉的攤子，都從店裏借接一盞電燈，掛在攤上而已。他種攤販只用油燈，確是無人效尤，所以才成立了這個專名詞。街上除了一些攤販和一些四川戲的聲音之外，好像已經有一種沉鬱的感覺，好像山的氣息已經襲來了。

三

第二天天氣還好，早飯後陸續乘滑竿出發，除了幾位芒鞋健步少年，放棄這種享受外，滑竿倒有三十乘之多。前前後後，行行等等，中途吃過幾次茶，覺得所行的路，完全與「遊客須知」所說不同，走了四五小時，才到山腳，這時天陰霧合，霧在山中遊散，人在霧中穿行，從轎夫的步伐中，體會到登山的韻味，仰首看天，祇見大樹的枝梢，從眼裏滑過，正像「到自然去」的影片導演孫瑜先生在片中所用「荷塘夜泳」的鏡頭一樣，樹的枝葉在空中浮過，加以轎夫景行景止的步伐，使人忘去目前的一切，悠然入於古國的夢境。

我彷彿見到六十個轎夫和三十個同伴都穿着古衣古冠，或是虬髯，或是羽衣，或是高髻，或是長裾，後隨疾足使者，悠悠然飄行雲山之間，我彷彿聽到黃自先生遺作，「山在虛無縹渺間」的樂曲，隱隱約約從絲竹管絃之間流洩出來，雜奏着風聲，樹聲，泉聲，禽鳥之聲，麋鹿之影，長

長的行列靜得像一幅畫，不知所終。等而下之，或者我自己算是一個過路的仙人，隨着道旅行的行列飄行，曲肱枕在半空，瞇着睡眼去看他們的中間倚倚像大人在欣賞小孩子的小動作一樣。

好些不按，當轎夫停下來的時候，跟在後面的並沒有甚麼疾足使者，而是好勝下轎的同伴，走得氣喘如牛，三十個人，依然故我。故他，差強人意的，還是那笑嘻迎人寬衣博袖的道士，而這些道士，使在我們漱洗小坐之後，以酒肉相款。

四

道士們苦矣，關房以居人，烹餚以食人，釀酒瀹茶敬客，設交際人員導遊，換得遊客現鈔，以為修行之一助，想因道行不深，對於凡人凡行仍有欲罷不能之勢。在天師洞雖然看到酒肉等特產，却未能看到銀杏，岐棕，六時泉，九株松等名勝，一因同伴中無鑽植專家，一因道士無暇顧及此微末細事，而致睹而不識。

飯後，大家整隊出遊，因為爬山氣力的大小，自然分成了小隊，先到祖師殿，祖師殿原是一間小廟，只有師徒二人，現在唯恐遊客日暮投宿，或恐遊客不來投宿，也新造了幾間木樓房，以便招徠。殿堂上寂寞得很，有一面牆壁上則非常熱鬧地貼滿了名片，初以為是代印名片做樣子的，後來才知道是題名在高牆，使蓬蓽生輝的意思，其中某某長，某某員，某某士，某某生有如官銜展覽，非凡世間所能見到。

有趣的倒是那燒茶的小道士，初時還以為他是女孩子，紮起頭髮，後來才知他頭上戴的是戒箍，雖然已經開始在「修行」學着「應酬，」却還天真未泯，趁着吃茶的時候問了他一些話：

——你今年幾歲了？

——十二歲。

——你來這裏多久了？

——快半年了。

——廟裏有幾個人？

——兩個人，一個師父，一個我。

——你不想家嗎？

——那有甚麼可想的！

——你家裏還有人嗎？

——有，一個媽媽，一個大哥，娶了嫂子，一個小哥哥，一個姐姐十五歲了。

——你為甚麼到廟裏來？

——因為年年生病，一個人偷跑到廟裏來出家了。出家以後，一直不生病了。

——你是那裏人？

——我是……（我忘了，總之是一處距離青城很不近的地方）。

——你們家裏後來知道你在這裏嗎？

——知道了，因為天師洞有一個老道士是我們同鄉，告訴了媽媽，媽媽還來看過我。

——她要你回去嗎？

——她看我不生病，我又不想回去，就不叫我回去了。

——你夜裏和師父睡一間屋子嗎？

——睡兩間屋子。

——你不怕嗎？

——還有甚麼可怕的！

——這山上有野獸嗎？

——有豹子。

——你遇着過沒有？

——沒有，聽見叫過，人家說遇到豹子不要逃走，要瞪起眼睛看着他，一會他就走了。

——你們這裏修房子做甚麼？

——有遊山客人走得晚了，可以住在這裏。

我覺得他可愛，但當他接到我給他的二十塊錢而欣謝的時候，我又覺得他可惜。從他堅決的語氣中，表示出他是深信了「緣法」，這緣法磨練他慢慢成為一個深山中的道士，好像其他遊戲紅塵的道士一樣。

五

從「祖師殿」上行，經過一段積滿落葉濕滑的陡坡，需要攀援而上，可以到軒轅台，據說軒轅皇帝就是坐在此處封青城為五嶽之長的。可惜力有未逮，只好坐在下面喘氣，英上去了，不久爬下來說：「遠處霧氣濛濛，近處木柱數株，好像過去曾經有過一個亭子，大概因年久失修祇剩木柱數株了。」再回到原路，走另外一條岔路，可以到朝陽洞，於是同伴分成兩派，一派回天師洞休息，一派去朝陽洞後，即可走另路回天師洞。我早就喘氣了，自然屬於前派。英好遊，入後派，天黑方才回來，他們是先到小朝陽洞，洞旁建小房兩三間，是灌縣政府建為蔣委員長息足的。小朝陽洞便自然成一防空洞，大朝陽洞洞口建了廟宇，道士的炊煙縷縷外竄，其濃有如焚火，洞內尙深，供有三位甚麼神，同伴還有許多求籤的，求到的籤，吉兇不一。下山即從廟後經降魔石而歸。

入夜，道士送來棕氈，硬被，油燈，茶壺，欲求火柴不得，莫明其妙，出家人不惜酒肉，竟不肯再下一元五角的火柴成本嗎。登床後，一時萬籟俱寂，四山皆空，傳來道士講經及鐘鼓之音，日間所未見的「空門」氣息，此時卻又濃濃地散佈開來。在滬時曾觀卡爾登戲院上演「第二夢」一劇，其中所作嶗山道院景色人物，復一一躍上腦中，劇本原係若干年前洪深先生譯著，此時若能以抗戰意識滲入加以改編，當大有用處也。

六

第三日晨，天氣陰沉如舊，霧氣仍重。

因為乘滑竿往遊上清宮後即將回灌縣，同伴紛紛到販賣部購菓子酒，或以竹筒，預備帶回送人。有的購茶，有的購手杖，忙作一團，舉步登程，青雲直上。

上清宮比較在山的高處，因爲乘滑竿，同伴無一落後，宮內有「麻姑池」，據說麻姑鍊丹時，曾在此處汲水，還有一面清一面濁二而一的「鴛鴦井」，英上第一峯和同伴拍了一張照片，我便搶着空閒買信紙信封寫了兩封信，交道士代郵。英又買了一瓶玻璃瓶裝的菓子酒。又乘滑竿直下，累得懶了，途經圓明宮也未下轎，卽直奔索橋二王廟而去。英捧着那玻璃瓶酒捧得非常吃力，已經走了二三十里，突然因爲上滑竿時不當心一按，玻璃瓶雖未瓦解，不幸已經破裂，他便將瓶子擲斷，放棄一半，喝了一半。喝完時，已經到了索橋。

索橋很長，下面是索，側面是索，索上鋪的小木板，稀得像老年人的頭髮，從頭髮望下去，卻不是老年人的禿頭，而是洶湧的波濤，這卻苦了我們女孩子，只好扶着別人從上面蕩了過來。驚魂甫定，流覽一下二王廟景，隨卽吃飯，飯後回城，投宿舊處。

二王廟和伏龍觀所供的，都是都江堰的創造者——李冰太守父子。豐功偉蹟，使後人奉爲神明。

未去青城之先，聽說登高時可以望見西康的雪山，結果霧替青城披上層層薄紗，不管在軒轅台上，在天師洞前，在第一峯頂，都不能望見遠處，晨不能在觀日亭看日出，夜不能在天師洞後看神燈。然而也就爲這層層薄紗，增加了青城綽約的豐姿和岸祕的偉觀。至如此寺彼寺，原無二致，這亭那亭，都是一般，那大山中去吹毛求疵，還不是我力所能勝，筆所能勝。

山上標語很多，但無一語就此山此水着眼，大都貼膏藥性質。

第四日上午以天陰雨未能遠行。同伴爭購灌石製印章，水盂，手鐲，至十時卽集合登車，回歸成都。

徐悲鴻先生譽灌縣風景第一，嘉定第二。深幸能在戰時得緣一遊。路上曾經見到一所孤城似的院落，門口有十六個大字：「功名利祿，請走別路；逸安宴樂，勿入此門。」記得轎夫中有一位有識之士，毅下批評我們這一班人，就是「逸安宴樂」，聞之不免凜然斷興，回到現實中來。

建成化工廠



地址：縉林鳳北路一一三號

電話：三〇八三

電報掛號：二五六五

出品

㈠氯酸鉀（俗稱白藥）

本廠機油經中央工業試驗所……

㈡機油

㈢炭酸鈣（俗稱洋鹼）

如蒙各界大量採購及指導，竭誠歡迎，並備有說明書及樣品，承索郎寄

皖豫鄂川滇道中詩鈔

梅　夫

一　寄朱旦復

君去傷離別　春來更相思
相思不得已　沉吟倚綠枝
佇眼君歸處　春滿山前路
折柳作長鞭　追向江南去

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於皖

二　別素秋

自古多情傷離別　那堪纏綿清秋時
只因到處飄零慣　留得天涯無盡思

二十一年九月於皖

三　出大別山

西風迎我出山遲　寒谷荒林霜滿枝
鴉亂沉憂鶴舞日　春華空憶燕飛時
天驕未許重相困　孤雁難抑故里思
三載淹留無長物　攜來「磨劍」寫行詩

四　河南旱災

崎嶇歷盡下平川　千里旱荒赤地連
遍野疏林焦欲火　翻瓦空舍斷無烟
餓屍未掩圖區土　豪吏猶爭賑濟錢
轉徙飢民何處去　徘徊原野自矜憐

五　過桃花店宿春水

桐柏山陰迤邐橫　溪流曲曲逐雲行
桃花初染霜林紫　春水浴輝秋月明
寂寞竹窗觀野火　蕭條茅舍聽雞聲
隣床旅客相低語　咳說災荒離亂情

六　過南陽臥龍崗謁武侯祠

千秋遺跡臥龍崗　崗上臥龍今渺茫
我來憑弔古祠寂　虬松蒼蔭秋草黃
遊人指點論漢鼎　碑碣拓餘英雄淚
隆中原早識三分　六出不辭鞠躬瘁
總因不忍世亂頻　感遇乘酬三顧情
臥龍一飛天下震　吳魏豪傑愧談兵
才長文武兼剛柔　博藝孤忠無匹儔
賢士歸趨王霸業　誰如漢帝隆中求
兩輔經勞傷孺子　宮中候小猶無已
神算應知漢祚終　嘔心何如林泉死
崗上若聞梁父吟　曉風落日悼古今
謁瞻猶深南陽客　蹣跚征途惆悵心

七　大磧口旅中值卅五歲生辰述懷

重水重山健步行　坎坷世道旅危程
數千萬里滄桑遠　三十四年刼難橫
靖亂安能舒壯志　匡時徒負有聰明
英才躁躪天何虐　悔向人間度此生

八　過巫峽入夔門懷古

渡出香溪入錦川　木舟搖槳戰兵船
長江浪激千堆雪　巫峽山高一線天
愁感寒猿啼涕淚　膽懷白帝幻雲烟
三分英道堪憑險　霸業空留八陣傳

九　飛過昆明

珊瑚塢上曙光微　霧裏疎燈夾岸輝
寂寂人間睡正熟　神鷹跨向九天飛
咆哮蒼穹一鐵鳥　巨吼如雷驚破曉
亂山鑽擁日臨空　萬頃昭蘇翻霧掃
滔滔雲海幻無涯　湧似波濤靜似霞
奇辭冰山裂穿簷　輕浮烟霧平鋪沙
屢從雲隙窺大地　歷歷山川皆破碎
撥雲欲下盡收拾　安得下場堪遂意
出沒雲層意自閒　長風萬里度關山
叠障層巒無險阻　十載征入一旦還
蜀道艱難同世路　何期奢望通坦渡
八荒空闊足遨遊　奈何天上難留住
瞬息雲下見陵原　景象依稀餘舊痕
春臨天外飛來客　重把溫情問故園

七月十八日抄自「磨劍集」

四九－一二四

北碚之冬

隋樹森

北碚自從抗戰以來，已經染上很濃厚的中國現代都市的風味了。地方雖然很小，街道也只有幾條，但是如果你在街頭上看看兩旁店鋪的風光，無論是從建築、裝飾以及貨物的布置上，都可以使你覺得已經是置身在大都市中了。構成北碚心臟區的那幾條街，幾乎都是商店，沒有什麼住宅。所以北碚彷彿是一個大都市的一小部分。它是具體而微的都市，它是都市的雛形。因此，在生活方面，可以說相當的方便。雖是這樣，不過北碚地方既不大，當然同時也就具有許多鄉村的優點。它很有些條件，能夠吸引着人們往這裏集中。

在川東，一年裏面，晴朗的日子，要算夏天最多了。夏天，川東的天氣，常常是晴得最澈底。不過這時候，也往往熱得使你難以忍受。重慶尤其厲害。北碚既是山川秀美的一個小小的都市，人不像重慶那麼多；塵土也不像重慶那麼飛揚；所以一到夏天，便有許多人到這裏來避暑。是的，北碚的確是一個消夏的好地方。等到霧季到了，那些喜歡過都市生活的人們，却又悄然離去，這兒似乎不值得他們再留戀了。其實，冬天的北碚還不是一樣的具有許多值得體味與享受的景物？

在北方，一到秋天，都市的街頭，幾乎隨處可以看得到落花生、白薯、柿子、蘿蔔。這秋街的顏色，一直的可以延長到深冬，無大改變。川東的城鎮，如果要指出秋天街頭的特徵來，大概可以數到堆積的那些橘柑、廣柑、柚子、甘蔗、和落花生吧。這幾種東西，也是從暮秋到殘冬，一直的佔據着街頭許多地方。尤其是橘柑的勢力更大。北碚短短的幾條街，一到冬天，路旁的攤子上或地上，便有不少絳紅色的橘和深黃色的柑。如果走到江邊去，還時常可以看得到滿船載着紅黃的橘柑，順着碧綠的嘉陵江流下來。有的還一直的往下流，有的就停在江邊發售。江水深綠，沙灘淺黃，對比之下橘柑的顏色，也就格外紅得鮮艷了。這橘紅裝點了北碚冬天的街頭和河壩。一船一船的，一挑一挑的橘柑，都被這小鎮市吞蝕下去。看吧，無論大街小巷，隨處總有橘柑的殘骸。此外，廣柑、甘蔗、落花生、他們也給這冬天的北碚增加了小小的一點點綴。

在都市裏客居，冬天的夜宵，最為有味。這一點，住在北碚也可以享受得到。北碚的街燈並不多，晚間八九點鐘以後，街上便已殘燈明滅，淒清寂靜，有如深宵了。路旁那幾家小食店，這時屋裏的電燈，却特別明亮起來。酒筵已散，照得四壁冷落。一個流亡到此的「下江人」，在這歲暮天寒，人影寂寥的夜裏，獨自找到一個小食店，無論是吃一碗湯圓或一

碗大麵常常會引得他一連串的聯想到許許多多的後期往事。並且所想到的那千頭萬緒的事大半是歡娛少而酸辛多。是的，羈客冬天的夜宵，那時兒多少總帶着薄薄的哀愁。然而在寂寞的生涯中任自己的思潮在哀愁中蕩漾，忘却了置身何處——縱使是短短的一刻，也一樣的能使人沉醉。如果你喜歡飲酒，那也儘有可以任情買醉的酒家。東西吃好了，酒喝得半醉了，也許還不想回寓就寢；那麼毗連市區的那個寬大平坦的操場，雖是在黑暗中，你也一樣的可以很坦然的去散步。這時即使飄着一點兒細細的風，或者竟至落着絲絲的雨，那也無妨；因為這也不過有如料峭春寒而已。

冬天，如果到北碚山頂上的公園去，那裏也頗有值得人們鑑賞的景色。順着山頂上那幾條崎嶇的長路走去，你可以看到四外遠近的叢山，仍然發着疏密淺深的綠色。嘉陵江的水，一到冬天，格外縹碧澄澈，水枯了，兩岸露出來那淺黃色的沙灘，又寬闊，又乾淨。縹碧的江水，爬行在淺黃色的沙灘上，遠遠的看去，那顏色特別分明，公園裏面的草木，還不會彫落淨盡。在北方，到了冬天，山陵和平原，有的禿得淨光，有的僅殘留着一些乾草枯木，綠色的葉子雖說也有，但不是把葉肉凍得發硬，便是在綠色中增添了濃厚的黯黑；總之，那些情景，都會使你感到寂寞蕭索。和川東冬天的樹木還藏着無限生機的姿態，決不一樣。公園裏面的遊客，冬天當然稀少了，這却更可以容你悠閒的在路上散步。無論是看看那些被關閉起來的虎豹熊狐，體味體味他們那寂寞與焦灼；或是獨立山巔，眺望嘉陵江上的冥濛煙水，混堪皺的萬壑千巖，或是俯覽市中的房舍街道，聽聽浮沉在空中的市聲：都可以使你心靈發生許多波動。還有，「山川滿目淚沾衣，」還大好的山河，也許會引得你「發思古之幽情，」引得你感時傷事，以至於喟嘆落淚。

如果覺得還是投身到眞正的大自然裏面好，那麼北碚的野外，在冬天也並不寂寞。順着一條長路遙遙的走去，你可以看到路旁許多殘青與剩綠。有些植物的葉子，雖然已經失却了生機，却照舊的附在枝幹上，只是顏色有點發暗，並不彫落。小麥、胡豆，這時都生意勃勃，胡豆還開着蝶形的小紫花。有時他們在一個斜度相當大的山坡上，整整齊齊成行的生長着，像是排成了許多行列，在那個山坡上往上闊步走，要一直的爬過山坡去；這比生長在平原中更為好看。有時說不定在野外什麼地方，你可以發現幾棵紫紅的山茶，或是深黃的臘梅，粉紅的紅梅。那艷麗的顏色，濃郁的香味，由質樸的山野襯托出來，越發能醒人的視覺和嗅覺。這些野生的花卉，以及其他不知名的芳草，你都可以隨意攀折，不消說任情欣賞了。

北碚的名勝，最好的地方要算是北溫泉了。一到冬天，那裏也別有一番風味。在春夏秋三個季節，從溫泉流出來的水，只用眼睛去看，看不出來它是溫暖的。冬天却不然了，溫泉公園外面的一個離泉較遠的水池子，已經就冒着白色的熱氣；那水出了水池，順着山坡往江裏流時，在山坡上也冒着熱氣。公園裏面的「澣塵」露天游泳池的水面上，一縷縷一團團的白氣，不住的在碧綠的水面上飄蕩，漸漸的升空消散。室內的游泳池，水蒸氣瀰漫着，和洗澡塘的空氣沒有什麼區別。至於浴室呢，

四九—一二六

冬天在那裏面洗澡，似乎比秋天更好，因爲這時屋裏添了火盆，水的溫度也像是比秋天高些，洗起來很舒服。（深秋在溫泉洗澡，反倒覺得有點冷。）洗完了澡，到溫泉公園跑跑，柳衰荷枯，固然是觸目蕭條，但有幾處點綴着臘梅和紅梅，也還不算十分寂寞。「魚戲池」和路旁小水溝裏面的水，在寬闊的院子裏「輕輕的飄着絲絲的熱氣，也別有一番境界。

北碚的冬天，最能使人洗醉的，我覺得應該算是嘉陵江了。這條江在夏天和秋天，總是挾着泥沙，在叢山中滾滾奔流。那一江泥水，和黃河的顏色實在沒有什麼兩樣。但是一到冬天，因爲雨量減少了，沒有那麼多的山水往江中灌注，江水就澄清起來。如果你到北溫泉去，沿着嘉陵江岸步行，一定可以領略到嘉陵江的美。水位這時已到最低點，比夏天和秋天淺了若干寸。那浩浩蕩蕩的一條很寬的大江，這時變成一條狹窄的清溪了。江底露得很寬闊，有些地方是十畝平沙，有些地方是一片石子。無論是沙是石，都很乾淨。江水已經清到極點，變成了濃綠色。一陣微風吹過去，你可以看到那綠波上激起雪白的浪花來，你可以看到拍岸的微濤。水那樣清，只要不是很深的地方，你便可以從水面透視到江底。江裏上下的木船很多，款乃的搖櫓聲，翩翩的帆影，不時奔赴到人們的耳中和眼底，使你應接不暇。如果有三兩個知心的好友，或是一對燕婉情侶，忙裏偸閒，挑選一個在四川冬天很難得的晴朗的日子，置身於這一片空靈的境界中，從容不迫的踏着河邊的細沙和石子，一邊談話，一邊賞玩嘉陵江的景緻，大概也可以忘却塵世。江中有許多灘，上水船經過險灘，一定要請縴夫拉。那些縴夫用盡了他們所有的力量，拉着往上走，有時候一兩分鐘只能挪動三兩步；有時候要把全身放倒，在岸上向前爬行，他們這樣和江水搏鬥，才可以獲勝。在這秀美的山光水色間，却又可以使我們看到些生之艱辛。

北碚的冬天，有好多地方，值得我們深深的去領略。雖是寒冬，這裏的景物，却是秀美，清淡，溫柔。北方的冬天，冰天雪地，冷得那樣徹底，覺能把人們凍得不敢出門。賞雪，溜冰，固然也是一樂，但時時刻刻却要提防那堅冰，白雪，和砭骨的朔風。一不小心，它們就要來侵犯你。在這裏，冬天如果見到了薄冰和雪花，一定可以成爲值得紀念的事。那麼這裏的冬天，和北方的深秋差不多麼？也不是的，充沛天地間的肅殺之氣，這兒見不到；秋意固然有，却更透露着許多春的消息。

三月七日夜有感寄××

大澄

（一）

我的生命飛騰在
夜的心裏
宛如幾萬把火炬
從暗藍色海洋的
那邊
遙遙渡過來

（二）

不宛如是太陽的孩子麼
在大海洋的波浪裏
向你流出
最溫熱的淚

四九—一二七

渝蓉蠟屐稾

許伯建

九日渝州長亭茗座似聞庵

聊當茱萸酒，煎茶就菊肥。孤雲疑雁過，星火伴船歸。下葉階除滿，重樓燭影微。一甌相爾汝，霜氣任侵衣。

點絳脣　過渝州浮圖關

踏倦青山，馬前但有輕塵散；密林荒館，極目遼天雁。　回首高城，甍簇衰楊亂；鴉聲晚，冷雲低漫，黃葉枝頭颭。

一萼紅　歲暮渝西李氏禮園綠萼梅開矣，重遊感題。

凍雲開，正疏林翠攏，梅意入襟懷：藤老猿歸，松寒鶴化，鮮蘚生到虛齋。念結侶，朋儕遊讌：飛洗甚，彈指已天涯！從徑尋幽，畫橋浮影，舒歗高臺。　何日鷺眠柳醉？更招攜香屧，款步闌階；拂石探花，臨流清詠，此歡休付塵埃！俯危閣，江聲低咽，莽蒼雲樹挾愁來，待喚吟鞭還去，風勁長街。

山洞道中　山洞在渝西五十里，屬巴縣上橋場自開成渝公路，鑿山通道，工程甚偉。

晚發衝寒過上橋，煙巒撲面翠迢迢；指天古堠聞將近，（青木關來鳳驛爲巴縣璧山交界處，皆雄峙山中，）回首江城望漸遙；迴轉路如虹作躍容過處仗酒相澆；關河信美偏惆悵，漫向青山慨市朝！

車次椑木鎭　鎭屬隆昌縣治，過江，卽內江縣境矣。

飛輪停處碧潺潺，一水縈沙去意閒：搖夢短舟臨野渡，望雲行腳話巴山。河干樹盡凋霜色，畫裏人應駐玉顏。臘鼓聲高初遠別，排愁看到夕陽殷。

成都薛濤井試茗用包弼臣韻　四首錄三

風竹娟娟水榭開，荒碑薛井弔清才；枇杷舊巷知何似？空見聯翩屐齒來！

葉送風迎任所之，蝶裙未嫁弄潮兒；獨憐紅粉成灰日，尚有蘭閨賦怨辭！

井側濯錦樓下壁間石刻有閨秀韓瓊蓉詩曰：「梧桐分詠露才華，葉送枝迎句總差；底事飄零符識語？教人細意弔枇杷」！

香葉輕砂漏敗樓，風前一椀冷於秋；當年鑿黛猶能識，今古何人問故侯！

桂湖求升庵遺墨

遺墨碑原在湖上，嗣以漫漶，移置新都文廟。

名湖洗眼我來時，落盡紅蕖草滿陂，差喜寒林開曉霽，尙餘叢桂蔭荒祠；
摩挲手翰憐殘礎，勝賞亭台繫夢思；欲起滇南古逐客，亂雲同望幾攢眉。

楊升庵議禮謫滇，中途作套曲有「亂雲堆，何處是西川？」之句。

薛校書墓下口占

墓在成都東門外五里許頭瓦罌，舊環墓種桃花成林，今則砍伐俱盡矣。

墓門千古黯斜曛，頭瓦罌邊拜翠裙；竹影蕭蕭環短碣，游人空話小桃墳！

灌縣離堆

按離堆有二，其一在樂山，

臥波危檻出崖隈，捲地盤渦轉怒雷；終古岷江吞玉壘，橫天雪嶺爛銀堆；
更誰斷水探龍窟？漫說燃犀照刼灰；應陋五丁驚偉蹟，索橋高處自徘徊。

青城山麓

十年夢繞赤城霞，到此籃輿傍泛槎：巖嶂迎人浮翠積，松風沸耳蕩塵譁；
雲邊傑閣疑藏蜃，山半蠻桃正發花；願向長生宮裏駐，鍊顏誰借棗如瓜？

山下長生宮道觀，爲晉范賢得道處。

小憩天師洞午齋

十萬長杉雨後齊，看山信步陟高梯：爲尋珠館丹鉛迹，來飯胡麻竹杖停；
蓬海飛儛何渺渺？洞天風籟自冷冷。忽聞別有梯雲路，待叩高寮碧蘚扃。

上清宮下有峯突起曰高臺山，又名青城第一峯，自天師洞後沿小路曰上天梯者登上清宮，僅三里餘，較大路爲捷，然天雨卽不易行。

投宿上清宮

滑磴攀籐曲徑通，上淸仙館壓幽叢；步虛聲散飄殘磬，呼應臺高嘯晚風；
失喜羣山奔肘下，相驚兩屐落雲中；此來未負登臨眼，看捫星斗睡長虹。

絳都春

二月二十八日，宿雨新晴，欣値休沐，遊成都靑羊宮花市。

城西綠漲，正過雨嫩晴，塵香十丈：蠟屐縱游，鬢影鞭絲，來相餉；春融艷圃催探訪，趁鶯語柔條齊颺，鬧紅迷眼，牽情翠葉，漫勞雲想。　孤賞靑羊市裏，漸斜日燕歸，又穿門巷；乍起隋寒，暗落宮黃添惆悵；泥沾十萬凌波襪，便一度，今來古往！倦尋照影淸溪，送人蒼槳。

翠樓吟

端午讌集濯錦樓，步壁間趙香宋詞，依本集改訂韻。

命續長絲，盤分楚糉，年涯客中閒度；危樓臨錦水，奈天末無邊風露，青紅兒女，却步屧招邀，芳闌盈路；江頭樹，閱人興廢，一川長注。　薄暮，倦聽新蟬，膩亂愁相繼，畫船輕住。淺斟還自醉，與誰酹薛娘荒墓？花顏凋處，怕刼換昆池，難尋汀鷺！羈懷苦，幾多驕馬？暗塵隨去。

同人餞飲成都不醉無歸小酒家即席賦謝王藝圃送別韻二首

漸無淨土傍神州，灌錦江邊好倚樓；轉燭風光逕轉轂，半年談讌念清游。
尊前感慟狂歌，到處鴻飛奈若何？明日關山風雨夜，高城回首別愁多！

重過浮圖關新路

曾此丸泥扼萬夫！玄黃良戰記模糊，兩江奔浪連巴楚，十里危關挾畫圖；
馳道新通劫版燹，沿回誰爲問麻姑？公孫躍馬今塵土，不共春前草木蘇！

人日草堂和朱守一　七首錄五

守一鄭示所作人日遊工部草堂七首，有「古意臨衮」之句，客歲余于役錦里，亦於是日，一謁杜祠，悵念舊游，依韻和寄成都。

入簾草色又萋萋，屐印經春思欲迷；紫陌好風應待我，宵來覓夢錦城西。

燕子頻來舊汚琴，詩龕瞻拜昨縈襟；豈知茅屋變兵地，壁壘鐃歌出樹陰！

杜公絕句漫興云：「江上燕子故來頻，啣泥點汚琴書內。」草堂寺內有少陵詩龕，舊有駐兵，丙子不還老人游蜀，曾刺以詩，予入謁時，甲士尚枕藉其間。

榿林礙日杜公詩，擬便幽棲作釣師；大句驚人能髣髴，舍南鄰水念當時。

草堂誰復薙榛蕪？老樹柴門故迹殊！悵望千秋渾寂寞，隔牆游女正笙竽。

草堂鄰近爲王氏別墅，擅園林之盛，春節開放，游者如鯽。

浣花梅柳影欹斜，雞卜相邀近水家；猶記杯盤酩酊日，重臺細履遍汀沙。

右詠百花潭康莊

雨中自渝南華巖寺還石橋鋪寓廬

覓日耽禪悅，言歸却厭遙；鳥啼山欲暮，雲壓雨偏驕；滑水拖泥徑，逢僧話野橋。叢林安劫外，回首遠鐘招。

將還新橋別華巖寺嚼雪僧堂

到枕犍椎餘響微，高林霜葉映窗飛；山隱衍瀾偏射起，天外飄花入座稀；芋火談禪消未得，江湖滿地去何依？半年嚼雪沈吟意，漫與留題白板扉。

花崖寺在渝西四十里，有老廟曰：老禪堂，一名待瀾山，與寺對宇。爲川中四大叢林之一。

山居春感　八首錄一

雲外朱樓積翠濃，蔣山鬟影駢驕驄；清溪夢喚石墟艇，紫陌遊思楊柳風；鳥道迴川撐半壁，馬塵飛雪怨斯蓬！江南舊事傷今昔，桃李無言漫野紅。

渝南渡江上塗山五里許爲清水溪，蔣山在焉，再上五里爲汪山，林壑邃美，春初梅花漫山谷，路如香雪海，爲郊遊勝地。

夏日休沐全家郊遊

陳樹人

離亂人如逐浪鷗，已難相聚況同遊。開張圖畫三川景，蕭颯山鄉五月秋；最好坐談黃桷下，也宜野食石橋頭。一家偶得閒消遣，慚被途人羨不休。

四九—一三〇

丹麥波倫島

馮朱棣

余旅哥本哈根時，聞波羅的海中有丹麥屬小島，名波倫島 Bornholm者，孤懸海中，隔絕人寰，海天景物，別具一格，農村漁舍，以及古代建築，迥異歐陸，足資遊觀。因每日有定期船來往之便，且行程不過數小時，乃往遊焉。輪舟於夜半啓椗，出哥本哈根港口。左望長隄燈火，煥若明星。岸竄，折向東南行。望船後火光漸遠，天地皆暝，唯見涼月一鈎，斜掛天末。未幾，於左舷又見燈光數點，閃爍海角，係瑞典境西南角陸地法爾斯瑞爾潑 Falsterbo 也。過此東逝，海天如墨，冷風襲人，乃入艙就寢。

晨起，海面宿霧方收，朝霞初紅，旭日一輪，浴海而出，天際黑線一痕，舟人指謂波倫島也。舟行漸近，島影愈大，藍天碧海中，綠岸一線，赭巖紅屋，紫島白雲，各色繽紛，相襯益綺。

舟入本島首邑隴恩 Roenne 市港口，港岸房屋環繞。捨舟登陸，拾級上坡，以抵市內，房屋都為單層，並無高樓巨屋，然清潔整齊，纖塵不染，居民怡然自得，不啻世外桃源。市內有大場名 stors Torv，譯意為大市場，商舖櫛比，頗為熱鬧。有博物院一所，陳列本島古物。沿海白沙一片，浸迤數里，闢為浴場。

友諧產醃魚及各種農產品，以及燒磁之陶土，建築用之花崗石等，昔時，崇由裝巨輪轉運歐陸。

本島南北相距五十公里，東西三十公里，全島面積五百餘平方公里，居民共四萬餘人。有較大市集六處，均在沿海，島之腹部則無市集，亦無村落，僅有單獨經營之農場，植蔬菜，飼家畜。此種農場，全島約有一千二百餘處。農居大都為四合式房屋，三面為畜廐，一面為住宅，而聯以廻廊。房屋之四圍為田園及牧場，布置井然。島之北部及中部多森林。北部山石露骨；而松杉蒼翠，甚似挪威景物。中部丘陵起伏，溪澗奔流，草地樹林相錯雜，則甚似德國西南隅黑林山中風景也。

島內之特殊建築為圓教堂 Runde Kirke 四所，散處島之各隅，均高踞山巔，在海中即可望見之，全用石塊造成，式樣甚古，十三世紀中之遺物也。向為避海盜之所，現為本島著名古跡。就中最大者為新教堂 Ny Kirke，名雖為新，實為十三世紀初葉所建，本島最古建築之一也。此教堂南距隴恩市七公里，鐵路及公路可通；乘火車往，轉瞬即達。出車站東行，陟高崗，穿森林，以達新教堂，雄踞山尖，俯瞰平原；西望大海汪洋，一碧千里。教堂內有古代石碑數方，及調刻精緻之舊門數具，現均保存完好。

出新教堂下坡，西北行，以至哈斯雷 Hasle，西岸市集也。市區位礎頭上，突出海中，市民千餘。由此下坡北向，山路紆曲，不遠東北，右接森林，

旁有巖洞四處，背山面水，彷彿南京幕府山之沿山十二洞

村相接，紫崖綠樹中，際紅色漁舍，黃砂灘上，纜黑色漁艇。碧浪白濤拍岸。纔觀西洋圖畫，以爲着色太濃，實則歐洲景物，到處絢麗，俱如畫幅。余坐憩石磴，靜覽景物，如置身畫中，不忍遽去。由此再北，懸崖壁削，橫障如屏，高達百公尺，長達里許，高巖嶄絕，危崖欲墜，崖巔叢樹，如亂如蒿，路依山壁，下臨激流，海風獵獵，涼意撩人。過此，山勢漸夷，復起一帶，上削下廣，經此山脊，越小村方格 Vang，穿森林，以達本島之著名古跡哈墨爾呼斯堡 Hammershus。建於高達八十公尺之獅頭巖上，長垣環繞，中擁方形高塔。西臨大海，東南北三面掘有深溝，以隔絕陸地。堡旁不植樹木，遠眺全堡景物，可一覽無遺。深溝高壘，形勢險要。十三世紀初葉，隆特 Lund 主教所建，嗣後改爲監獄，丹麥王格利斯當第四（Christianlv. 1588-1648）之愛女安來諾那 Eleonora 因其夫謀爲不軌，同被放逐於本島，囚錮此堡中。堡下沿海懸崖中，有巖洞兩處，一曰濕爐 VaadeOvn，一曰乾爐 Torre Ovn。雇漁舟往遊，洞口面海，洞內玲瓏透剔，頗似國內桂林伏波山下之還珠洞焉。

登岸，就宿堡下之哈墨爾呼斯堡旅館，綠林環繞，碧海在望，風景至佳。逆旅主人招待甚殷，謂華人抵此島者，絕無僅有也。入夜，四周昏黑，荒涼殊甚，惟聞天風海濤，突破岑寂，並見西北隅燈塔，燈光閃耀如電，旅客際此，易動鄉思。

翌晨早起，出旅館向北行，一路均爲山徑，沿哈墨爾湖以抵歐南山 Ornebjerg 山麓，本島最北端之島角也。山頂有 Hammer Fyret 燈塔，及航行信號台，因歐洲東北隅沿海諸國，海輪之出入波羅的海者，咸取道於此也。納費，可登燈塔頂眺覽。北望森森蒼蒼，海天迷離，時見黑煙數點，起滅天外，則爲往來之輪舟也。塔下沿海叢樹中，有斷垣殘壁，爲中古時期沙落蒙 Salomon 祠之廢基，其旁泉水涓涓，名沙落蒙泉。

由燈塔沿東北隅海岸折向南行，半里許，抵省特維希 Sandvig，居民數百人，丹麥最小之城邑也。海濱有大規模之浴場，附近有著名之鐺錠泉。南行，濱海有闊大石塘，塘外海水洶湧，碧浪翻天，塘內有公墓，墓碑頗別緻。步行二十分鐘，達小村阿林格 Allinge，村內有十四世紀之古教堂及醃魚廠。出村而南，樹林深密，青峯夾道，地名大谷 Storedal 出谷，海岸突出海中，磯頭有小村名斯打美爾哈爾特 Stammershalde，由此可眺本島東海岸之全線，海中見青色數點，乃附近小島格里斯當沙 Christianso 也。沿岸漁村相望，有聖泉 Hellige kilde，謂可療百病。海中礁石峯起，海濤澎湃，不如西岸之波平浪靜。大道折向島內，道旁有教堂，建築甚古，謂十六世紀中有農夫名柳者，率其十二子所建，故名柳教堂 Bjo kirke，其東南隅有高巖突出海中，遠望房屋鱗比，塔影臨空，巖下漁舟蝟集，風景如繪，即本島著名漁村名「上帝之故鄉」Gudhjem 者是也。村內多醃魚廠，出品運銷歐陸。出村，乘火車西南行，橫穿本島腹地，中經大森林名阿爾明定根 Almindingen，爲丹麥國家經營之林場，廣袤二十四平方公里，車行其中，濃蔭蔽日，天地皆青。火車由東岸以達西岸，凡行一小時許，以返西岸之廬恩，由此乘輪返哥本哈根。

馮朱棣草於波羅的海舟中。

華陽典實識誤（中）

郭觀樵

蜀道難再正

關於蜀道難係李白作以刺韋皋或嚴武之舊說一項疑難，前已正其誤；頃又見及有謂爲李白「爲房杜危之也」的一項說法。按此說亦誤。查謂李白作蜀道難「爲房杜危之也」一語出自新唐書嚴武傳，房即房琯，杜即杜工部；了所指之事則載新唐書杜甫傳及房琯傳。新書杜甫傳傳文作「甫性褊躁無器度，恃恩放恣，嘗醉登〔嚴〕武之牀，瞪視武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外若不爲忤，中銜之。一日欲殺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於門，武將出，冠鈎於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獨殺彝」。但舊唐書文苑傳記此事則不然，其文作「甫性褊躁無器度，恃恩放恣，嘗憑醉登〔嚴〕武之牀，瞪視武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雖急暴，不以爲忤。」如外元微之所撰唐故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誌銘未記此事。樊晃杜工部小集序祗謂：「黃門侍郎嚴武總戎全蜀，君爲幕賓，白首爲郎，待之客禮。」之後孫僅王洙王琪諸人皆未提及。新書之說出於雲溪友議（今有人謂出於容齋隨筆，是不知此書早出於唐）。宋子京作新唐書時，崇尙新奇，喜採小說故事入史。歷代學者雖不知唐人小說之不甚可靠，林思進先生曾云：「唐人小說論文體固甚佳，但其內容則大都不値一顧，若非誹詆謗訾，則入於誣。」錢牧齋亦謂「雲溪友議實齊東野人之語也。」又謂：「宋子京好掇摭小說故妄載之。」今查雲溪友議此說，已有魯訔斥之於先，其文詳載古逸叢書本唐魯訔編次宋蔡夢弼會箋之杜工部草堂詩箋（附傳序碑銘）一書中，略謂：「考杜詩，武再鎭蜀，彝已交印入覲，史（指新唐書）嘗失之。」魯氏以時間爲證，其說實不能推倒。又杜少陵先生年譜載：「至德二載，房琯罷；乾元元年六月，貶房琯爲汾州刺史；上元元年閏四月，以房琯爲晉州刺史；代宗廣德元年八月，房琯拜特進刑部尙書，卒於閬州。」歷代名人年譜則載：「乾元元年，六月，貶房琯爲豳州刺史。」兩書所載雖互有錯落，但皆未記房琯刺蜀中州郡事，但其死在閬中可知當在寶應與廣德元年八月之間。又據杜少陵年譜知「上元二年（按是年辛丑九月去上元年號，只稱元年，以十一月爲歲首；下文所指建丑月，即九月也）建丑月，廢東川節度，以嚴武爲成都尹；代宗廣德二年，以黃門侍郎嚴武爲劍南東西川節度使。」由杜詩中知嚴武任成都尹後，十月即入覲，即寶應元年七月也；殆嚴武返任劍南東西川節度使時，房琯已卒，而房琯死前往閬中時嚴武在

朝，縱以爲上元二年九月以前房琯卽刺閬州，而嚴武之成都尹亦不足以資房琯，似此謂嚴武會危及房琯之說亦不可信。最後我們可得結論爲：「以新唐書『爲房杜危之也』一語爲「李白作蜀道難以刺嚴武」一說爲證，是毫無根據的，尤非事實。」（

自唐以來，謂李白作蜀道難之動機，爲甲爲乙者不一而足，何止數十種，但其大者只有三端，卽前二說——刺嚴武暴政及「爲房杜危之也，」此外則有蕭士贇註李白蜀道難詩所斥之「諷章仇兼瓊而作」也。此說見於沈騏父詩話：「太白天寶初因吳筠被召，亦至長安，而蜀道難一篇，已以此時見賞賀知章（總按：一謂以爲夜啼歷代詩話及論李白之載籍，多謂李以蜀道難及烏夜啼受賀之歎爲謫仙人，茲不復一一引列。）與嚴武帥蜀歲月縣遠，因謂嘗見李集一本，於蜀道難題下，註諷章仇兼瓊也，攷其年月近之矣。」（總按：此引謝无量先生文）商務版國學基本叢書中所收李太白集蜀道難詩後有蕭士贇註，彼以爲「天寶初年，天下乂安，四郊無警，[illegible]人蜀之險，太白[illegible]劍閣之守，以此知其不爲章仇兼瓊作。以詩意考之，蓋太白初聞祿山亂還天子幸蜀時作也。」此說前半不甚省，既是天下乂安，四郊無警，何以又要戒劍閣之守？若註明防患未然方爲明顯。玄宗幸蜀在天寶末，上距李白以蜀道難受知於賀知章時已有十餘年之久，故亦不可信；且玄宗幸蜀李白[illegible]永王[illegible]被脅，恐[illegible]之李白[illegible]安，由是又不會作規勸玄宗早歸長安。洪、蕭二氏之說亦均不能置信。

至於李白以蜀道難一詩受知於賀監之說，亦有爲烏夜啼之訛一說，亦難以爲定論；不過有一件事實則頗爲值得注意，卽諸家集本皆列此詩爲李白樂府詩之首數題，選本則多列爲首。正中版國文精選叢書所收樂府詩選則列爲李白樂府詩之首選，且註爲「以作品先後爲次。」因此，知蜀道難當爲李白早年之作。

時賢林山腴龐石帚對此皆有精論，林先生曾在宋芸子趙堯生兩先生總纂四川通志時任藝文志主編，龐先生則爲現任四川通志館總編纂，兩先生道德文章早爲海內所稱，於桑梓掌故尤爲熟習，惜兩先生之說皆爲大學講義，未刊之稿無法引據，惟有請讀者諸君俟通志之成，必有所見也。此外謝无量先生之言爲最恰當者，謝先生謂：「蜀道難是古相和歌辭梁陳間擬者不乏，非必盡有爲而作。太白以蜀人自爲蜀詠，[illegible]以著其戒，風人之義自深，不必故爲強解也。」

古今與錄載王僧虔卽有蜀道難因樂府解題曰：「蜀道難備言銅梁玉壘之阻，與蜀國弦頗同。」於是有人發爲評論：蜀有兩銅梁山，一在合州，一在銅梁縣，非入蜀之道。玉壘在成都西，尤非東南北入蜀者所經，未知樂府解題何以指爲銅梁玉壘之阻？」此論非新，早已見於[illegible]集，原文作：「按銅梁玉壘在蜀都西南，今永康是也，非入蜀道，失之遠矣。」若依此文則知李白詩中所指之地，非今之成都東之銅梁山及灌縣之玉壘山也。總按玉壘非一山之名，當爲灌縣西北各山之總名；合川與銅梁爲連界縣份，縣界之間有一齊盤之山脈直通遂寧等地，綿延不斷，（由飛機上見之，尤爲明顯。）此卽可釋合川銅梁皆有銅梁山之疑。

附新唐書嚴武傳：「【嚴】武在蜀放肆，房琯以故宰相爲巡內

刺史，武慢倨不爲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者數矣；李白作蜀道難者，乃爲房杜危之也。」

芙蓉城與錦城名稱之由來

成都現在每爲人簡稱爲蓉市或錦城，蓉市之蓉，當爲芙蓉城之省。關於成都何以又名芙蓉城呢？自來皆以成都盛產芙蓉花而得名。宋人小說有「芙蓉城」故事，事涉神怪不經，且非指成都，（按係記石曼卿等人故事，）自應姑置勿論。此外有人以爲「後蜀主孟昶，奢華而好文藝，當時曾命市人遍城植芙蓉，每至秋涼，花開，高下相因，全城四十里如錦繡，是曰錦城。並以花染絲帛爲帳，號曰芙蓉帳。由是言之，蓉之得名又爲芙蓉帳而非芙蓉城也。」此說極爲不通，不必加以分析，讀者自見。故蓉之爲芙蓉城之簡稱必屬無疑，而芙蓉城之名則以盛產芙蓉故也。至於錦城之名當依唐人小說：「李德裕鎭蜀，集僚屬宴集散花樓，時芙蓉盛開，如錦，德裕歎曰「眞錦城也！」」（唐人小說筆記多載有，故不引原文）此或即錦城名稱之由來。唐在孟蜀之前，則錦城之名非自孟蜀始。錦城之名又可解作錦官城之省。

芙蓉一物有二本：一曰水芙蓉，卽荷花；一曰木芙蓉，卽今通稱之芙蓉。木芙蓉亦有二種，色不同也。成都縣志物產門芙蓉條下：「有二種：一種色樹叢生，葉大而花深紅，霜降始開，因名拒霜；一種開時，顏色日久數變，日初出純白色，日中淡紅，日晡深紅，名換色芙蓉。」按今常見之芙蓉皆爲淡花者，有重瓣及單瓣二種，重瓣之外圍花瓣爲深紅色。又成都縣志記孟蜀時事有關芙蓉者一條係引野人閒話，茲錄出於後：「孟蜀後主時城內人生三十歲有不識米麥之苗。每春三月夏四月多有游花院及錦浦者，歌樂掀天，珠翠塡咽，貴門公子，華軒彩舫，共賞百花潭上。至諸王功臣已下皆各置林亭異果名花，充溢其中。城頭盡種芙蓉，秋間盛開，蔚若錦繡。」

芙蓉之名，不見稱於蜀都賦，殆係唐以後始爲人所珍視；今則又不爲人所稱矣。其不爲人所稱者，或在其葉大而花小，葉多而花少，花又易凋之故。

青羊宮的青羊之來歷

當有名而富有歷史性的「花會」在青羊宮舉行的時候，成都的市民自來就是傾城以遊的。青羊宮的正殿通常都是遊客的集散地，無論是誰，祇要是去會場，十九是要到這裏逛一逛。到這裏的，又十九要去摸一摸神奇的青羊。那是一對青銅鑄的蹲羊，大殿的左右各有一隻，相傳無論任何人祇要是身體上有那一部份疼痛的話，祇要摸一摸那羊子身軀的那一部份就會好的。左右兩隻銅羊的樣子並不相同，左邊的那一隻，形狀是與現在通常看到的一樣；右邊的那一隻，就異樣了，那是「稜形」的，換言之，就是「半面式」的，角也祇有一隻。因爲這右邊一隻要奇形怪狀一點，人們又附會這隻羊子要靈驗些，摸牠的人也就多些。姑無論那一隻摸的人多，到現在都是光滑得很，甚至有的凹紋皆平了。說起來，青羊宮的道士不知在什麼時候造了個謠言，說是一位仙人遺了

兩個羊子在觀裏，就是現在的銅羊，其中一隻後來又成仙飛去，祇剩下右邊的一隻，於是道士另鑄一隻配在左邊。那一隻飛去的羊子，因玉皇怕牠作怪人間，又命雷公把牠打下凡間，成爲石羊，落在石羊場。這傳說根本不可信，並且除了一些愚夫愚婦之外也沒人去信牠。可是就因這故事，引起幾位風土學者的考證，總爲這兩隻羊子都是道士假造以騙人的，並且說老子祇騎青牛而未騎青羊，茲錄出其原文：「青羊宮正殿，有銅鑄之青羊，似不與之物。按寰宇記云：「老子與關尹喜別，約曰：千日後，尋我於成都青羊肆。」是青羊者，蓋二人相晤處，販賣之羊，初與道家無關，更無所謂神靈。老子所御，是青牛非青羊也。」按此說未注意及三件事，一卽青羊宮之成於唐代，上距老子之世千餘年，距道教之成立（姑以張道陵爲始）亦約千年，附會之事，自屬顯然；二是祇知青羊爲不典之物，未知其出處。以上二事見成都縣志：「銅羊，在青羊宮內高二尺餘，長三尺，舊有銅羊，明末獻賊之亂失去。國朝雍正元年，遂寧張文端公於京師肆中見有青銅獸類似羊青宮舊物，因市歸，仍置青羊宮內，以補其蹟，上有隸書藏梅閣珍玩五字。」（嘉慶修本，卷六，金石門。）據此當知銅羊之由來也。甚之，而今日所能見之銅羊爲張文端公鵬翮所獻。第三則老子確有騎羊降青羊宮之說，古今集記：「老子乘青羊降其地（指青羊宮）有臺存觀中，宋代何耕有詩句「縹渺百尺台，突起凌半空。」關於張鵬翮獻羊之事，見遂寧張船山先生詩，詩甚長並親加註解，原文甚多，且船山詩集流傳極廣，不具錄，其大意係供神而獻者，羊身既有所謂「藏梅閣珍玩」五字，少不了又有人以爲是「前明閹官家之遺衣器也。」筆者爲此特往一觀，究竟摸得腹部確有一印模，不能明白的看出，道士又不允拓下。不得已乃走叩華西大學文科研究所名譽主任林山腴先生，承告如下：「此物腹下圖記爲「紅」梅閣珍玩，乃賈似道家藏衣器，故爲稜形，係張鵬翮攜回蜀中者。」林先生亦舉船山詩集爲證。林先生爲兩川文宗，文章名震天下，曾與宋芸子趙堯生二先生共撰四川通志，又撰華陽縣志等數縣志，於蜀中典物，靡不知其出處，故其說較爲可信。

錦江樓非望江樓

有人謂「錦江樓卽望江樓」。按望江樓卽薛濤井所在地，此君謂「薛濤井其地舊名『玉女津』，在外東錦江南岸，爲蜀王府製箋處。」又曰「取此井水作箋，裁書供吟，井故以名。」此說有兩誤：一爲錦江樓並非望江樓，二爲薛濤井不只一個，不得遽指薛濤取此井水作箋，茲分別說明於後：

錦江樓在成都城內少城西南隅，而非在東門外東南三四里之地（卽望江樓所在）。龔熙台成都歷代沿革考：「今老少城小南門錦江街卽古之錦江樓」。名勝志云：「少城西南之間，有錦江樓」。古今集記：「錦江樓在龜城上，前臨大江，下瞰井邑。」據此不僅知錦江樓之所在，且知錦江樓在宋時卽已存在，其後剪燈餘話中似乎有一則故事，係以此樓爲背景者。淸人記載中對此樓則已不得見了。（按錦江街今仍在，與君平街相接，爲住宅區，街面甚窄。）望江樓則在成都城外東南隅之

四里處，係光緒二十餘年「縉紳之士」修來娛樂宴會的，至今不過五十餘年。地址與存在年代皆不同，何得混爲一。

薛濤井有三：一在望江樓南里許之薛濤墓側，二在今望江樓內，其一即今見者，另一已閉，其址即今枇杷門巷石坊後茶亭下。此三井不知何者爲薛濤舊物，豈能隨便指其中之一爲製箋處嗎？

揚雄不是郫縣人

近有人謂揚雄爲郫縣人，非成都人者，以班固前漢書爲其依據，反復言之。此殊爲可笑，蓋宋人高惟幾早已辨其非矣。玆全錄高氏揚子雲宅辯記於後：

前漢書傳「揚子雲之先揚侯逃於楚巫山，因家焉。楚漢之興也，揚氏泝江上處於江州；而揚季官至廬江太守。漢元鼎間，避仇，復泝江上處嶓山之陽曰郫，有田一㙺，宅一區。」禹貢曰：「嶓山之陽，至於衡山。」孔安國曰：「嶓山，江所出，在梁州南；衡山，江所經，在荊州。」李膺益州記曰：「嶓山去成都五百里，有嶓山縣，江源所起也。」故其西之八十里，江之南，石紐，禹所生處；而班氏謂嶓山之陽曰郫，采口（原缺）之誤耳。且（原刻作旦，與下文不可通，今改。）嶓去蜀郡五百里，郫去成都四十里，則郫不在嶓山之陽明矣。蜀都故口（原缺，恐爲「實」字。）曰：「中興寺即西漢末揚雄宅，南齊時有僧建草元院，以雄居此草太元（元玄一字也）也。」蜀記曰：「草元亭即揚雄草太元所也，宅在州城西北二里二百八十步。」揚氏蜀王本紀云：「蜀之地，本治廣都樊鄉，後徙居成都。秦惠王遣張儀定築成都而縣之。今州乎城乃龜城也，亦儀所築。」縣經曰：「縣在子城西北二里一百步。」今草元亭廢址，乃其宅，去縣僅二百步，與二說符矣。益州圖經有揚雄坊，而郫無揚雄宅；郫亦不載揚雄遺事。是知季五世傳一子，世世爲成都人也。宅豈郫乎？矯郫與嶓殊不相涉，史氏務廣載備言，捃摭之舛，固亦有焉。予因辯其謬，意泥古者止以班史嶓陽之郫有宅爲然。」

「嶓」即岷，亦即汶。「江」即長江，蓋古以岷江爲長江之源也。（按本條所說並不與前說揚雄宅在祠堂街一帶所抵觸，因該文係專駁人謂「雄宅近水而投反離騷也，」不贅解。）

七夕　七絕二首

程俊波

去年此夕罷金梭，却喜今宵又渡河。願得鵲橋長不斷，莫教會短別時多。

望到佳期喜欲狂，金梭久罷待牛郎。鵲橋喚渡情難了，細把相思訴一場。

一夕千金莫讓過，夜涼正好結絲蘿。仙緣有分橋塡鵲，料得天明又隔河。

七夕感懷　七絕一首

意中人在有無中，五載飄零色相空。愧對牛郎與織女，那能一歲一相逢。

英國鐵路上的戰時景色

Marvin Slater著
進仁譯

現在英國不再有爲遊覽行樂而旅行的人了。單以鐵路來講，貨車已代替了全部客車；因爲客車已專作運送軍隊之用了。所以在旅途上十分不舒適。鐵路管理局還怕你忘了這一層，所以在各售票處張貼無數的通告說「你這次旅行是絕對必要的麼？」有時候，你看見通告後覺得，「是啊，這次旅行並不是絕對必要的；」所以便向後轉，回家了。但我沒有法子避免旅行，因爲旅行乃是我的工作之一部分。

一到較大的火車站和鐵路終點起點，你便可以見到戰時的景色。譬如拿頭等客車來說：它令我知道它是頭等客車，僅有車箱門邊的一個大「I」字。以前在頭等車裏，座椅上邊靠頭處，總是舖着潔白的枕布；桌上也鑲着上等白蔴紗的桌布。現在呢，這些貴族化的設備，早已溜到不知何處去了。

我要買一張報紙。報紙攤上因爲來源有限，早已賣完而且是在一轉瞬間賣完的。我看見那邊有「轟炸機司令」雜誌出賣。因爲我還沒有閱過，又知道那是一種很有趣味的讀物；於是買了一份。

然後我找座位。我沒有預定座位；因爲定座辦法早已取銷。時距列車開行還有半點多鐘，但車廂已經擠擠地擠滿了人，不再有一個空位。找了幾分鐘，看見在一位胖大尊嚴的紳士身旁，還剩有半英寸的空位，我便擠了進去。坐在我對面的，是一位皇家空軍軍官。年約二十餘歲，長着蔚藍色的眼睛，深湛俊美；同時呈出一種少年老成凜然不可侵犯的氣質，令人敬畏。我一接觸他的目光，便知道他是一位飛行家了；不必看見他制服上綴着的雙翼，和所佩的青蓮色銀灰色交叉的緞帶空軍十字徽章。

這位空軍軍官旁邊，坐着一位體格魁梧留鬚的士兵。荷來福槍，負着防毒面具盒及全副配備；袖子上圍着一條紫色帶子，上面印着淺綠色的"Airborne"字樣。原來他是英國降傘部隊之一員。我不解他何以要選擇這樣冒險的一種工作。但又注意到他那副深沉含激的眼睛，其表露的神情，和那位空軍軍官的一樣勇敢與鎮靜；表露出爲了國家，雖赴湯蹈火亦所不辭的那種神情。這兩位原是同一典型的人物。

忽然一陣嬰兒的啼聲引起我的注意，使我向窗外看去。現在很少兒童出外旅行；車站上所見的兒童，多數是到這歡送父親出征的。發出這個哭聲的，乃是一個三歲的男孩。他面部滿現悲苦之狀；一雙小手緊緊的握着，好像故意要制止自己的悲懷。他母親把他擎高到車窗口。他

的父親乃是一位佩帶新雙翼章的飛行員；不自然地笑着，一面吻着那孩子，一面緊握着妻子的手。我看見那位妻子面部的表情，就很明白她當時的心情。因為不久以前我亦曾，在同樣情形下，在車站歡送我的丈夫——一位皇家空軍——出征。

戰時的車站眞不是好玩的地方。一九三九年的九月與一九四三年的九月是何等不同呵！我故意展開我的「轟炸機司令」雜誌，轉移我的注意，不看這一齣悲苦的戲劇；也不再看其他夫婦話別的情形。他們的勇敢精神，純潔偉大；不是別人應該窺視的。

車開出車站了，開始這六小時的北上行程。我巴不得我旁邊那位乘客不是那麼胖。我對面坐的士兵與飛行員暗暗同情地微笑。這兒，我已得到一個沿途給予我安適的保證了。

車廂裏板壁上，滿貼着各種通告。有一張寫着「發言宜愼；免得洩漏消息，損失生命。」多數人苦於旅途的孤寂沉悶，偶爾遇見一個談風較健的旅伴，便會不知不覺間，把甚麼話都說出來了。所以這眞是一張所需要通告。其他通告，則關於空襲須知及燈火管制。其文如下：

「當敵機來襲時，須把所有的窗戶和氣窗完全關閉。窗外的百葉窗及窗帘也應當放下，以防止碎玻璃飛揚傷人。在極大危險時，應平臥在地板上。」

「在燈火管制時，應將所有的百葉窗關上；窗子亦要關好。看看列車是否已經到站。如已到站，應下車立在月台上，以便散開。」

我向車窗看去，總看見窗子的四圍漆着黑漆，上方裝着漆黑的百葉窗。掛在旁邊的是黑色表面的窗簾，其形式彷彿是一張喪事的訃告紙。它給我的感覺是不愉快的。所以我立刻展開我的「轟炸機司令」雜誌，把我的注意力放在閱讀上。

坐在對面椅上的那兩位老成商人，綷縩有聲地解開一個紙包，從紙袋裏拿出些「三文治」來；然後很小心地把紙袋摺叠起來。其中有一位開開他的手提箱，從一隻紅色皮鞋裏，很小心的取出一瓶啤酒。他們兩個人似乎都不慣於野餐方式，所以有點偸偸摸摸的神氣；好像小學生在學校裏作違犯校規的事，惟恐被師長捉住的那種神氣。

我佩服他們有先見之明；同時我因為自己上車前，既無時候進食，又未携帶食物上路而懊喪。現在各長途列車上雖仍有一節餐車掛着，但已不再有餐點供應了。我決意趁火車到第一個車站稍停時，到站上買一杯茶一塊麵包以解饑渴。但計劃終於未能實現。站上那一間小小的茶點室，在我靠近之前，早已黑壓壓被軍士們包圍住了。我無法買到甚麼；祇得任憑饑腸雷鳴，憂愁地回到車上。

但那位空軍軍官勝利的回來了；兩手端着兩滿杯熱茶。其中的一杯，原來是準備分給我的。我深為感謝。於是我開始與他談話，談那些不在禁止之列。而萍水相逢者可以談的題目。

坐在我旁邊的那位胖大的乘客，現在放下手中的報紙；眼裏充分流露出友誼的光芒；用手在衣服袋裏摸索，拿出一包羊肉「三文治」來。

他向大家說：「來一塊吧！」我們當然不謙辭。他又很伉爽地說：「

四九—一三九

我常常多作一點帶着出門，以備分給同行的人。因爲每次一定有人忘記現在的火車上已買不到食物了。這些是今天早晨六點鐘作的羊肉與麵包，全是我這一星期應得的口糧。我想你們都喜歡芥末吧？」

於是這次旅行，樣樣事都圓滿了。惟一的缺憾，就是火車誤點——遲到了四十分鐘——和車上盥洗室裏不備肥皂與毛巾。此外還有一點担心。火車到站時多數不能雇得汽車。因爲剛剛經過了一次燈火管制；向例，燈火管制後，出差汽車是不出來接客的。

我在雨中走入那黑的街道。走進一家旅館。一間客房已全數租出。再三託旅館主人設法，他才在頂樓的一個小閣子裏，爲我設了一個臨時舖位。那裏沒有自來水，也沒有什麼傢具；地板上留着厚厚的一層灰塵，似乎久未打掃。好在那張床舖還算清潔。當然也沒有肥皂；毛巾祇有一條。但長途疲乏之餘，在一個舉目無親的城市裏，有一張清潔無疵的床舖可資甜睡——這已是不可多得的權利了。

溪口遊記

朱怙生

民國廿五年夏，浙江中等學校教育研究會，開會於寧波中學，會畢遊覽名勝，至奉化之溪口鎮　蔣總裁之故鄉也。溪口山水清奇，間氣所鍾，故超凡俗。一至車站，泥坪方百數十尺，整潔異常，順道先參觀武嶺學校蔣氏斥私財以設立者也。甫至門，一巨石高二三丈，矗立如鏡，旁綴翠竹，已見奇秀，校舍係新建，質樸而壯偉，禮堂中懸顧繡之岳飛書諸葛亮前後出師表，精采奕奕，校舍外設廣大之農場，爲學生實習之所，蓋早注重於生產教育也，蕉同學之任教該校者爲余言：校中工友，除學校應辦公務外，教員之個人生活，概不顧問，洒掃皆躬親之，倡自動與身教也，惜在假期，不獲參觀實際教學，遂巡行農場，果樹部已見成林，蔬菜部則瓜茄纍纍也，次遊文昌閣，蔣氏之別墅在焉。園以竹樹，繞以清流，因介得入，其中布置，簡樸整潔，確爲新生活模範。臨流一間，翠柯交映，窗紗凝碧，云是蔣夫人讀書處，架上中西書籍數百冊，蓋留鄉之一小部分，精神食糧，固隨處需要品也，循徑而出，徑以赭白黝各色卵石相雜而成，緣以綠草，蔭以疏林，使人步履忘倦，僉謂依閣爲舍，無須叠宇重樓，而自然環境，遂如洞府，抑何儉也，又憶西湖豪家莊子，每「敬辭遊覽」，此閣任人遊觀，度量相越，何其遠也。復遊妙高臺，爲甬中古剎，以建於數仞巖石之上得名，諦閑法師，曾卓錫於此，蔣氏爲剎中大壇越，寺僧得請，懸總裁侍母照像，母容慈藹而莊嚴，蓋代英豪，便衣侍立於側，愉色婉容，令人肅然而敬，油然而思，若三遷；晝荻；截髮；涅背……與耶穌聖母圖等觀念，悉浮起於腦際。旁懸一聯，爲國父所書贈者，赫然在望，文曰：

安危他日終須仗

甘苦來時要共嘗

上署「介石賢弟」下款署國父姓名蓋印，語重心長，倚畀之深，期望之殷，溢於言表，乃知投艱遺大，精誠苦幹之精神有由來也，敬誦移時，錄之而出，此行於是嘆觀止焉。

清末成都之社會建設

姜蘊剛

照這題目看來是非有許多文獻的根據不可，可是這種文獻已經不容易獲得了。四川自反正以來無日不在內戰之中，人民生活從未安定，即有文獻都化作砲灰，就像去年所指導的一篇『辛亥革命之四川』論文，費盡許多力量，所搜得的文獻還是有限得很。如更要談當時的社會與社會建設，就更比較渺茫；本文是純憑我個人之記憶，記憶力之強弱與時間之久暫爲反比例的發展。明白的說，時隔三十餘年，我所記憶的事實，怕是很模糊的了。

有機會來竭力的喚起舊時的記憶，也算是人生一種幸福吧！可是如話隔生那樣談天寶遺事，必然像百頭宮女那樣有寂寞悲哀之感，或者像流落江南的李龜年的淒涼之調的傷心罷？是人，大約就有「迷戀骸骨」的劣根性，我這篇短文是一個迷戀骸骨者的一種回憶！

說成都，是一篇很美麗的故事。高興的話，我勸諸位先讀一篇左思的蜀都賦，再讀一篇揚雄的蜀本紀，再繼以杜甫及陸放翁若干在成都吟詠的詩篇，必然更覺得趣味淋漓！

成都在秦以前，據說是蠶叢王的古都，這位蠶叢王王此八萬四千歲，其次有柏灌，其次有魚鳧，最後有杜宇開明……。成都有所謂青衣神即是蠶叢氏。蜀之爲名。其形即由於此。蜀與蠶皆爲同類之虫，淮南子言：「蠶與蜀狀相類，而愛憎異也」。但在古時必定誤以爲一種。養蠶的發明恐起於蜀，傳說養蠶之法出於黃帝妃螺祖，降居於蜀之黃帝子昌意即爲螺祖生，昌意娶蜀山氏女生顓頊，但其支庶仍居蜀中。查方輿勝覽，蠶叢氏之民重蠶事，在一歲之二月望日，鬻花木蠶器，設蠶市。這蠶市就是成都花會的前身，花會在清末即變爲勸業會，與我們今天要談的社會建設大有關係。我想錦官之設及蜀錦之出名，當然都是由重蠶事而來的。

在秦時司馬錯伐蜀，張儀始建成都，但屢建屢頹壞，忽見大龜出於江上，迴旋而行，據巫者言，可以循龜跡築城，其城不敗。張儀聽巫者的話，果然成功了。所以成都一名龜城。這個記載見於揚雄的蜀本紀。又據云龜所旋行之跡，作芙蓉花狀，一般人遂叫這個爲「龜背芙蓉」，故成都又名曰芙蓉城，簡稱之曰蓉城。六一詩話謂石曼卿死後爲芙蓉城主，即是指此而言的。或云成都以產芙蓉最多，滿城遍種芙蓉，故名。趙抃成都記：五代孟後主城上遍種芙蓉，四十里如錦繡。成都以蜀錦擅名天下，古置錦官於此，故成都又名錦官城，杜甫詩即有「錦官城外柏森森」之

句。城外之江邊望江樓者曰濯錦江，杜甫詩：「錦江春色來天地」詠此。用江水濯錦色甚鮮明，用他水則暗。女詩人薛濤鑿井於其側，引用此水製箋曰薛濤箋，曾甚聲譽全國。現在成都人以喝薛濤井水爲最名貴。

成都自李冰治水後，自然方面便非常幽美而殷實，蜀都賦已描寫得很好，逸史上說「家有鹽銅之利，戶有山川之材，居給人足，以富相尙。」益州記上云「水旱從人，不知饑饉，時無荒年，天下謂之天府也」。據我們所知道，成都全年溫度平均六十二度，雨量三十五吋，米食生產豐甲於天下。人口稠密，每方哩平均竟達千五百人，比利時，荷蘭等一國都不足以相比，抗戰期的大後方前現在更不必說了。

杜甫詩：「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那得幾回聞?」在唐宋時，大體正確，因爲五代時成都爲中國三大文學中心之一的地方，像花間集那部詞集就出產於此。蜀王詞有「者邊走，那邊走，只是尋花柳；那邊走，者邊走，莫厭金杯酒。」風流盛概，至今如見。入宋，陸放翁宦遊於此，讚美成都的風景詩就多極了。「二十里中香不斷，靑羊宮到浣花溪」。「驕馬碧雞坊裏過，世人喚作海棠顛」等詩句，都是放翁遊成都所詠，在放翁時，城內還是一個絕大的摩訶池可以划船游賞，「摩訶池上過，一過一惆然」，大概是放翁的浪漫詩(Romance)！

因自然風物有如此之美，隋書地理志上便說「巴蜀之人少愁苦，而輕易淫佚。」隋志上又說着：「人多工巧，綾錦雕鏤之妙，侔於上國。」「風俗大抵與漢中無別，其人敏慧輕急，貌多蕞陋，頗慕文學，時有斐然，多溺於逸樂。」後漢書則記着：「成都俗尙文辯，好相持長短。」大體成都的社會是「少愁苦」「多工巧」「慕文學」「多逸樂」「尙文辯」；這都是國富民殷所造的結果。在三國志，龐統就曾對劉先主說過：「益州國富民殷，戶口百萬，寶貨無求於外，今可權借以定大事，」到現在，亦還足以爲民族復興根據地的緣故吧?

不過成都的社會，在人事方面，已大爲變更了。經過明末流寇之禍，在七殺主義者張獻忠屠川之後，成都曾經在一時成爲野虎遍遊的世界，那兒還有一個人呢?讀歐陽氏遺書及蜀難敍略中知道，一二十成羣之虎，遍地皆是，上歸爬樓，無處不來；眞是莫明其所來，到禍難平後也莫知其所去，實爲一件空前的怪事！

明以後四川人，四分之三都來自外省，故成都外省會館非常之多。而且富麗堂皇，相當偉大，這在淸末還算是外省會館的極盛時代。成都這個時候的民衆文化中心可以說就在會館，正如今日成都今日之民衆文化中心在茶館一樣。

正因爲這個原因，四川成都便成爲一個五方雜處的特殊所在，雖非京都，但也自然而然的產生一種大家易曉的四川官話，即所謂小京話。風俗也複雜不同，於是社會現象也就相當不平凡。研究起來頗有興味。不過自然環境的影響還是有些照舊，所以要研究四川及成都，這是非特別注意不可。

到了淸末，成都的情形又在激變中：第一，在中國北京遭受八國聯軍之後的影響；第二，在太平天國之禍及石達開入川受害之暗示；第三，

留東學生歸川之革新鼓吹；第四，康梁變法問題之波及；第五，革命黨人之秘密活動。

有以上諸種情況，遂造一新腦新面而行動敏捷之周孝懷君名善培其人者來官四川，先後作勸業道巡警道。於是欲將日本明治維新之種種革新暗示，想小試於成都，一時新政頗見起色。尤可注意的，是他同當時許多人對於成都之社會建設，甚多供獻。今天的成都社會，大約還受當時的影響。因他們的作用，恐怕是在爲緩和當日新增之革命暗潮，作一事實上之制止。正如德國宰相俾斯麥想用社會政策來緩和當時之社會革命的主張一樣。

所謂都市的社會建設，不外是工商業及娛樂消閒等事。於是其目標可以先行提示的，是幾個疊韻字：（一）娼，（二）廠，（三）場，（四）唱，也可以說這是他們的社會政策的綱領。（這種疊韻字的採用，是社會政策最美好的技術。）

第一先說娼字。娼妓是社會問題中最重要的問題。娼妓的起源及其發展，不是人爲的，而是有其社會弊害之必然的結果。工商業社會及都市中最爲發達。不必推論甚麼資本主義下之產物，就以簡單說，是社會的經濟問題所促然，不單純是道德問題。蘇揚二州，因因風俗不同，不過數個問題還是關於經濟的。因此主張廢娼運動的人應該有所注意。管仲，當時是提倡娼妓運動的；便是道學者曾文正公治南京還主張保存秦淮妓環。問題若不由根本上去做，不會生效。與其私娼流行，不如公娼存在。當時成都社會私娼流行，對於一般風俗及政令妨礙最大。周孝懷乃特闢新繁街（在北門內，已成爲中央軍校區域）新化街（在東門內，與天涯石相連，至今尚在。）兩處爲公娼集中地帶，私娼嚴令禁止，免良莠不齊，致流弊滋大。並將此娼妓之家予以新名曰「監視戶」。俗誤爲「蠢民戶」，應爲罵人之語，實則爲被監視的特殊戶口，不與良民共享自由。上花捐，受害個，其目的在：一分別良莠；二消除淫風；三，提倡廢節：四。防止花柳病傳染。主要的意義還在於爲公開運動之根本的廢娼做法。這樣的公娼之存在實際有限，及稍知廉恥及不必下流者，都可隨時勸阻，既不致爲娼，亦不容爲嫖娼。久而久之，娼妓來源便會逐漸減少了。再加以他方面作社會救濟，娼妓來源，恐怕就可以根本絕滅。不然的話，娼妓的廢止是永遠無可如何！這是提倡公娼的遠識！故爲第一個社會建設。

第二，說廠，即工廠之設立。如製革廠，工藝廠，大都官商合辦。積極方面，提倡工商業，增加社會生產；消極方面，容納遊民，訓練個體技能。四川向來是十足農村社會，對於新式工業當然不易發展。你如能在今天去遊行成都市，到科甲巷福興街東御街總府街等處去調查，便曉得成都還是手工業世界。成都手工業之精巧及合用，還是相當的抵抗着外路貨。以穿鞋一項而論，昔日之南照壁，今天的新西服式鞋舖的櫃廠，還相當的如烈日當空。當時製革廠的出現，最要的銷售革履，提倡一般人習用製革品。此外更推行簡單機器工藝，一時雖不能另創手工業，可是對於工業之改良已大見成效。至少四川許多工藝精品已逐漸的被利用起來，政府收入乃激增不少。在人民方面也消納了不少的遊民，無形減少好些流氓，盜匪，「滑錢」「鰱猴」之流，成都的風氣也就「

正派」一起來了。成都既爲富庶之區，遊民自然很多，但經周孝懷爲巡警道來，遂專門肅淸此輩；由那時起，街頭巷尾再看不見這許多「和二流」。偶有衣冠不整，穿戴不周，舉止輕浮，行蹤可疑之人，都必被抓起來罰工習藝，並在頭頂前剃出一個天然徽章的「鞋底板」形，跑也跑不了，逃也無從逃，重則苦工，輕則學技，並教以字算等課，務必造成一個社會上的獨立生產者。此種社會建設，並在當時開了一個新風氣。以後成都的警察廳還有許多遺規是當時的，可惜多少已成爲虛文了。

第三，說場。場即勸業場之興設。這點全然爲商界樹立一個新規模，並推行新式商業。過去成都並無甚麼春熙路，只有東大街是商業繁盛之區，其後及於總府街，但大都爲舊式商店的派頭，主要賣的爲錦綢各種土產品。成都當時機房的機織業最發達，故商場之主要便爲機織錦緞之類，其銷售對象爲外縣農村人民。這許多舖子不會做生意，且愛蒙混及盛氣淩人，爲商場發展之最大障礙，當時勸業場之設，即想根滅以上各種毛病，並積極提倡合理的商戰。勸業場即是今天的商業場，一律新式建設，價格一定，貨品眞實，對待主顧有禮貌，對於自己有操守，差不多是一種新興商業的模範運動。自有勸業場以後，果然商場就大爲發達。無論成都人或外縣來省的人都喜歡逛勸業場，選購貨品，這樣一來，商場就活躍起來，成都也就格外繁榮，對外交通也就繼之發達。其影響所及，不僅東大街總府街，逐漸有所改良；外州縣也一改舊觀。問題當然不止於商業的發展而已。金融之活躍及社會文明的進步都是緊接在一塊兒的。還可以說外來文化與本地文化水準之合流均進均與此有關係。民國七八年中國之新文化運動，成都的反響最大，據陳獨秀君當時的報告，新書報銷路之廣，外省以四川成都爲第一，這就不難想見這個「場」字之功用了。所以此種社會建設，還不能只作近視觀。

第四，說唱，主要是改良川劇了。川劇本爲現中國古代稀有之遺型。所謂「吼牌子，」即唐代竹枝詞和聲之餘韻；大鑼大鼓則爲農民劇之表徵。京劇來源與川劇互有關係，但發展結果，兩者全然不同。川劇在中國仍然有獨立存在的價値，於淸末因成都會館林立之原因，川劇也隨之而極盛。會館均有定期的會戲舉行，差不多在一會館之會戲期間，便可以轟動全城，即此之故，所以川劇便非常發達，娛人之性，感人之深也，無有可以比擬的。且在會館與會館間皆暗存互相競賽之意，大家都盡量花錢聘請名角名班出演，這樣使戲劇人才方面也産出不少。在四川普遍說起來，川劇都非常流行，也極爲人所重視。如有一特殊戲劇人才，便可身價十倍。各縣迎神賽會之戲，就不知有多少，而爭相羅致名角，相習成風。在成都劇人中居然有稱爲怪人之康二醫芷林其人出現。神情絕妙，談吐文雅，高唱入雲，武藝尤佳，絕對非時下伶人所能及其萬一，善演八陣圖之陸遜，故在六十歲卒以演八陣圖之後腦充血而死。有人送輓聯曰：「功蓋三慶會，名成八陣圖，」實非虛譽。因此之故，政府要嚴令禁止，既不可能；聽其自然發展，亦有問題。當時他們乃利用之爲社會教育工具，實爲卓見，乃從而作川劇之改良運動，成立戲曲改良會。首先改造劇本，其次訓練演員，故現存川劇劇本，多出名手，寓意遣辭均非常深厚，劇本中如「改良活捉」（情探）「江油關」「勾踐滅吳」「

四九—一四四

離鄉夏」等等都是極有價值的。好的演員除康芷林外，三慶會的人才還不少，如蕭楷成、賈培之、周慕蓮是後起之秀，現均在悅來茶園出演，他們的技術既純熟，表演也不苟且，唱做皆有所本，都是當時教練遺風。劇本劇人之演出，都能珠聯璧合，故移風易俗，眞眞莫善於樂了。當時成都有一大批新名詞及流行新語，大概均來自於戲台上，這就足見效力之宏大。大約周孝懷君也是劇作者之一。四川名宿如趙熙、尹昌齡諸老均曾有劇作。影響所及，當然不僅止於舞台劇而已，有所謂「圍鼓」又名「板凳戲」「偶人戲」「燈影戲」等等都是推行改良戲劇的。他如洋琴竹唱都也將唱詞新作新改，務必一律符合社會教育之意旨。於是成都又恢復「錦城絲管日紛紛」的時候了。引車賣漿之流，都能唱幾句，而且也頗能欣賞戲劇的好處。戲劇因此平民化，而平民也能戲劇意義化。一般人的工餘娛樂都趨向於此，便少了許多無聊而有害的消遣。這個改良的川劇乃爲社會上的最大娛樂。其成功處在：一，變戲劇爲正當民衆娛樂；二，借戲劇爲社會教育工具；三，因戲劇而移風易俗；四，提倡戲劇以繁榮都市；五，用戲劇以發抒人們的情懷與積悶；其他影響尙多。故唱戲也是最緊要的一種社會建設工作。

當時社會建設工作尙不止此，除此娼、廠、場、唱四大綱領之外，也還有若干可以注意的成績，其中最重要者是於社會文化有關的，即周孝懷君之提倡「言文一致」的主張，這早於民六七之語體文運動十來年，可算是先見。周孝懷君曾爲巡警道，當時所管的是今天市政府及社會處之事，所以範圍甚廣，成績很多，不能一一的備舉。其值得讚揚處，所有的社會建設：一，都有遠見；二，能從根本着手；三，富於熱烈情緒；四，所行均極篤實周密。所可惜者：一，爲時不久；二，政策尙未盡貫澈；三，計劃未能長足進展。尤可痛歎的，周君因辛亥反正之故，遂與滿清官吏同受一樣的攻擊，幾遭不測。後來僅以身免逃脫，但四川，至少是成都便失去一個有革新作風的社會建設的特出者了。今天成都社會還不及當時建設工作之一部份的支配，故要理解今天的成都，並還想繼續有所建設的話，這種清末的一切設施既非弄楚不可，同時，還值得作爲模範工作的參考。多年來成都就只有破壞無有建設了，此後建設的責任該屬誰呢？誰能追蹤上去而與之爲前後媲美的建設者呢？

社會建設工作是整個的，多方面的，有深度的，絕對忌諱的是皮毛，敷衍，做廣告。清末一切都腐化，都向崩潰路上走，惟獨成都的社會建設工作則富於光彩，有力量。

峨嵋雜詠

方槧

景到川西處處奇，輕裝緩帶訪峨嵋，遠山雲影迴車近，高樹蟬鳴入耳低，足踏芒鞋肩荷傘，朝登驛道夕登樓，眼前且喜無風雨，金頂當頭月在西。

四九—一四五

西南行

王偉

四九—一四六

常德小住

在長沙住了一星期，天天用長筷大調羹吃大盤大碗的菜，另有一番風味，某一天的夜裏，被人在夢中叫醒，說我們停在江邊的船有兩隻起了火，於是我們立刻趕到江邊，祗看得熊熊的火燄，燒得滿江通紅，我們急忙設法營救，長沙市的救火隊同警也趕來合力撲火，但是因爲船上有油類和易燃物，非水力所能撲熄，大家急得沒有辦法，惟有盡力設法把着火的船拉開，任其自焚，免得延燒他船，船燒完了，天將破曉，而我們還不敢離開江邊，因爲直到此時起火的原因，尚查不出來，而又恐怕出自漢奸之手，江風甚緊，五更尤寒，大家都覺衣單，而誰也不敢放棄責任回去，等到天已大明，始向衛兵叮嚀又叮嚀之後，才回寓來，爲了處理此事，在長沙又多就擱了幾天。

我們此行是分兩路出發至常德：一路由水；一路由陸，我由陸路坐汽車去的，半天工夫就到了常德。

由長沙至常德，一切自然變了樣，本來常德有電燈，現因機器壞了，所以全城黑暗，到時適在夜間，換渠渡江，換渠進城，當晚就住在花園飯店。

第二天起來一看，花園飯店並沒有一株花；但客氣和飯食均好，茶房對我們說：「長沙過來常德算是最熱鬧的碼頭了，再上去，沅陵辰谿……都要比此地遜得多，湘西和下江是不相同的啊！」

確是實話，我們到常德城外和江邊去巡視一下，商業着實繁盛，此地不是講究零星買賣而是着重於躉進躉出的，所以大幫的坐莊貨客都隨江水上下，江船裝滿了雙方所需要的東西，坐莊貨客們也裝滿了紅紅綠綠的紙票，看江邊亂七八糟停泊大大小小的船隻，船上堆滿了一籮籮一箱箱一包包……的什麼什麼，和水手們發臭的鋪蓋與衣服，艙板上有倒翻的半瓶酒，一碗冷菜。街上的黃昏，到處可以遇見喝得醉醺醺的紅鼻子粗臂膀的水手們哼着戲迎面而來；也可以看到臉上並不聰明而心計却甚靈活的穿嗶嘰或綠帑夾袍子坐莊貨客們在館子裏吃酒，在旅館裏打牌，玩玩心上人——這些江上的陳設與岸上的人物，都是了不起的，不僅在這裏，就是湘西甚至中國的每一個碼頭上，都是如此。

因爲化錢的人多，所以吃的用的東西，都相當齊備，蓮子本來是湖南的產物，故此地點心店裏的糖蓮子，特別香而甜，湘菜館的招牌，都喜歡用什麼園什麼園的，此地當然也一樣，桃園……等都很好，這種名之爲園的菜館，裏面進去，大都確實有塊隙地，佈置得像一個庭園，栽上幾顆花木，蓋一個小小茅亭，供宴客，供小吃。記得某一家館子的園裏，當時竟羅列着有些名種的菊花，室內也陳設得略略像一點西湖某莊的陳設，這眞是出乎意外的佳境，因此我們常常喜歡到那裏去喝幾杯。

有了好吃的人，於是也有了好玩的人，旅館裏牌聲以外，就是女人的嬌笑聲，但有些人常常要和這班愛玩的人開玩笑，愛玩的因爲不願意和那些人同樂，做

此間常常起一點小衝突，好玩的人有時似乎也存一點戒懼心，可是這戒懼心微乎其微，終究敵不過好玩心，他們另變一種玩的方式玩的場所；但結果又被那些人找到了，於是又起一陣衝突，我們所住的旅館內，自然也免不了這些麻煩，起初茶房隔壁房間時聽得骰聲與青年女人的歡聲，後來愛玩的人知道要躲避些，拉着女人進房去，就默默不響，連嬉笑的節目也删去了，這時，如果那些人來了，茶房很知趣的說這房內沒有人，他們說要開這房間住宿；如果茶房說裏面已經有了客人，那末他們說要進去看看有沒有漢奸歹人之類藏匿其間；這個僵局還沒有打開之前，那些人已經破扉直入，和愛玩的人與青年女人會面了。於是又起一陣不大不小的衝突，半夜裏常常被這種衝突聲浪所驚醒。

我們在常德住了三天之後，還不見由水路而來的一縣到來，這使我們很焦慮，到江邊去望望，除裝貨或卸貨的船隻以外，看不到我們船隻的影子，我們担心着又會遭逢兵沙漠船的覆轍。

還好，我們的船隻第五天全部到達了，一點沒有出毛病，因爲要換船，而且還受着種種運輸上的手續，不能立即繼續啓行，船也停靠在江邊，負運輸與警衛責任的官兵們都住在船上，他們都萬分小心地看守着船上的物資。

物資固然沒有出毛病；人却出了毛病了，在船上一羣中的幾個，他們看江邊與街上水手們以及貨客們的喝和玩，心裏也覺癢癢地，可是他們雖高興，口袋裏却沒有像水手貨客們的充實，於是他們只有瞞出另外開心開心的花樣了。

半夜裏，聽得一陣嘈雜聲，開門一觀，瞥見我們船上的一個，被同船的一個連長捆綁起來，幾個武裝弟兄牽拉着，後面是一個年約十七八的女人跟着啜泣着，再後面是一個中年婦人哭喪着臉；再後面是連長，還一大羣人蜂擁而上，必然有重大事件發生了。

據連長說：「中年婦人是船上的老板娘，年青女人是她的女兒，□□□竟敢在半夜裏爬進後艙去強姦女兒，她們母女倆狂叫起來，□□□確信母女倆所以我把他綁起帶來，」

此時年青女人啜泣得更厲害，中年婦人也叫嚷着大吵起，說要他償命，副駁納被捆綁起來的那一個，

被捆綁的一個低着頭默默不作聲，酒氣薰薰地，臉上似有被毆打的傷痕。

這局面好像確是如此，其實骨子裏還另有一點：

年青女人確很年青，在江上算是有幾分姿色，船老大一靠碼頭，晚上岸去賭去玩，不回來，只有母女倆躲在艙裏，對船上一班人自然是一種誘惑，被捆綁的士兵和她們多接近，用一點心計，年青女人居然與他有了來往，很親密，船上還有一位連長，也愛這年青女人，也想和她有來往，可是被他佔了先，看得不順眼，於是這連長用了更深的一點心計，居然也達了目的，其實連長年紀青，人英俊，與年青女人來往不很離，齊實可以佔上風；不過連長年紀雖青，而紙票沒有那個士兵多，中年婦人有點不歡迎他，但他有槍，有弟兄，也什麼都不敢說，什麼都服服貼貼了。

被捆綁的年紀雖較大些，喜歡喝幾杯酒，但究竟不是傻子，他也看出連長的心計來了，那一晚上，又喝醉了酒，跑到後艙去大罵，他就這樣糊裏糊塗被毆打，被捆綁起來了，他滿和母女倆能爲他說句知心公道話，替他伸伸冤，誰知道母女倆的心已向着連長了，他還有什麼話說呢？

情形弄清楚之後，此事就很快的解決了，我們要想法趕快走，否則江上岸上難免又會弄出毛病來。

由常德至辰谿有水路可通，我們的器材仍要裝着船循江而上，不過因秋深水淺，船不易租到，經過好多次交涉，才算租妥了船，裝好了東西，淺水的上水行程，要走二十多天可到，比起汽車一天多可達的速率，實在慢得多了，但因沒有這麼多的汽車油料，得舍陸而用舟。

從他們船隻啓行之後，我們也乘汽車觀賞德經桃源沅陵辰谿沿西一帶風物，入黔後漸漸地又變了樣，而天氣也漸漸由深秋進入初冬了。

陰雨連綿話貴陽

經過了幾天崇山峻嶺的旅途，看膩了大小男女的苗人，終於到達一塊平原，這平原就是貴陽，經過了許多跋涉，才來到這塊平原，而且市廛繁盛，氣爲之一舒，目爲之一暢。

下榻於新世界旅社後，即外出觀光，街道整齊，電炬輝煌，不過城並不大，馬路也不多，十字路一走即到盡頭，比較其他的省城，實覺太小，天氣不佳，我們來得不巧，適値冬日，聞人言，此間冬日無太陽，連綿陰雨，且奇寒，住了幾天，總不見太陽，遂瞭，非陰即雨。

有一天，忽然放晴，我們就趁此機會去看一看附近名勝，最近的是甲秀樓，甲秀樓出東門就是，僅有一樓一亭一寺，無可玩賞，滔滔的河流上架曲折的石橋，大概夏天也種荷芰之類，因在附郭，遊覽方便，當做公園也好。

黔靈山離城約三公里，山雖不甚高，可是登臨也費腳力，半山有一路亭，係海上某善士所建，氣象不凡，可以息脚，石級累累，竹蔭夾道，上去時幾疑身登韜光，山腰有一石碑，鐫曰「天下第一泉」其下有四方石槽一，清水盈盈，無論如何勺水，其水不涸，我看過名「天下第一泉」者甚多，究不知何者爲第一，也沒有人去考究一下，山上有一寺，頗爲大，寺僧也不少，那一天正値大做法事，善男信女非常擁擠，和尚招待殷勤，下山後，由另一支路前進，爲黔靈洞，洞不大，但頗幽靜，簷有茅屋，亦精緻可住。南門外有陽明寺，爲王陽明先生講學處，屋宇甚多，供陽明先生像，兩旁廊宇牆上，均鐫有陽明先生手跡。

一天工夫，就把附近幾處名勝遊覽一過，其實貴州的名勝，如花溪，修文等地均很好，黃果樹的大瀑布，尤爲世界聞名，黃果樹我們只有過路時遠遠一望，花溪修文也沒有時間去一遊。

貴陽吃的東西，有名的爲腸旺粉，和白木耳，腸旺粉者係豬血與大腸合煑的米粉，每人一次可以盡二三碗，味頗鮮美；白木耳因係貴州遵義所產，所以貴陽甜品店多燉白木耳饗客，生意也很好，可惜大多不能燉熟，要爲美中不足的事。

其次是過橋米線，一碗米線，一碗油湯，滾熱的，再一盤生的肉片或雞片腰片，吃的時候，把生肉泡入湯內，頃刻即熟，然後再將米線排入，食之非常鮮美，此種過橋米線，以雲南爲最，貴陽所開設的店肆，也是由昆明風行過來的。

貴陽還有一種有名的吃食，是燒雞，雞本來是普通而各處皆有的，爲什麼有名呢？因爲賣雞的店很特別，店的招牌叫做「培養正氣」，在銅像街附近的一條小巷內，很不容易找尋，到了門口，也很難認，是一所極普通的住宅，並不是一個舖面，僅在門框上貼一條小小白紙，書「培養正氣」四字，進去所吃的就是雞，而且是白雞，別無烹調，其雞係屬肥嫩，湯也很鮮濃，大約養雞時喂得好，而火候時也得法，所以味道出奇，牆上貼有雞對於人培養正氣的功效說明，據說創始者是一位老先生，現在這位老者已去世，繼承者是兒孫，或者從前還有其他祕訣方法也未可知，但現在也着實夠出名，夠熱鬧，一天燉幾十隻雞，上午十時以後就已售罄，後至者祇得望門興嘆。聽說黨國要人經過貴陽時，也常要去光顧光顧，大約一方面固然是他家的雞做得好；一方面也是「培養正氣」四字出的名，一個人的生命眞固然要培養正氣，而一個民族的正氣、更有待於培養，所有「正氣」二字，是個人和民族極端需要的東西，尤其目前正說與強鄰奮鬥的時候，難怪大家趨之若鶩，既吃了鮮美的雞，又覺得自己的正氣得了培養，一舉兩得。以「培養正氣」爲招牌的老先生，也算得聰明的吧？

貴陽有幾家電影院，也有平劇院，那時有一家劇院是平劇與川劇合併演唱，

我們都趁空看到過川劇，新以特趣去觀光，先唱川戲，服裝劇情都和平劇差不多，然腔調卻不同，唱到尾聲由後場隨聲附和，有點像崑曲，而激昂處有點似秦腔，有一節鄉間兩個丑角互相打諢，台下笑聲大作，我們因不懂方言，茫然不解。電影院設備欠佳，且無佳片，但觀衆仍多。

因爲待物資器材的運輸，朋友們有的又做了不少風流韻事，年青人難免有逗留行爲，誰也不能怪誰。

烽火連天，又在旅途中，老接不到家音，連弟弟的音訊也隔絕，一天，弟弟忽然偕了新娶的弟婦來旅社找我，我見了面，悲喜交集，大家歡聚了幾天，一同去昆明。

值得留戀的天氣

由終朝陰雨迷濛的貴陽踏進了雲南境內，就漸漸晴朗暖和起來，公路也一段一步地平坦起來，天也愈走愈高，自平彝到曲靖幾疑汽車開入公園裏了。

到昆明我們脫掉來時的衣服，看看街上熙熙攘攘的男女都穿着綢單衫，尤其是雲南女人，與白色的長褲與各色短短的旗袍，有飄飄欲仙的樣子，論時節，今天是一月三十日，還是舊曆大除夕呢。

迢迢的長途，把過年的事也忘卻了，天氣似乎已經到了初夏，而他們還忙着過年，街上擁擠着很多的人，每家每戶供着美麗盛大的歲盤，插着鮮豔的桃花，（雲南年插桃花，可算別緻）擺着大的瓜類和大的佛手，妝飾得像一幅圖畫，其大如斗，男有炒米製成的五彩圓球，於是顯得更加熱鬧，晚上紅燭高燒，香烟繚繞，這樣古色古香的盛大過年儀式，使征塵甫卸的我們，弄得有點迷惑了。

全市的旅館住得滿滿地，找不到一處息脚地，跑了好幾家，才在一家餐館附設的旅舍住下，一榻一椅，較之沿途在破欄過夜的生活，總究要好上百倍。

今天全市的男女老幼都在熱鬧地過年，而我們初到此地的異鄉人，卻感到非常寂寞，於是我與弟弟及弟婦分頭去找菜館，在一家小飯店裏吃年夜飯。同時我們發現成堆成籮的炒松子在出售，弟弟們嗑松子，而我卻喜歡買的落花生，剝松子與落花生，在旅館中度歲，看燭影搖紅之下男女們的歡笑與歌舞。

到了昆明就算到了目的地，昆明最大最顯著的標識是「金馬」「碧雞」兩大牌坊，我昆明縣東有金馬山，西南有碧雞山，兩山皆有神祠，漢宣帝時，方士言有金馬碧雞之寶，可祭祀而致，帝使王褒去祀，所以有此兩牌坊之建，這兩大牌坊現經龍主席修葺得金碧輝煌，東西遙遙相對，旅客一到昆明就遠遠可望見這兩大建築物。

昆明的天氣比貴陽好，地方也比貴陽大得多，值得一逛的，城內的一個翠湖公園和圓通公園，已經是可以遊憩，翠湖公園原稱爲海子邊，你如果坐洋車說翠湖，有許多車伕不知道。面積雖不算大，然有湖、有亭榭、有長堤、月夜在堤上散步，很清幽，圓通公園在東城，該園址頗廣，依圓通山麓而築，唐繼堯將軍的墓在其中，墓及祭堂均以大理石砌成，工程浩大，可惜不大開放，因此仰瞻的機會很少。

大觀樓是很聞名的，遊湖懸在樓頭的一副長聯，也足以聲聞遐邇，長聯知道的人很多，內容是這樣的：「五百里滇池奔來眼底；披巾岸幘，喜茫茫空闊無邊，看東驤神駿，西翥靈儀，北走蜿蜒，南翔縞素；高人韻士，何妨選勝登臨？趁蟹嶼螺洲，梳裹就風鬟霧鬢，更蘋天葦地，點綴些翠羽丹霞；莫辜負四圍香稻，萬頃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楊柳。」「數千年往事注到心頭：把酒凌虛，嘆滾滾英雄誰在！想漢習樓船，唐標鐵柱，宋揮玉斧，元跨革囊；偉烈豐功，費盡移山心力；儘珠簾畫棟，捲不盡暮雨朝雲；便斷碣殘碑，都付與蒼烟落照；只贏得幾杵疏鐘，半江漁火，兩行秋雁，一枕清霜。」看這副長聯，便可知大觀樓形勢風物之妙，樓在西門外，出城約二公里餘可達，也有水路可達，樓有亭榭，這不必說，常綠的草木，與常紅的花朵，是觸處所不易見的，盈盈的湖水，曲折的堤岸，柳蔭深處，可臥可讀，和西子久違的我們，到此也足解

點因爲大觀樓的面貌確有點像西子不過山離得太遠一點，而山又沒有西子那嬌秀。

由大觀樓過去就到西山，西山高而峻拔，滇池居其下，登三清閣直上龍門俯瞰千丈，天然梁柱，曲折前進，如入天塹，膽怯的遊在上面兩脚會發顫，俯視一片滇池，煙波浩渺，昆明全景亦盡收眼底，其洋洋乎大觀。山的面積很廣，寺院與別墅也點綴得不少，凡士紳名流在此山中差不多都有別墅一座，一可避暑，二可作遊憩。

溫泉在安寧縣，距昆市約二十餘公里，也爲昆明名勝之一，每天有溫泉專車來往，交通稱便，泉的溫度適合，各浴室佈置得清潔，並可住宿，入浴者甚多，在那裏也多別墅，別墅中多闢有浴室，因泉水到處可引注而來。

聽說赫赫有名的陳圓圓，葬在昆明，經好久的訪問，知在昆明東門外歸化寺山上，我們約同數友前往，山中叢塚纍纍，荒烟蔓草，竟不知何處是伊人埋骨之所，找了半天，才發現一土堆，並豎有一石碑，證明確爲陳圓圓墓，一代紅粉，祇贏得一抔黃土，數莖蔓草而已。

白龍潭在東門外約六公里許，附近有茨竹鄉，風景頗幽，山上有座龍庵，這個庵有一段民間故事相傳：從前有夫婦倆，初伉儷甚篤，後來因爲家境貧苦，女的不能耐苦，棄了丈夫他去，男的恨極了，逃跑到竹茨鄉山上構起一座茅庵，修道度日。幾年之後，豁然貫通，能治百病，於是有病的均來庵求治，治後無不霍然，傳聞鄉里，其妻聽到了這個消息，又想重修舊好，上山去求見，但男的意志堅決，認爲覆水難收，置之不理。有一天，女的又做好一盤煎熟的魚和許多美肴送上山去，苦苦哀求，男的指庵前一口小池塘說：「你把這盤魚倒下水去，如果這幾條魚仍然不能浮在水面，我就和你仍做夫妻；倘此魚到了水裏活起來，那我們永無重圓之日了。」那女的聽了這話，暗暗好笑，以爲煎熟的魚怎會活起來，丈夫不過和她開開玩笑罷了，就答應照此去做，誰料這幾條魚倒下池裏去，真的活躍起來，她懷慚而逝，男的就拂袖進庵，女的就涕泣下山，據說那池內的魚，至今還有點帶黃色，因爲這魚是給油煎過的，到了白龍潭去遊，聽到這段故事，附記於此。

昆明的食品中，除了過橋米線以外，我覺得以汽鍋雞爲最，將嫩的生雞切成小塊，置於特製的汽鍋中，不放水，擱在另一較大的放水的鍋內，用文火燉熟而食之，味甚美，湯尤佳，此實與我們所吃的神仙雞同一做法。滇菜以共和春酒樓爲最，如果你要小吃滇菜，則南門附近廣道街，有很多小飯店，價尙公道。

此間最缺乏的，要算水產物和水果，水產除了魚和鱔魚以外，幾乎沒有別的東西，蝦，只有很小的，不能吃，魚最有名的，有一種金線魚，好像江南的白條魚，水果種類很少，所以全市沒有鮮果店，僅在街頭巷尾見到一些擺攤而已。

交通工具，天上有飛機，地下有最新型的汽車，有馬車，人力車，有滑杆，滑杆者，即兩枝竹竿中懸一個兜，人坐其中，兩人抬走，似轎非轎之物也。上有布蓬，可蔽風雨，我雖沒有坐過，看去坐坐倒也舒適，只要沒有急事，遊山最宜，在四川最通行。

我還聽到許多人說過，凡到過昆明的人，第二次必要重到昆明，不論多少年或多少月；甚至本人不重來，他的兒子或孫子必會來一次，這話，起初聽到很覺神祕，不大可靠，後來仔細一想，有點恍然，因爲凡到過昆明的人，沒有不留戀昆明的天氣的，四季如春，無論何處都比不上，在暑天，即使到廬山或莫干山去避暑，總還有點熱，而且不是任何人可以登臨廬山或莫干山，而昆明的暑天，可以說隨處都是避暑的勝地，到過昆明的人，爲了這動人的天氣，再要重來是不無理由的。

壽王子餘七十

英匡

一落人知見，彭殤各主張，參差齊物物，上下都蒼蒼。
還我無生忍，從何氣體方，春秋相代序，時會脫平常。

貴州的天地人

鞠孝銘

「天無三日晴，地無三里平，人無三分銀。」這三句話，最為來到貴州的遊人旅客所樂道。這實包含貴州「自然」和「人文」兩方面的特徵。本篇目的，便要把這三句話，就地理的觀點，試加以簡單的研究。

作者附識

（一）「天無三日晴」

就相對的說法，貴州確是「天無三日晴」的。一年四季，皆多陰雨，晴天少見。試以位於貴州中部之貴陽為例。在過去，一年當中，降雨之日，最多竟達二百五十九天（民國十八年），占去全年日數百分之七十強，最少的，亦在一百四十三天（民國十三年），占全年日數百分之四十。此僅專就雨天而言，至於陰天，尚不在內。貴州全年降雨日多，而且雨量的分配，並不集中於雨季，春冬亦多，如貴陽，春季之降雨量，占全年降雨總量百分之二五．二（三〇一、九公厘），夏季占百分之四四．五（五三四、八公厘），秋季占百分之二五．六（二八三、一公厘，）冬季占百分之六、七（八〇、二公厘）。年雨總量平均為一千二百公厘（一九二四——一九四一），多於重慶，而與昆明相差有限。可謂已處於「濕潤氣候帶」內了。

貴州為什麼會「天無三日晴」呢？自然是由於陰雨日多。為什麼陰雨日多呢？此則與貴州致雨之因子有關。

貴州致雨因子，主要有三：

季風　貴州位於東南亞洲季風區內。所謂季風（Monsoon），即是隨季節而變易的風。在某一個時期，它從大陸吹向海洋；在又一個時期，則從海洋吹向大陸。東南亞洲因位於太平洋之西岸，在夏季，廣大的陸地上，因為易於受熱的緣故，所以，溫度極高，空氣膨漲上升，密度轉小，乃形成低壓（Low Pressure），常常成為旋風（Cyclone）的中心。而海洋方面，由於水受熱較慢的緣故，溫度較低，空氣密度較大，乃形成高壓（High Pressure）。高壓區氣流向低壓區流動，於是海洋空氣，便被吸收到大陸上來，以充實其自身之低壓的中心了，因為風係從海洋上吹來，所以，飽含著水分，造成了雨。貴州因為位於東南亞洲季風區內的緣故，所以，夏秋多雨，四五月至八九月，即為其雨季。此時之降雨總量，平均為七百至八百公厘。佔全年降雨總量百分之八十。

（二）界面　我國各地，幾於普遍一致的是：冬為由西北方大陸

吹來之冷乾氣流所控制，夏爲由東南方海洋吹來之暖濕氣流所控制。春夏二季則爲二種氣流之轉變時期，相互消長。此二種冷乾暖濕的氣流，互相交接，形成一種不連續面，亦卽界面，乃成雨下降。貴州高原，平均拔海一千五百公尺左右，適位於此冷乾暖濕二種不同的氣流之緩衝區，所以，秋末春初，雖屬非雨季，亦細雨特豐了。

（三）風暴　風暴（Cyclone）乃由本身之低壓形成，設連續不斷，有高壓過去，繼以低壓，則風暴會循環或相間出現。溫帶風暴，叫做總風，熱帶風暴，叫做颶風。貴州位於溫帶，颶風之途徑，係由雲貴高原東行，沿南嶺入太平洋。多出現於春季，易言之，卽三、四月間，發生次數最多，因爲變化小，含水分多，所以製雨之影響大，使乾季亦得有雨。

此外，還有另一個致雨的因子，卽地形是。貴州因係一「切割的高原，」地形複雜，濕潤空氣吹來，或被迫上升，或受擾動，皆能成雨下降。

貴州「天無三日晴」的原因，我們已經指出。然貴州亦並非絕對的天無「三」日晴。我們一開始就說：這是一種相對的說法。連續的多日晴，也是有的。只是在一年當中，四季皆有雨，不若我國其它季風區地方之冬春寡雨罷了。

貴州因爲陰雨日多，此正便利了夏作與冬作之生長。否則，以貴州丘陵山地之多，低谷平地之少，河低田高（梯田特別發達，）灌溉困難，卽如目前這種有限的農業之發展，亦將爲不可能了。

貴州人眞算是靠天吃飯的了。可是一遇「天」不可「靠，」旱災發生之時，則可怕的饑饉，便會毫不留情的降臨了。

（二）「地無三里平」

就相對的說法：貴州亦確是「地無三里平」的。貴州爲一高原地形，它和雲南聯在一起，被稱爲「雲貴高原」。平均拔海高度，達一千五百公尺。西承雲南高原，東接江南丘陵地，由西而向北東南三方逐漸傾斜。西部高度爲二千公尺左右，間有一千公尺以下的谷地，及至畢節以東，丘陵谷地，則降落爲一千公尺左右。故由湖南或廣西來黔，以去雲南，則每有「步步升高」之感。貴州高原，因受河川之切割，復有深自五百至一千公尺之峽谷，兩岸每成絕壁。高原之上，又多丘陵參差，羣山起伏，地形複雜，在貴州境內旅行，令人想起古人所說的：「蛙步皆山」之不我欺。

然貴州並非絕對的地無「三里」平，因究係一「高原」之故，所以，高原上部，廣闊平坦的地段，亦不鮮見。至於低谷盆地之中，則尤多平地。

貴州切割的高原（Dissected Plateau），因「高原」被「切割，」故爾丘陵谷地，錯綜複雜，山地多（佔全省面積十分之七，）平地少（佔十分之三，）遂有「地無三里平」之稱了。

此種山地多平地少的地形，大大限制了耕地面積之擴展，但卒因平原有限之故，在此種困難的情況下，乃不得不向山上發展，遂砍伐林木，闢山成地，墾地成田。故爾「地」多「田」少，梯田尤爲發達。有許多丘陵山地之坡度，已超過百分之二十（卽二十度，）根本已不能開闢

四九一一五四

處田只可作爲牧場或林地之用。然而在貴州以迫於環境，亦不得不加以開闢，墾成梯田。此種坡度過大之梯田，一遇驟雨下降，即遭破壞，土壤沖刷，作物毀壞，最易釀成局部的荒饉。

貴州此種丘陵谷地，錯綜複雜之地形，對於交通方面之影響，亦爲至大。使得省境內外之往還，至感不便。各區域間之聯繫，至爲困難。易致孤立，貴州向有「山城」「山國」之稱，即由於此。

（三）「人無三分銀」

就相對的說法，「人無三分銀」亦有相當的原因。貴州人口爲一千餘萬。農民共占百分之七十三，貴州社會，仍爲一農業社會，故貴州之農業經濟狀況，足以代表貴州民衆之經濟狀況。據統計：貴州全省面積，爲七十萬九千四百十四方市里，合爲二萬萬六千六百零三萬零二百零五市畝。其中不能耕種之地，占百分之五十以上。已耕地面積，爲二千九百四十五萬七千零三十二市畝，墾殖指數爲百分之十一點零七。即使再加以合理的擴張，亦難超過百分之十五。在現狀下，每人平均，僅得耕地三市畝，此與「一夫受田百畝」之古制，相差眞太遠了。

貴州之耕地面積，既屬有限，農業方面之收入，因此貧乏，而其工業商業，過去以交通落後，僻處邊陲，亦不發達。貴州之對外貿易，在輸出品，以原料（桐油，山貨礦產等）爲主。輸入品，則以棉花，棉貨，食鹽，及製造品等爲主。呈入超之逆貿易現象。年輸入商品之總值，達四千餘萬元。至於輸出物品之總值，則僅爲一千萬元，是以，貴州每年每人平均尚須向省外賠出三元，每人平均僅得三市畝耕地之一年收穫，維持四月之生計，已至感困難，尚須向外賠款，貴州便這樣的陷於貧困之中了。所以貴州「人無三分銀」（這當然是指佔絕大多數的人）這句話便普遍的傳開了。

然而貴州人之貧乏，並非先天之不足，實以人力之未濟，貴州資源，相當豐富，如梵淨山及清水江流域之金，水城威寧平越之鐵，盤縣大定丹寨之銅，省溪丹寨婺川之汞，獨山榕江三都之銻，修文貴筑之鋁，安順貴築大定之煤，皆蘊藏豐富，質亦極佳。至於黃菓樹鎮天洞烏當之水力，黔東之森林，亦同爲極大富源。此尚不過舉其大要者而言。所有資源，好好加以開發與利用，則「人無三分銀」這一句話，必將成爲「過去」

三二，八，一六。貴陽。

秋日感懷　七絕二首

程俊波

瘦骨支離類斷蓬，山居常在寂寥中。雲天雁陣催鄉思，景物悽然百感叢。

萬籟惟聞鼓角聲，神州何日慶昇平。青山憔悴秋將老，荏苒光陰白髮生。

秋風　七絕二首

吹來萬物發哀鳴，知是秋風落葉聲。一枕清涼卻酷暑，何人不起客邊情。

斂拾紈扇易秋裝，篁簟如冰礙夢鄉。古木蕭蕭愁緒繞，衣單猶怯五更涼。

四九—一五五

老農行贈劉漢榮

陳樹人

行署當年爲疏散，挈家巴縣西山畔，近鄰半里有農家，林麓衡芳異晝看，中有巍然一老農，精神矍鑠其猶龍，負耒荷鋤亘朝暮，犁雲耨雨無夏冬。我與老農常接觸，心存企仰久彌篤，幸農有子充署胥，即以生平供實錄，據言乃父劉漢榮，今年六十歲頭平，四代劉家灣內住，原來世世務農耕，毋鄉同年更同德，男女九人皆育成，佃得山田八十畝，五十餘年業長守，只因衣食賴耕桑，不敢胼胝辭足手，耕茲磽埆高低田，老子欣然獨力肩，兒曹只令從旁助，歲功收得豈徒然，少年入塾曾讀書，本是識字耕田夫，每爲鄉鄰寫聯字，下筆淋漓酒興餘，閒來偶亦作圖畫，喜貌眼前牛貓魚，秋可供饜種兩畝，菸以自給栽一區，爲人者多爲己少，全盡所能取所需，老農德性更堪述，令我述之光燦爛，生平從不與人爭，久矣雞蟲看得失，生平動怒亦未曾，只見顏容和氣盈，又有小節樁堪傳，令人聞之爲肅然，六十年間持樸素，足跡從無踏市廛，六十年來守勤儉，未從人借一文錢，老農地位雖卑微，老農人格真光輝，俯仰人天無怍愧，至德要道斯庶幾，視今天下滔滔者，奚啻薰蕕與蕕藜，鄉愿賊仁吾所惡，便約老妻同訪去，並偕劉子造其家，老農夫婦欣相遇，兩對雙周花甲人，難得一堂齊把晤，無端會喜與慚並，台司廿載有何成，任重時危無所補，書生豈果誤蒼生，堅我贈詩欽敬意，天壤完人劉漢榮。

園丁頌

前人

山街花木四時繁，過客臨道如公園，其實公園無此美，四圍松柏森垣藩，已極林巒丘壑致，點綴況兼紅紫翠，十丈橫陳錦繡屏，幾張平展青綾被，純無俗色與凡姿，盡是山花和野卉，有時大放異香來，破鼻人便如沉醉，衆香國倘在人間，此景眼前毋乃是，一街呈此好觀瞻，治理同稱鉅細靡，不是長官能督飭，便爲庶吏勉勤職，不知現此華嚴界，乃一園丁功是賴，澆水翻泥終歲中，採苗覓種千山外，凍冰皴手盪計勞，炎日炙膚那言倦，輝煌成就有如斯，始終未有一人知，乃至全街享受者，不聞一句讚揚辭，甚至長官與庶吏，不知園丁名是誰，園丁不特

不介意，不欲人知原素志，只求職責能盡完，早把虛榮心外置，似茲不止一園丁，大抵園丁皆類是，園丁園丁一齊民，具此崇高美精神，君眞理想良師也，獨不見紛紛矜功攘利欺世盜名人。

石工行

前人

晨日炎炎天過午，一車迢遞歸山墅，方踰千仞老鷹崖，美景天然得奇遇，峯巔白石似雪皚，石工顏色如褐煤，老松蔽日翠蓋撒，晚霞麗空錦幄開，構圖色調兩稱絕，傑作介我思柯裴，（柯裴有石工圖）同氣相求彼感召，畫詩欲集佳資料，我本頌揚勞動人，停車喜此探神妙，斯時紅日已西淪，所剩石工惟兩人，辛勤作業不稍懈，我立其側諦視眞，兩工年貌頗相若，精神矍爍氣磅礴，皮膚煥發似銅缸，筋肉緊張如鐵索，軀幹雖則瘦而雄，意態十分賦且懋，各操工事極苦艱，互助唱於最和樂，嚴石磷磷鋼樣堅，千尋矗立鑿難穿，戰時炸藥買不得，只憑人力鬥天然，鐵錘重過三十斤，雙手揮處生風氛，一錘一錘錘不已，龐然巨石終劈分，整整齊齊成石塊，千百作堆滿山背，外觀建設美資材，血汗誰知充裏內，乘一石工片暇時，好奇心驅與攀話，先問生涯及作工，更詢用石何爲者，據云本是銅梁人，累代薪勞只食貧，年纔十二執此業，今成四十八老身，身雖老去力尙壯，老母妻兒仍賴養，應招今又至陪都，暫充劈石開山匠，爲有豪家營別墅，墅在最高峯頂處，構宇全須用石材，牢固兼能避寒暑，老鷹崖石夙稱良，便揀兩山作礦場，石工招來百數十，採開已越半年長，石塊每方經劖鑿，每天運去成豪閣，羣工運石猶求歸，獨我兩人繼工作，日日工開日始升，日日工停日已落，石工之語尙未止，我已肅然敬心起，頂天立地果無慚，今世幾人能似子，君不見城西李子壩，中有奐輪一華廈，石台石壁更巍巍，定得石工力相假，此廈原期住帝王，今供元首爲官舍，又不見老鷹崖近在目前，其上天橋似虹懸，工程艱巨稱奇蹟，交通便利千百年，此座天橋全石造，非石工力焉成全，由前之例世滄桑，石工生活還有常，由後之例萬世賴，石工貢獻尤宏大。

四九—一五七

辛甸（註一）——一個西北的古地

徐知免

四九—一五八

先生，聽說你是個喜歡旅行的人，聽說你是個走遍世界都市的遊歷者，爲你的多聞，我向你致敬。對於一個足跡遍天下的人，我還有什麼可說的呢？不過，我自己還有些意思，要想在一個健遊者面前侃侃而談，這個，請恕我大膽，只因爲這些意思是我自己的緣故。

先生，我想告訴你：你在都市裏遊覽，遠不如鄉間好。如果你眞想看些事物，去看一個地方，去看一個國家，都市不過是個脂粉面容罷了；而鄉間，却是他眞實的裏面，是純眞的托出，不像都市的糅雜無條理呢！你到過西北吧？你的行程是沿着西蘭公路到達蘭州（因爲是遊覽，所以大約不致坐飛機）再遠一點，繼續走罷涼州甘州，直至肅州；啊，長城的西頭嘉峪關呢，一堆爛磚牆而已！你總稱心滿意地說觀光過大西北了；其餘非機械交通所及的地方，恐（註二）得很；誰去看？看，就得冒風沙；也不過是黃沙瀰漫的一片土原，和那些沒有衣裳穿的髒孩子。不過，請不要藐視這些，這些或許會給你比蘭州南關的洋樓意思更深長，你信嗎？我曾在西北的村落裏住了，月落霜夜的騾背上也打過七八個來回。我想告訴你一個小而有名的村落的大概，這地方叫辛甸。

當你從蘭州動身往南的時候，若是晴天，——晴天多——路上的塵土很大。騾馬邐迤而過，揚起朵朵黃雲，一股一股地，落在你的氈帽上，鑽入你的鼻孔裏，不由你不連上打幾個噴嚏，不住地嚷嚷：「不吃呢啦！不吃呢啦！」可是你愈說不吃，他却偏要你吃，不吃不行；這第一種嘗新便是說：「嘿！你知道西北旅途的滋味！」有些人不免埋怨：「早曉得不來。」噢！怨西北嗎？

你記不清翻了幾重山嶺，在牲口背上只覺得時而顛顛向下，一會兒又賴在它的兩股上，巍巍的高山仍阻在前面；上上下下，累得你要命，好容易到山頭了，放眼俯望，高高低低地好一塊黃土丘陵原，遼遠的村莊人家旁邊，點綴着幾株白楊或柳樹，天際的雲淡淡地，你會要被逗起故鄉之思吧！這路程中最高峻的山叫做關山，最高峯上有幾家客店，人都稱這裏叫七道樑，假使你當天趕路遲了的話，準得宿在這裏，若是到此還早，你可以趕到中舖；（又名中牟鎭）不管樑上或中舖，一夜土坑加燒蘙火（註三）帶碗麵，不過兩元錢；可是入夜，臭虫舉行盛宴，火燒得燙胸子，（註四）騾馬嚼着乾草鬧鬧地響，廐裏牛馬糞的氣味猛烈地竄入你的鼻孔裏。；你還要謹防脚夫的尊足，或者在黑暗裏會擱到你的嘴上，他却睡得呼呼地。一盞孤燈伴着你，聽着，嘆着，胡思亂想，直到天明。

第一天你走了八十里，第二天便鬆鬆地只要走六十了，跑過沙礫和大石橫列的地帶，你常見到有一灣小小的流泉，牲口常一羣一羣在水邊低頭飲水，你可推定前面是有村子了。樹環着村子長滿，田裏的莊稼也特別茂盛，你可以頻數見到這樣的例子，你將想到西北所缺乏的是什麼了，騾子快的話，中午可到沙楞坊，轉過灣不久，就見到洮沙縣城了。你向南望，可以見到一條白色帶子緊圍着山腳，這便是著名的洮河，（註五）趕腳的會告訴你說：「阿帶，勒個水以前就在鐵路的格擋兒」（註六）接着又絮絮地盡其所知的講述這條水的歷史和神話，怎樣漸漸地搬家到山麓。你再看腳下的「川裏，」好盛的麥子！

縣城其實比村子還不如，外邊圍一道土牆，裏面十幾戶人家，街上老是靜悄悄地，偶爾有一些頑童在浪（註七）着，縣政府門口種着苗，老牛慢騰騰地邁着步子。你拉緊了韁，努力放吧！嘩喇喇一陣風，從城北衝到城南，城門的守兵挺立着，你徐徐攬轡，讓馬徐行，也不到一個鐘點，就望見驛跳崖了——那好像是辛甸的「圖騰。」

辛甸，一個荒僻的地方。自從瑞典學者安特生由這裏發現了新石器時代的古跡，或者研究考古學或史前史的人時常會碰到這個地名，要想像這個地方是一個什麼樣子的大鎮子，或者小村落，一個堡子，一個土丘，不是，不是，是一個偉大的城墟，那纔像一個古代的遺址呢！在我沒去以前，腦筋里也曾這樣想像過。

你進入堡子，一條筆直的長街，沒有一些彎曲；因為這里是臨洮蘭州間的一個站口，繁盛遠過洮沙縣城，總共二百餘家店舖，麵食店似乎最多，其他雜貨洋貨也莫不充斥於市。平常除了來往客商偶一逗留外，最熱鬧的日子便是市集，此地的集期是三六九，每逢日曆上有這樣一個字的時候，街上便擠滿了人：從山谷裏趕來買物的婦人，對河担麥子過來的老回回，不知那一省來的草藥醫生，滿面黧黑馱煤的脚夫；毛巾，鏡子，牙刷，竹玩具，甜醅兒（註九）鋪滿了街道。夏天更有一大筐一大筐的秦州草帽招展；羊皮「雞鏈」（註十）也有；冬天便是「毡窩子」（註十一）和麥糖，草紙，擱在一起賣。那一天整日地鬧着，嚷着，袖子裏扳手指（註十二）說價，高聲笑着，眞是個可喜日子。

平常他們都是種田的人。因為天氣寒冷的緣故，田工看起來很閒，作物每年不過一熟，就是田多，也是一塊一塊的分散在山溝裏；川裏盤畝的田算是最「美」的，但也只能種豆麥。菜蔬夏秋間有韭菜，都生在另外一區水流很暢的地方，因此命名為「韭菜灣子。」背後山上，一泓清泉下注直入洮水；還有幾處高地，滿鋪石礫，那是瓜地，每年都出產很甘肥的西瓜和醉瓜（註十三）

辛甸前後都排列着幾座大山，後面的叫做馬寒山，冷落荒僻，夏天大雪仍舊蓋着。這山前的一塊丘陵地，很高低不平，便是古代的遺物陶銅器發現的地方，起初居民因為墾地，却掘出許多磚石方槨，裏面有盆有壺，還有碎碎青銅器，他們不知道這些有什麼價值，便用來盛水盛物，也沒有人理睬，民十三時安特生正在黃河上游一帶考古，經過此地，看見了這許多東西，很覺式樣和花紋都與當地的現代銅陶器不同，便細細詢問鄉人，鄉人却說是山前土丘間無意得到的，安特生像獲了至寶，

便雇人大掘結果果然在這土丘中得到大批古銅陶器，細細研究，於是鑑定爲公元前三千年前之遺物，無意中把中國的歷史拉長了幾千年。這件發現，假如不是安特生的走過，也就湮沒無聞了。街的南面是赭山——一個臨洮人取的名字——紅紅地下瞰洮水。洮水只急湍地奔流，河身很窄狹，險急得連皮筏也不能通行，唯一的用途便是水力利用，所以水磨倒有幾處。這條河在漢唐之際與外族戰爭中不說了，便是民國以來，甘肅的內亂中，阨着河岸也打過好些仗，回亂時更是天險要津，你隔對面葱葱鬱鬱的森林里，都是回回的村子，現在是彼此無虞了；一想起從前的回漢互殘，眞有些悚然。

這里的泥土都是紅黃色的砂質土壤，水一潑上，就乾沒了，儼然是一個沙灘。據地質學家說這種風化岩石的紅土，在公元一千年前仍舊是最好的土地，並且氣候也很宜人，不像現在這樣惡劣。

辛甸的風眞怕人！常常的半日太陽半日風，一會兒可又平靜了。風起時，且擁着黃沙漫天漫地排列鼓進，呼呼的吼聲夾着淅淅的落沙，日頭變成昏黃繞着絳橙色的虹彩，每逢這樣的天氣，我們便躲進屋裏，仍不免在沙中呼吸。至於風特別厲害的原因，到也可以由地理環境看出：一則此地當中樞而高，恰在邊脊；二則因爲恰當洮河灣口，兩邊的山做成一個狹隘的門戶，風便只東西的灌通，像流水遇到峽谷便洶湧一樣。

人們行樂，總揀着最適宜的日子。「春秋多佳日」顯然不是指現在的西北說的，春秋在西北很短而且很冷，倒很類於南方的冬末而冬天便整個埋在冰雪裏，人假在抗上整日價不出來。這里好的時候在陰曆的五月，楊柳垂蔭，一切也充滿生意，端午節是一年一度的大廟會，此地迎神唱戲；抬着龍王到洮河裏去洗澡；滿街跳着神，演過辛度片戲（註十四）敲着，舞着，大聲地歌唱迎送神的歌曲，一直到夜才休息了。這唯一的樂會。

生在這裏的人，天天在和自然搏鬥，老是在下適應風土；山是瑰偉的，水是湍急的，山像他們的身體，水像他們的性情。——堅忍，激昂，豪爽，有大丈夫的氣概；當他們說什麼的時候，他們不猶豫地去做什麼。我和他們在一起有二年。

我已經離開辛甸將一季了。我還常常想到這個老地方，更紀憶着住在這個地方的人。

民國三十一年五月作，三十二年一月重抄。

註：（一）辛甸　或稱「辛店。」甘肅洮沙縣屬之一小鎭，傍洮水而市，安特生考古中國時，曾至此地，發現古銅陶器甚夥。稱「新店期。」但新店爲誤書，實作「辛甸」，辛甸北約二十里有臨洮縣屬之「新添舖。」

（二）尕　甘肅中部稱小爲「尕。」

（三）西北冬日須用火坑，（土床）以牛馬糞燃其中。

（四）胸子　即人之臀部，西北稱此。

（五）洮河　水名，源在洮州，流過甘肅臨洮縣。

（六）此爲辛甸土語，意即哪條水從前就在[illegible]過。

（七）浪即遊玩之意，土語。

（八）站口　縣百二十里一站，驢八十里一站。

（九）甜醅　用青稞麥所釀酒糟。

（十）𨈆鞮　即入所着皮鞋，無面。

（十一）毡窩子　用羊毛礙成的鞋，底尤厚，可禦冽寒。

（十二）因做生意時所成之價，不欲人知故，在袖中扳指以喻。

（十三）醉瓜　蘭州附近特產之瓜，瓤皮，瓤如翠色，味似香蕉又兼酒氣。

（十四）羊皮片鼓　用單皮羊皮張之鐵圈，執鐵箸敲之。

醉花間

施莉俠

休相夢，莫相夢，相夢春愁重，桃柳豔陽天，暗祝流年凍！　幽花蝴蝶弄，雅句詩人誦。孤心惜鬢華，貪做英雄夢！

四月十五日

霜天曉角

施莉俠

非貪春睡，無處尋芳翠！多少飄零佳話：薔薇夢，今猶醉。　他鄉思故地，鄉居無蝶翅，日日冷情孤館，他鄉比，故鄉媚！

四月十五日

中國的史達林城

堵述初

有一座英雄似的大城，
屹立在蘇聯，
它的名字是：史達林。
在頓河血戰的時候，
成千成萬的德軍，
都在這城外作了俘虜，
他們的元帥鮑盧斯，
也被蘇軍生擒。
但是，我們的鄂西，
這陪都的大門，
忽然來了倭寇十萬，
每想闖進去。
領袖應時發出了獅子般的怒吼：
「這就是中國的史達林城，
誰也不許放棄國土的分寸！」
於是，
將士們發了殺敵的忠勇，
民衆貢獻了愛國的熱情，
助戰的盟邦轟炸機，
也表現了優越的本領。
反攻在雷霆萬鈞之下進行，
立刻決定了倭寇的命運！
他們退出了這一次的侵地，
還償付幾萬個島國生靈！
中蘇是反侵略的健將，
理應保守着這兩座不朽的名城，
我們要招呼蘇聯朋友，
一定會獲得反侵略戰的光榮！
我們祝賀鄂西的勝利，
更要永遠記清這：
「中國的史達林城！」。

三十二，六，十五，於歐馬場

公劉墓

章儒

據史記周本紀公劉是后稷的曾孫。當他父母流亡的時候，誕生在戎狄境內，甘肅慶陽東南的不窋城就是他的生長地。他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感覺着流亡在外，依附於人，是不自由的，非自主的；整天思想着建立自己的國家，重修后稷的事業。遂實行寓兵於農的政策。訓練的人人都是農夫，人人都是戰士；等到機會來臨，即行復國。

於是「迺積迺倉；迺裹餱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浩浩蕩蕩，離戎狄而東遷。先到了現在的栒邑地方，駐下幾年，停留了若干歲月。又順着三水河而下，找到了現在的龍高鎮[illegible]村定居了。那個地方在邠縣城東北約六十里，但是北距栒邑不過二十里。那個時候初離戎狄，生活未定，到處尋找住地，建立王國。因爲在栒邑住留很久，又離栒邑不遠，所以後來的人就說栒邑也有豳，爲公劉所都，什麼學全豳，豳陽處，一套附會都來了。不錯公劉在那裏住過，那裏有他的子民，並且是豳的境內，確是不成問題的。

他既擇定了豳居，有遂展勤的耕稼，首先瞻彼溥原，開墾田野，在聚[illegible]，等到餘廩既繁，飲食適宜的時候，又感覺人稠地狹，生活爲難，涉山涉水，沒有發展的餘地。但是既居迺豳，已有相當的建設，不能把原有的根據地一旦拋卻，從新作無着落的盲目的尋找。遂留一部分人駐守，另外「相其陰陽，觀其泉流，其軍三單，度其隰原，」翻了一條廣村溝，過了一個香廟原，就來到了現在的邠縣城附近。擇定了皇澗以西，遡澗以東，南至原頂，北在涇邊，爲其遷建區。並到渭水流域，選取材料，經營建設，成爲永久的帝都。一直到了古公亶父十數代，數百年間，沒有再遷。

自從公劉建設豳都以後，民安物阜，國泰年豐，在農業方面：「維秬維秠，維穈維芑，曰黍稷重穋，禾麻菽麥，饁彼南畝，田畯至喜。」在蠶桑方面：「女執懿筐，爰求柔桑，」「八月載績，爲公子裳，」在畜牧方面：「言私其豵，獻豜於公，」「曰殺羔羊，躋彼公堂。」不但對於正業努力奮鬥，就是副業也是仔仔不息，「晝爾於茅，宵爾索綯，」眞是生民以來未有的盛世。百姓們異口同聲的爲他們的領導者公劉先生貢獻祝福，「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但是不幸的很，公劉由老而死。百姓們如喪考妣。因爲他是開國的英雄，有爲的君帝，百姓們感於大德，打算在豳都龍崗附近，找個佳穴安葬行闢塚，一來紀念元勳，二來便於祭祀。找來找去，找到了土陵[illegible]的涇河邊上，在邠縣城東約八十里。那裏的形勢，眞是不錯，周圍是高山，底下

是五頭來大的一塊平原，東西兩面的山，各有九個小山頭；北面的原邊，缺豁像龍口，南面的石山腰間，有清泉。澗洞沿着南山腳下，彎彎曲曲的盤了好多個曲折。西面的曲折，分為兩個土股，一個龜頭高仰，一個蛇身蜿蜒。東面的曲折，分為南北二山，一個兩角彎曲像牛頭，一個雙耳矗豎像馬面。若是從飛機上下望，好像是以土陵為中心，左右還是均衡的。證明這個地方，的確是有目的的尋找，而另含深意的。

他們立竿測景，標定了子午正向，動員全國壯丁，替皇王營造陵墓。大殯送葬，極盡哀悼。下棺之後，即行封墓，堆土六十多公尺高，周圍一公里半大；上面滿栽知母和白草，防備陵土冲刷。到了現在叢草光滑得像方梳過油的頭髮。一向禁人挖掘。陵形北大南小，像個鯨魚的樣子，陵頂高低不平，漸南漸下。於是陰陽家的理論和命名因之而生。說這裏是「線穿珍珠陵，金盆養魚穴，頭枕龍吐水，足登奠酒杯，（說也奇怪，南山腰間的石泉，他們叫奠酒杯，因為地形的限制，若要飲水，非跪下不可，）西華門龜蛇二將，東華門牛頭馬面，中間是十八羅漢拜觀音。（即東西兩面的十八個小山頭，）不敢叫它公劉墓，而稱其為八祖陵，簡直是說的是神乎其神，稱為天下第二穴，（第一穴是曲阜的聖陵。）凡是到過那個地方的，便可以證明我的話實非虛語。

公劉的功德太大了，恩澤太深了，感人太甚了，所以他的子民，都願生則侍其側，死則旁其穴。陵墓附近變為陝西的北邙，不論高矮，盡是佳穴。大家都以為葬在那裏，有無上的榮貴，成了一種風氣，不但公劉時代的子民，埋在那裏，就是較後的臣子，也爭相卜穴，弄得墓塚壘壘，簡直沒有臥牛之地。現在呢，世遠年湮，地面上一無所有，可是在[illegible]村一帶的人民，挖窯拉土，常常發現陶質的罎罐，並云曾出過金盆，由大量的罎罐告訴我們說，公劉是偉大的，子民是衆多的，[illegible]的寶藏。

陵的北腳下，有一座面南的廟院，院落很大，房屋很少，僅有小殿三間，山門一棟，現在成為第五保的掛名當圖了。但據廟內[illegible]年間的碑來看，知道明時廟很偉大。就是清時，每年也有專司祭陵。陵墓的南三頃地，都是當時的祭田。土陵的住戶，都是守陵戍卒的後裔。到了光緒年間，縣長張某，把祭田售於百姓，從此之後，地權私有，正式納糧。殿壁上字跡密布，雖然不是雁塔題名，可是到過此地的人，總想把他的大名留於廟上，借着公劉的聖蹟，以垂不朽。渺小的祭殿，拙劣的塑像，以及程兆[illegible]沅等碑記與夫橫枝插天幹大數圍的古槐，均不能減少它的荒涼與寂寞。惟有公劉的堅毅的精神，偉大的事蹟，隨着他的雄巍的陵墓，一直到永永遠遠，馨香萬年。

三十二年，三月，十二日。於邠縣。

細讀一過，公劉的建國精神，人民的愛戴情緒，以及作者的文筆生動，表露無遺，無任感佩。　段子發　八月廿七日

壽沈馥生六十

英琨

六十八初壽，高年自此始，外身存故我，寫意有新詩。
落劫玄黃會，持危堅白時。桃源心避世，假寐小希夷。

旅行者的奇遇

("Traveler's wonders" by John Aikin)

友瑜 影雪 合譯

四九一一六四

一個冬天的黃昏康柏斯船長正坐在壁爐旁和圍繞着他的孩子們在一起。

「爸爸，」小傑克說：「講一個關於你航行所看見的事情的事吧！我們雖看過這本冒險小說，但我們相信你一定還碰看過許多奇怪的事，因你曾周遊過世界。」

「是的，我有的，孩子們，」康柏斯船長說，「如果你們要聽的話，我願意告訴你們一些我所看見的奇怪事物。」

「有一年，也是像這樣的天氣，我航行到一個國家，那裏非常的寒冷。人們都穿一種動物外皮作成的衣服來禦寒。這種動物的外皮是在牠們還活着的時候剝下來的。人們也穿各種猛獸的皮，這種皮都是用某種方法製得平滑柔軟的。

「他們的房屋是用石頭造的，這種石頭是將土放在火裏燒成的；有的房屋也用他們那邊生長的一種大植物的幹造成的。牆上有洞可以透光，但爲了防止風雨的侵入，這些洞上用一種透明的石頭蓋起來，這種石頭是用熔化了的砂做成的。

「他們的房屋是藉一種從地中發現的一種奇怪的石頭來保持溫暖的，因爲這種石頭破碎時就會燃燒起來並且發出很大的熱。」

「啊！」傑克說，「多奇怪的石頭！我想這有些像燧石了，在我們將它摩擦時會發出火星來。」

「我不以爲燧石會燃燒的，」船長說，「因爲除此以外，這石頭有一種黑暗的色彩。

「這種人民的食物也是奇怪的。他們吃某種動物的肉，植物的根，和磨成粉的種子做成的糕。他們常常在糕上放些脂肪質的東西，這東西是從一種大動物身上得來的。

「他們還吃許多植物的葉子和植物的許多其他的部分，有些生吃有些是用火燒熟了再吃。

「他們所喜愛的飲料是一種用乾葉子泡過了的水，聽說這種葉子是從很遠的地方運來的。

「最奇怪的一種飲料是和液體的火差不多，我有一次當它是水而喝了一口，使我嚇了一跳。的確，人們常常爲了喝這東西而失去性命；

但是現在仍有許多人像傻子一般的拿他們所有的去換這種液體。

「在較熱的天氣，他們穿一種從小樹中採取的植物纖維所作成的衣服。有時他們穿一種發光的衣服，有人告訴我這是用一種軟體虫所織的料做的。試想要做這許多衣服所需用的軟體虫要多少吧！

「女人穿得更奇怪，正像印第安各國一樣，她們在帽子上插了羽毛！

「更使我驚奇的是有時他們竟帶了一種像老虎一樣，有利齒和尖爪的動物到屋子裏來，雖然牠是很可怕，但膽小的女人和小孩全和牠一處玩。」

「我決不和牠玩。」傑克說。

「當然，如果你和牠玩，也許你會被牠抓傷，」船長說，「那種人對陌生人說話很是粗聲大氣的，而他們自己說起來卻又輕又快。

「他們最奇怪的風俗是當男人招呼女人時，不管天氣如何，他終要露出他的頭，如果更恭敬些就要把頭露得更長久些。

「這和我們的脫帽禮一樣了，」傑克說。

「啊，啊！爸爸」，伊利薩柏說，「我知道了，你剛剛所告訴我們的全是我們本國的事！」

「但是」，傑克說，「咱們不燒石頭，咱們不吃脂肪和種子的粉，也不穿皮和虫網，也不和老虎玩」。

「煤是不是石頭呢」？船長問，「牛油是不是脂肪，穀是不是種子，皮革是不是皮，綢是不是虫絲？我們可不可以說貓是一種像老虎的動物，或老虎是一種像貓的動物。

「如果你記得我所說的，你可以從你姊姊的幫助中想出我所講的其他奇事全是我們所知道的。

「我是告訴你，在生人看來我們的許多平常事會成很奇怪的。我並要提示你們，平時咱們用名子去叫許多事物，而不去思索其所以而真實的，我卻祇知道它們的名子而不知道它們的本身」。

轉蓬吟草

張雲濤

余少嗜遊，興之所至，常託諸吟詠，惟早期稿多散佚，近始裒集，益以丙子前所存者，釐為二卷，題曰轉蓬吟草，擬付剞劂。嗟呼！士負七尺軀，進不能有所建樹，退不能隱棲畎畝，年逾三十，溷姓名於不仕不隱間，為鄉里所恥笑，可傷也。況生今之世，不能奮筆作發揚蹈厲之音，振起全民，而徒留連光景，風雅自張，抑末矣。雖然，此區區者。志余半世經歷，等泥鴻爪，工拙固所未計，往者已矣，而今而後，其為摧敵之鐃歌，作中興之鼓吹也乎，聊懸此鵠，淬厲以赴！中華民國三十二年癸未孟夏雲濤作於鄉里怡廬。

同周季琴君遊仙人洞　貴陽市東五里

曲阪凌虛渡，危峯一徑盤。烟嵐終日變，宇宙此尋寬。

曲石閱今古，山花異燠寒。仙人不可接，雲海渺漫漫。

舟過弄寨

隔谿人語亂村尨，禿樹危磡倒影雙。穩坐不知舟去疾，

青山無數拂船窗。

四九—一六五

八莫撤退記

林發

四九—一六六

三十一年春客居滇西，四月初奉命赴調緬北八莫，倉卒成行，半月而達；在八居不及旬，事變猝起，徒步撤退歸來，頗歷驚險；今瞬又經年，重溫舊日日記，猶歷歷如在目前。前日報章記載，滯臘難僑，尚達數千；追憶曩昔，緬懷無已，爰草是篇，遙祝被難僑胞，早日脫險歸來，亦聊以自為紀念云耳。

(一)告別了八莫

八莫是個安謐的幽麗的城市，除了熱和聽人說的夏秋間的瘴氣外，這應該算是個美好的城市。它有着秀麗的伊洛瓦底江和它的豐富的蘊藏，有着幾乎比房屋更多的柏油馬路和安詳的馬車。林立的小洋房和參天的樹木，使人容易想到滬西的住宅區，生活似乎過得太優閒舒適點了。緬甸的戰事雖然已迫近瓦城，這裏卻除了增多些仰光退下來的僑胞和添上些戰時的繁榮外，實在找不出什麼緊張的氣象，倒是街上繁雜的多種膚色的行人，使初到這裏的人們不勝驚訝。

然而好的日子也是不長的，炮火的氣息很快也流進了這安靜的城市。

自四月下旬敵軍從泰北小路進擊臘戍後，八莫情勢就相當緊張，因為八莫和臘戍本來相距就不遠，但使在八莫的僑胞更特別焦急的是畹町到八莫的公路不過是畹臘公路上的一條支線，交叉點就在畹町出來十多英里處，俗名叫一〇五碼（以臘戍至此適一〇五英里名）。所以要從八莫撤退回國，車行的方向不是向後而是要先衝向前的，倘使一〇五碼處的公路一斷，那就根本無法再想坐車回去。因此臘戍戰局的緊張使八莫居民的情緒也日趨緊張。四月二十六日臘戍吃緊以後，僑胞有的回國，有的也在準備回國，在以後幾天，戰況雖似曾一度好轉，但消息混亂，一般市容的慌張已經無法再平靜下去。

三十一日的消息很不好，興威〔註一〕的電訊已不通，傳言我軍已向後撤，並據到過臘戍的人說興威以下到畹町同是一路平川，無險可守。倘使這傳言證實，我軍真的退守畹町，那我們在八莫的就無法打算從公路回去了。我們一切都已準備妥當，只待撤退的命令。五月一日早晨，情勢更急，謠言更多，街上是我們待發的百餘輛卡車和來往熙攘的焦燥的人羣，有時也常有一二輛撤退下來的滿裝着英印軍隊的大

卡車，或向北往密支那去的當地英人的小轎車。但關於戰事的確實消息一點也得不到，大家猜想總不很好，然又不敢擅動。中午時命令終於來了，限各處即刻撤退，大家的情緒雖因此更見緊張，却還是很愉快的，並不曾想到前邊在等着我們的是什麼。大部份的車輛陸續出發了，我們的部隊爲了某些事就擱了些時候，待車畢開車上途天已將黑，熱帶地方當有的一陣暴風雨，澆得人們心頭發涼；隨這風暴來的，是個更壞的消息：前面退回來我們某機關的一輛宣傳車和一輛小轎車，說是前邊跨越依洛瓦底江的一條支流上的那座大橋，已自動破壞，車輛無法通行了。

這消息帶給人的不是恐懼而是悔恨，車子無可奈何的轉向後，在雨濕的柏油路上飛奔。再到市區，八莫已和前一晚大不相同。電力廠從這晚起停止發電，昏暗的街道飄着斷續的雨絲更顯得陰慘，似乎暗示我們那可怕的未來的運命。大街上很少行人，也再沒有開張的店舖。車子在先前住過的旅店前停下來，大家對這死寂的市面，不免有些慌張，廚子煑來一大鍋飯胡亂吃了，時候已經不早，但沒有一個人有就此歇下來的意思。

我們的前面有二條路：一條是乘小汽車北行可以到密支那【註二】，一條是東向趕奔臘戌。前一條路顯然是不可能的了；而這時所要考慮的，是當晚就離開八莫呢？還是住一晚明天再說？照當時的情況看，市區的治安似已不能確保，敵人隨時都可以進八莫來，因爲要是瓦城已失【註三】，敵人溯依洛瓦底江而上，的確可能在當晚趕到八莫。爲了這原因，大家都無意再在市區內度這可怕的夜晚，於是托人採辦一點日後在路上用的米糧鹽巴以後，我們的車子又在密雨中順着去密支那的公路向東郊急馳，奔臘戌的岔路在這公路的十七英里處，到這岔路口大家似乎放了心，車子歇下來，時間已近半夜，我們就在當地一間緬民堆放木材的陋屋下，消磨了這剩餘的半晚。

我們就這樣離開八莫，開始了我們的長途跋涉。一直到十天後我們回到祖國，才知道我們是錯了。我們顯然是受了敵人第五縱隊騙的：大橋已斷，車路不通，都是敵人放出來的謠言，因爲在第二天晚上我們正在拆汽車另作準備走路的時候，還有二位勇敢的司機甘願冒險開車回去，而他們後來是一樣平安的而且比我們更快的回到了後方。

【註一】 興威距臘戌約三十英里，中間有好幾座大橋，我軍自臘戌撤退後即在此部署。

【註二】 八莫到密支那有條破爛的公路便線，小車子還可以勉強通行，約一天可達。

【註三】 敵軍於四月二十九日進佔臘戌，五月一日佔瓦城。

（二）簡裝上征途

由公路十七英里處折向臘戌去的是一條駄運大道，在滇緬公路還未築成之前，這就是中緬間的交通幹線。由此一掉頭就轉進了叢山峻嶺，一直往山上爬，再也看不到如八莫近郊那種遼闊的曠野，可是道路修築很不差，而且你可以明顯的看出英國政府是曾經有意把這條

四九—一六八

駄運線改成公路的，因爲無論是路面橋樑坡度或灣道都築得可以使車輛夠強通行，路旁也一如公路有規律的釘着里程碑。在轉上這道路的時候雖然不知道車子還能夠走多遠，不過坐車總比走路省力，拖着這許多東西也不忍就此拋棄它，我們還是讓車子拖着試着走。這是二日的侵晨，大家不及吃飯，不及洗臉，也不及再多打聽打聽，就又這樣忽忽的上途了。

路上不大好走，常常轉一個灣車子還倒退好幾退，可是我們倒底又走了十三英里，到一個名叫麥草地的小村落。這不過是普通山谷間的最貧脊的一個小村，唯一可說的這裏有個英政府的關卡，估着兩間僅有的小洋房，有兩個英國人在裏面寂寞的住着。道路的標誌表明着這裏是一個重要的段落，車子停下來，大家息口氣也趁此打聽點路程的消息。英國人很客氣的接待我們，同情我們的境遇，也深爲自己日後的命運焦急。他告訴我們前面大卡車已絕對無法通行，勸我們不如歇一天明天再起步出發。時間雖然還不到中午，但這兩日來的慌亂也不能不趁此留點時間來給大家振作振作。而此地便成爲我們徒步的起點，也更不能不留點時間來給大家收拾收拾物件，改換行裝了。大家先忙着洗臉燒飯，但吃飽了肚子，依然不知道該怎樣來收拾東西。需要丟棄的東西太多了，單靠身上能揹的一點，而且是在一個前所未有的長期的行軍中，你想能拿得了多少呢？此外我們還得拋棄汽車和一切笨重的東西。大家多有些無從着手，悲痛的氣氛籠罩着我們，凌亂得有如劫後的車站。有不少人捨不得這無辜的犧牲，想再冒險回去，但多半都給勸住了，祇有兩輛小車因爲司機固執仍在當晚下山，預備再從公路衝回去，要司機丟車，這慘狀不正和要士兵繳械一樣嗎？勇敢的人是不會失敗的，他們倒底毫無損失的而且更快的比我們先回到了大後方。

有人意外地從山下僱來了三十多匹馱馬，人們的心頭鬆了些，可是人多馬少，公私東西一起，幾個人還分不到一匹。再去和關卡裏的頭人商量，居然用一輛小轎車商借來了四十多匹馬。這意外的收穫幾乎使人忘却了自己是在逃難的艱困的途程。笑容浮在各人的臉上，司機們忙着去拆汽車零件，已經理好了行裝的又從新去淸查有沒有什麼還可以檢帶的；現在差不多一人可以分到一匹馬了。

三日淸晨我們開始踏上征途，歡送我們的是當地幾個在檢拾遺物的土着夷民。今天的目的地是離開六十里路的芭蕉寨。一無顧慮，一無留戀，放在我們前面的也祇有一條道路，因之大家的心情倒顯得分外輕快。山道很荒涼，道路却還平坦，祇是燥熱的太陽晒得人難堪。一路上絕無人烟，疲憊了的人們多忘記了瀕邊有名的啞泉，蹲在溪邊喝涼水。或者是因爲第一日吧，落伍的人很不少，到得芭蕉寨時，已將天黑上燈了。芭蕉寨祇是一個馱馬的宿站，估着山坳里的一片地，也還相當開闊。客店裏有着個很大的放馬場，熱茶涼風驅盡了一天的勞頓，我們方慶幸着今天又能有一夜床舖睡，然而一夜的臭虫和跳蚤又使人懷念起昨夜檐下的泥地了。

（三）重入國境

芭蕉寨的夜晚睡得實在不舒適，淸晨起來腦袋昏昏沉沉，直到看到遠遠走來的一長串新的隊伍時，這才淸醒了。這新到的隊伍大部是以前撤退在八莫的國軍傷兵，一部份是當地飛機製造廠的同人，他們連夜由八莫趕來，談起才知道八莫的情況已很混亂，昨天市區大火，當地的幾個油庫已相繼自動破壞，因爲情勢緊急，他們晚上也不休息，一晝夜趕到這裏。現在的八莫是不是還在我們手裏就連他們也不知道。這消息使我們又振奮起來，趕着我們很快的走向前去。

依然是和昨天一樣，寬闊的道路完全出人意外，使人想到從前想像中的邊疆道路的艱險的無稽和驚異往日英人對我邊境的煞費苦心。這道路的良好自然並不就是就由勢的平坦，一路上也儘多削壁懸崖，沒有茅屋，沒有人跡，祇有隔着瀾滄江對岸的山上的大群猿猴的啼嘯聲。

沒有打尖，又是六十里，到了蠻線，這裏已進了中國境界了。蠻線除有個中國稅卡和一個宮遊保路局外，一切都還和緬境村鎮相似。居民大多是土著夷民，漢人極少。街上祇有三四家馬店和一二個專爲零星客商賣食物的小攤。這裏買賣通用的還是緬境的盧比，法幣雖也收受，但價格被抑低得不成話，就是盧比，紙的票子也不受歡迎，他們喜歡的是老版英王喬治五世的銀質硬幣，新版鎳盧比已祇能值老版的一半，紙幣就一半多值不到了。這情形不但在蠻線如此，即到騰衝的中間各站也差不多都是如此，我們從緬境出來只帶有紙票子，因之無形中吃了不少虧。

到蠻線時候還很早，但爲着在馱運線上祇能趕站走，否則就會找不到宿處，便也只好住下來了。次日才又上路。

蠻線過去地勢漸見平坦，但大道上雨後的泥坑，深可及膝，連續不斷，使人感到遠沒有前二天在緬境山道上的好走。幸虧山勢漸開，路旁漸多熟地，也常看得到一二家住家，已不如先前的寂寞荒涼。近午時到弄璋街，正值逢集，街子的大和趕集的熱鬧，使人總不相信這是邊塞的蠻瘴區域。我們安適的在茶店裏喝了半天茶，和當地的茶友們優閑的談着；看着街上老百姓熱烈的煑了大鍋稀飯來款待趕上我們的遠來的傷兵同志時，更使我們感到無限的興奮和愧疚。這天似乎是我們步行中最高興的一天，也只是這一天我們才覺得眞正又踏進了祖國的土地，感受到祖國同胞間的友愛親切。前面的路程雖然還很窵遠，但就在現在似乎也已看見祖國的手正怎樣熱烈地在招向着我們呵！

這天我們止宿在小新街，所走還不到五十里地，大家都顯得特別輕鬆。我們借宿在當地的一所小學裏，教室前面的淸靜的院子正好給我們乘涼聊天。大家在探問着以後的途程，然而不幸的消息又從無線電裏傳來了：敵人已過龍陵到惠通橋。無線電裏的消息講得並不清楚，祇通知我們「小心！小心」

（四）新的恐怖

戰事的惡劣消息，給人的心頭加重了壓力，預計着我們到騰衝還得有三天的路程，要是敵人從龍陵去騰衝，兩天便可趕到。我們不知道

前面去將逢到怎樣的局面，可是除了向前我們沒有別的路；在不可能有猶豫的情況之下，倒也不覺得怎樣驚慌了。那時，我們除顧慮到三天後到騰衝時的遭遇之外，我們有着更大更迫近的焦慮，那是這二天路上的山頭人的可能的襲擊。

在紫草地出發時我們大致打聽過沿路的情形，緬境內英國人敢担保不會有事，蠻線過來一向就常有山頭人搶刼過路客商馱馬的事。到蠻線後雖也曾向當地保路局里請了兩名護送衛兵，但自己也明白這不過向當地衙門備個案，自己壯壯膽，真碰到出事時是一點用處也沒有的。第一天幸得平安，因之也有點不大相信這條路上會有不平靜可是在小新街的學堂裏，那位老師再三叮囑我們明後天的路上要小心些，尤其是後天從舊堡到南甸間的一路，雖然近來聽說也已經安靜多了。

五月六日，從小新街到舊堡，大家頗具戒心，然所過地段實在比昨天還要好，更秀麗，一路幾乎完全是開闊田壩，一旁是淺而寬的河水，裏邊是連綿不斷的黝黑的山丘。田野裏五月的新秧已長得挺有力，農夫們多在忙着抽水除草。田舍裏的擺夷婦女都爭着擠在門口驚奇的在觀看我們這蔓延有三四里路的零雜隊伍。一路的景色很有點像江南，使人懷疑這地方是不會如傳說那樣的貧瘠，但實際情形確不如我們想像那樣的美好，這原因還是後來人家告訴的，一由於盛夏雨季時，這低濕的地方瘧疾極重，人畜的死亡率很大；而河水有時更上岸淹及了田畝房舍，造成災患。一由於散居在鄰近山上的山頭人常在稻熟時成羣下山刼奪，以致雖有好收成也常不能保全。

到舊堡我們依舊借住在當地的中心小學裏。舊堡舊名猛江，是雲南省的一個設治局所在地，地方很不小，從前也算是個邊塞重鎮，但而今為了民族間的糾紛，已顯得很冷落蕭條了。我們借住的小學校院子也挺大，收拾得也乾淨，祇是為了經費困難，這半年就一直不曾開學。住在校內的一位騰衝騰越中學畢業的李老師極熱誠的招待我們，他很關切滇邊的戰事，也很熱心的告訴了我們不少關於當地的和山頭人的情形。據他說這一帶漢人的居住範圍差不多祇限於街子上，街鎮以外一般多是屬於擺夷的區域，山上則住着山頭人，也就是野夷，因為開化程度很低，生性又強暴好鬥，也有直接稱之為野人的。擺夷的文化程度較高，自己知道種植，故生活有定，性情也較溫和，和漢人間還不會有大糾紛，但山頭人則一向仇視漢人甚深。原來據說山頭人只會種鴉片，前年政府禁烟森嚴，這一帶也曾派人帶隊伍去剷烟，深入荒山，烟是剷掉了，山頭人因此失了生活的依賴，對漢人的仇視愈深。當時格於中央隊伍，還不敢反抗，待軍隊一回去，山頭人即起反叛，設治局長在[illegible]街被殺，猛堡的設治局也被山頭人圍攻，地方上吃了不少虧。不過山頭人雖野蠻，李老師說，對他們學校和老師倒很尊重，那次攻街，對於學校秋毫無犯，還明言學校能教他們孩子唸書，他們要加以保護。那次[illegible]。當局又曾派兵去圍剿，但山頭人竄入深山，東剿西竄，終究[illegible]辦法，而民族間的仇恨卻更加深了。此後山頭人就常常下山搶掠，對行路人則毆殺後奪貨趕牲口而去，這種刼奪最厲害的地方，就在舊堡到南甸間個區

門前一段路，不過，近來據說情形也已好多了，山頭人也常有下山來進街趕集的，他們大多是揹了些柴來販賣，身上還穿着紅袴子，腰裏佩着腰刀。

聽了種種關於山頭人的傳言，在舊傴出來時大家更警戒了些，隊伍還特意從新排了一排，將伕頭一定也知道這一段路不大好走，這天還特揹上了七槍。近午時到了那有名的葫蘆口，那是個狹長的沙灘，一面是遼闊的河水，一面是倒壁，大道從岸上密密的樹林裏轉進了沙灘，繞過倒壁，再轉到那邊岸上的密密樹林中去。這處所的確險峻。山頭人的行刼聽說就是利用這一片樹林和沙灘，當小幫客商進入沙灘後，兩邊潛伏在叢林裏的山頭人就出來堵住兩端的口子，任意搶刼。倘使他們看到你有防衞時，就常常先從樹林裏開槍射擊，結果了你再行事，不過碰到大幫也就不大敢動手。我們這大羣雖然不是武裝隊伍，但仗着人多，浩浩蕩蕩，從這端口子擠到那端口子還不曾走完，氣勢倒也確實相當雄壯，大家雖然仍在極緊張的沉默中，看着這情勢也知道沒有一幫歹人敢來向這隊伍動手的了。

過了葫蘆口還有差不多一半路程，中間曾經有二三家賣吃的，但大家似乎都顧不到吃食，一口氣就趕到南甸。

(五)盲目行軍——踏進騰衝城

南甸是騰衝縣屬的一個大鎮，繁盛的情形好幾個雲南的縣城多趕不上，有人說這是李印泉先生的故鄉，不知確否？從南甸到龍陵有一條小路可以不經過騰衝，我們希望在南甸鎮上能夠得到點關於騰衝區的確實消息。自到南甸後，以後是一條平靖大路，再也不必就心路上的安全，因之騰衝的實況如何，而今又佔着人們全部的心了。

然而消息的閉塞幾乎是各個鄉鎮上一樣的。繁盛如南甸鎮，上居民對我們這一大幫雜牌隊伍也顯着份外的驚訝，不知道我們是爲什麼來的？打聽消息，那是他們向我們渴求的事。鎮上雖有一所鄉村師範和一所女子中學，但因爲通訊器材的缺乏，對外邊時事實在還很隔膜。

八日的早晨，我們硬着頭皮向騰衝進發了，祇當作如南甸的居民一樣，根本不知道有龍陵失守等那回事。這天的路程最長，實足有一百二十里，道路也不好走，儘是上山下坡，山勢愈來愈陡愈窄，雨後的石子路溜得人站不住腳。大家的心情是緊張的，埋着頭倒也忘卻了這漫長的拗腳路。一路上看不出什麼異樣，沿路村落較多，多是一樣的安閑平靜。直到下半天才陸續碰到幾個城裏疏散出來的學生和老百姓，才知道城裏還沒有事，敵人還不曾過來，可是也爲着不知道確實消息，城裏人已經逃跑了大半了。

近城的二三十里路意外的不好走，一個山頭接着一個山頭，[illegible]得人馬氣喘。遠遠有趕着來接我們的，是馱馬幫的主人，得訊知道我們今天可以到城，預備半路攔截，來領他們的牲口回去，顯然他們也很有點慌張。爬上了最後的一個坡，山頂上可以望到遼遠的寬闊的騰越盆地，對面是黑黝黝的一脈高黎貢山，右邊就是通龍陵去的斷續山脈。騰衝城安靜的躺着，高大的瓦房和葱鬱的樹林給人一種嶄新的感覺。進城

四九—一七一

見到的雖祇是一個寂寞荒涼的市面，但是半死了的城市尚能給予人以很好的印象，想到活着時的臘衙一定能給人以極大的愛好的。一個完全舊式的不是騷擾的城市，清秀裏含着渾厚宏大的力，比諸大後方的城市，它很有些像成都。

我們固然很慶幸倒底安然的進了臘衙城，可是那淒涼的市面卻給我們帶來更大的不安。街上已沒有一家開門的店鋪，原來想到臘衙後能以好好飽餐一頓的夢想完全落了空。地方上的治安負責人監督和縣長已經出走，連當地的警察局長也已在這一天逃跑，這些長官的出奔使大多居民都相繼逃亡，致使地方沒有市面無人負責。臘衙雖不是我們的目的地，但許多事情得在臘衙辦個交代，這是我們前一段旅程的終點，又是我們新的旅程的起始點。但是我們找不到人可以接洽，紊亂的局勢引起了新的猶豫，有些人甚至怕當天住在城內都不安。幸虧最後還找到了當地的市商會，經他們解釋，大概在城裏住一晚還不妨事，並且介紹我們到騰越中學去住。他們的盛情是可感的，可惜的是聽說後來敵人進了城時，有幾個會員附了敵，在組織維持會了。

騰越中學已經提前放了假，祇有幾位教員住着還沒有走，他們大多是早晨下鄉躲避，到我們到時知道平靜無事才又回城來。學校校舍很寬敞幽美，幾位先生極熱忱的招待我們，由於他們的盛情，大家才決定安心的住下來。但在這種情況下，一切原來的計劃都已經行不通，因之本來僱到臘衙的馱馬，這時也不得不就在院子裏半軟半硬的扣留下來，可是走了長途的馬也有已經倒下的，當晚雖在戒備中也還是逃跑了二十來匹好馬，於是缺了一半路的東西，又不得不在此留下一大部。下一天的清晨大家從新整理物件，馬伕頭的意思要休息一天才能再走，但情勢是不許可再休息的，總算大家遷就，下午才開始從新上路。

我們的馬隊是減少了，可是新添來了一個伙伴，一位寄居在當地的閩籍的太太，預備跟我們一起回到大後方去。她帶了二個小孩，二個丫環，一頂滑竿，和三匹馱馬的行李。我們實在很抱歉，雖則一塊兒出發，可沒有和我們一起到祥雲。在翻高黎貢山時她丢了那二個丫環和行李，搶渡怒江時，就連她自己也沒有看見過來，祝福她總不至於會遭遇到什麼更大的危難和損失，想來如今也一定早已安然的回到大後方了。

（六）意外的圍困

敵人的蠢動打破了我們原來的計劃，出八莫時總以為到了臘衙大家可以好好的休息休息，再二三天便可以到保山或者從臘衙搭車回去了。然而結果什麼都落了空，走龍陵近而且平一點的路已不成了，連到保山去的馱運大道，因怒江上的惠人橋的被破壞也已走不通了，商議後，決定走的路是向北出回街經江苴翻高黎貢山過雙虹橋到[illegible]的小路，因為路綫不大好找，臨行時還特意請商會代僱了二個嚮導。

九日下午祇走了三十里，到回街便打住止宿。隊伍一出城便已有點淩亂，人們跟馱馬和馬伕一樣都有點疲，逐漸保持不住從前那樣的速率了。次日又往北行，一早過龍江上的向陽橋，中午在三十里地的一個小鎮上打尖。鎮上正逢趕集，很熱鬧，我們因之也買點菜蔬午飯吃。不

知是否因爲這兩天從這條路上過去的人已不少，街上的居民對我們這一大幫人的來到並不表示多大的驚異，有幾個竟似乎知道我們要去的路，好意的過來關照我們說前邊怒江上的雙虹橋已在昨天自行破壞，而且還怕我們不相信，特意提出了人證說是有人因過江不着剛囘到說的，可知其千眞萬確的了。這在我們自然又是個不小的打擊，在我們的意想中，這雙虹橋渡江成了我們唯一的通路，這路要是再不通，眞不知要怎樣才囘得到後方？當時我們才意識到敵人非但追得我們緊，且迫得我們找不到路走，更想不到天塹的怒江而今阻住了敵人，卻也阻擋着我們的去路。高黎貢山巍峨的橫跨在我們的面前，使我們多吃許多苦，萬一怒江眞的渡不過去，那就毫無一點辦法，不是我們的力量所能克服得了的。怒江的渡口是可數的，倘使儘往北去，不一定那裏才能找到渡口，渡過去也不知道是怎樣的一條路。那不可捉摸的大雪山和西康高原，又將擋住我們的去路，倘眞要上大雪山，那更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走到老家了？

鄉人殷切的關照我們很可能是眞實的，但誰也不敢相信，打聽他們今早先我們走的有一批同伴是否已經過去，回答說是走過已有幾個鐘頭，而今怕已快到江苴鎮了。我們很想跟着趕上去，但是經不住他們的好意勸阻，躊躇再三，最後還是他們代爲想出了個辦法，指示我們一條新路，說再向北去可以沿到瓦甸，然後翻山出囘坡到江邊有條渡船還可以過河，路程倒遠不了多少，就是路小難走些。再到鄉公所去打聽，也是同樣的囘覆，我們決計改道，換了嚮導，又掉頭上新路，當晚卽宿在瓦甸。瓦甸是個類乎南甸的整潔富庶的鎮市，景色也秀麗，這幾天騰衝風聲緊，不少城裏人跑到這裏來避避風頭。

住在瓦甸的下一天侵晨，我們還沒有起來，就聽到街上馱馬和人群經過的嘈雜聲，但斷斷續續似非大批隊伍，起來窺看才知就是昨天去江苴的先前的同伴。他們看到我們，也多進來休息，樣子很狼狽，原來他們昨晚在江苴吃了不少虧。他們住在江苴，半夜裏街上起了驚叫和喧擾聲，傳說敵人已離江鎮不遠，甚至有說已經過了向陽橋，相離不過二三十里地了。混亂中似乎還隱約聽見幾聲零落的槍聲，大家在昏黑中都着了慌，有的來不及穿衣就跑，有的胡亂哄着匹馬便走，東碰西撞，弄得一場糊塗，黑夜裏摸不淸道路，好容易這早上才不知怎麼的跑到了瓦甸，但還有許多人卻不知摸到那裏去了。我們雖知道這多半是個虛驚，事實上敵人不可能來得這麼快，可是我們也無法笑話他們，在這時來判斷這驚嚇倒底是眞是假，還嫌太早些；我們祇慶幸自己昨夜幸虧早早折到了瓦甸而已。

（七）和山水作戰

瓦甸傳來的虛驚正似一個預示的惡兆，在這天下午趕來了不少難民，從他們那裏知道敵人已在昨天（十日）進了騰衝，他們是逃夜從城裏逃出來的。這時自己頗悔恨這兩天實在走得太鬆懈了，我們走了三天的路程人家一天就已趕到。

路上又逐漸熱鬧起來，大家的腳步多在慢慢加緊，午飯沒有吃，趕

四九一一七四

休息的念頭也沒有，但馬伕頭却堅持非開稍【註】不可。沒有得到我們的同意，就在一個小村上停歇下來，自動的煮飯餵馬，也不管太陽已經偏西和我們的不斷的催促。無奈，大家也只有焦急的等着，喝着茶，聽主人家的閒擾。茶主人告訴我們縣長昨晚正住在這裏，今天一早才從這裏過去，這時大概已可以過山了。縣長是我們前天出廚街時路上碰到過的，那時他回城去，我們因為看到縣長回去，以為局勢一定有好轉，路上也就不由得多少鬆懈起來，却不料縣長昨天一天又從城裏趕到這裏，趕着渡江去了。我們驚異於縣長來去的神速，更躭心局勢不妙，怕縣長一過了江會把渡口封了。茶老板勸導我們還可以前去三十里路，趕到山脚下的馬面關去打宿，那麼明天一天可以趕得及翻過山後天上半天或就能渡江去了。

我們催着馬群又趕着向前走，山道很不好找，三十里的路程，顯得特別長；到馬面關時天已漆黑。所謂馬面關不過是幾間茅房，既無街道，也無廟子。原以為這裏一定擠滿着人，到時却一個人都見不到，原來走這路的都已搶着上山去了。這情況又使得我們頗有些心慌：在猶豫中，對面來了個傷兵，說有人告訴他前面山上已經發現敵人，離此不過十多里地，槍聲也已能夠聽到，他來徵求我們的意見看該怎麼辦。對這我們知道完全是沒有可能的話，但因此倒使我們決定再趕上山去。直到看不到路時才在前面五六里地的山坡上的一個寨子裏住下來，那位傷兵同志和我們住在一起，對他這時大家真有些像對烏鴉樣的感到不安。

吃飯的時候，傳來馱馬又逃跑了二十多匹，有人看着牠們逃走，但在這荒山裏也沒有法子去追。人們的心頭又冷了一截，現在每個人至多只能分到半匹馬了；馱子又得整頓減輕，零亂的東西丟了滿地，有幾位從八莫買回來的一些罐頭現在也多拿出來充了公，大家就圍着嗆人的煤火喝着牛奶可可。謠言之來很怕今晚或者又會有個像汀昔街上那樣的虛驚，同時躭心着明天這一天會出什麼事？緊張着的人不覺得有疲倦都不想睡覺了。

一夜幸好安然過去，馬馱子仍多擺着沒有整理，臨時又發現好多匹馬找不到牠們的馬伕，這些無主的馬，就得讓馱物的主人自己來照顧。凌亂和怨聲充滿了場子，整好再走已是九點多鐘了。

我們開始爬上這有名的高黎貢山，這是一條陰濕的石級路，參天的樹木遮住了終年的太陽，石板上長着青苔，山溝裏的泉水冲得路面溜滑。起始誰都以為有這樣一條「大路」為喜，但逐漸就發覺這石梯子路很不適于馱馬。坡度愈來愈陡，路面也更見壞起來，單身人都有些撐不住力了，更不要說那些負重的馱馬。好多匹馱馬倒了，好多匹馱馬在跳高時摔下了深壑，看着那掉在岩脚下的騾馬的無力的抽搐，心裏很有些不安和愧疚，真是它們何辜跟我們來受這個罪；而現在在它們用盡了最後的一點力時，我們却毫不顧念的丟下它們而管自走了。這些本來就不會好好餵過的馬匹，這時更無力前進，有的索性停下來，你就是揪死它它也不肯再走一步。雖知道焦燥是徒然，你該設法給它休息，給它料吃，然而在這狹窄的山路上那裏來一片立足的地方，更那裏

能有一塊草地？後面的隊伍趕着來，眼瞪着前面的阻塞了路，已經疲憊的人們不能不再來扭起並呼吆牲口的累贅，有的拉着馬推着馬想獄總跑向前去，有的卸下了馬馱子，又在丟東西，想藉此減輕這馬的負担。然而一切都是沒有什麼用的，前邊的路還遠，坡更陡呢！

真是走不完的上坡路。心裏越急，坡似乎越陡。下午三時許大家都已筋疲力盡的爬到有着一座廟宇的一個坡坎上，都以爲是到了頂了，到廟裏一問才知道這祇是冉公坡，到山頂還有十來里路。天色已不早，途程仍還不可知，誰也不敢休息，又繼續前進。到得山頂時，大家已變得前所未有的疲倦和狼狽了，但在這時似乎多感覺不到哀痛，祇有望着前面無際的天野和邈河一色的山脈，心頭似乎有種說不出的空漠。

山頂是荒涼的，到前面預定的宿營地還有着不少路，人們用更快的速度奔向前去，路是同樣的遙遠和艱澀。山的這一面和那一面顯然有着很大的不同，這裏幾乎全是光禿平邊的土坡，少樹林，也少石岩；更使我們怪異的是在這裏走了三四十里路竟找不到一條山溝一滴山泉，人家自然更絕跡了。饑渴交迫，在這裏嘗到這十足的苦味，然而天在這時黑下來了，大家盡力走得快，也沒有天黑的那樣快，終於大家摸黑前進。沒有一個地方可以歇腳，人倒還可以牽着手慢慢地摸，馬就祇能讓它自己去摸去溜。夜十點多點還不曾找到住所，隊伍卻給擠住在一條斷岩的狹谷裏，因爲前面的馬過不去了，後邊的也就完全給擋下來，這天然的窄弄壑無奈就成了大羣的宿營地。我們幾個人耐不住饑渴，甘願丟了馬匹自己揹了點東西又往下跑，十一時餘總算找到了目的地回坡回坡的情形，其實並不比上邊那些地方好多少，這村裏僅有三家人家，都已給先到的傷兵和華僑擠滿了。我們的同伴祇擠在一間傾圮無頂的破屋裏圍坐烤火，喝着濃茶牛奶，大家興奮的談着，心頭宜又感到溫暖多了。

夜晚很冷，地上又潮濕，大家都不過打一個盹，第二天倒還沒有怎樣不堪的樣子。大家仍還担心着過河，仍舊用着急迫率向下衝，這路似乎比較好走一些，下去又知道下面江邊的盈江渡今天正好趕集，大家到時總可以飽飽吃一餐。這食慾的引誘，使人跑得更快，六十多里路半天就跑到了，但是大家的希望又成了泡影，街上非但沒有趕集，連原來的老百姓多已逃亡了大半。街上的米已給先到的買光搜光，我們找了好久，總算在一家大戶裏讓來了半籮子冷飯，沒了粥大家「點點饑」—後來幾個馬伕找到了這家大戶的穀倉，發現裏邊還貯着大量的存米，就自動的拿着，幾位華僑和傷兵也多拿布袋來裝了點，我們因此又吃了個飽，連剩下的幾匹馬，也都圖縛地飽食一頓白米。

飯後趕着去渡江，到渡口還有二十多里路，天氣太熱，走得人特別困乏。到渡口，幸得渡船還在，但岸上擠滿着待渡的人，兩個鐘頭後我們總算全部過了江。很感謝這個簡陋的渡船和那二位勤勞熟練的船伕，要不是他們，我們真不知要在那時那地才過得了這湍急的巨流。

【註】 開哨是指馬隊的休息喂料和放青。

（八）疲乏了的隊伍

一過了江人都變倒了;似乎已經到了安全地帶,緊張着的心情就此鬆弛下來。

但是這裏並不能給你好好的休息,這渡口就只有一間船伕住的茅屋裏邊現在擠着傷兵華僑和我們的一架無線電,大部的同伴都散在沙灘上還找不到今晚的宿地。天氣炎熱,更催得人特別困倦,好多人就在灘上的亂石間找一席平地鋪着毯子躺下了,有些則還在懶散的檢拾樹枝,煮開水。天黑了,晚飯也沒有着落,幸虧馬伕們還帶過點米來,向傷兵同志借來一口鍋才算煮了鍋稀飯,我們這支沒有行軍經驗的隊伍,現在非但沒有了米和菜,連吃飯的傢具也都在翻越高黎貢山時丟失盡了。稀飯是可口的,沒有菜也不妨,但沒有鹽巴的淡食,這時卻又成了新的苦事。

晚上在沙灘上睡得還不差,一早什麼都沒有吃又忙着出發。希望前面能有個村落或者就是一二家人家也好,祇要能弄到點吃的,可是完全出乎我們的意外這裏和對河的山上一樣的荒蕪。順着江向北走,我們在一條山溝裏轉了灣,又開始爬這邊的橫斷山脈的怒山山脈。二十里路,到了二家村人們的窮乏再沒有比這時更厲害了,可是這裏的老百姓,也已逃完了,糧食也吃光了。從馬伕那裏要來點米,煮了一大鍋稀飯,大家就這樣喝着。同路的傷兵同志,好意的分給我們一點他們僅有的行軍中攜帶的鹹乾菜,這鹹味眞是和他們的好意一樣感人流淚的。我們一路來常常和傷兵同路,在起始時不免還有人存着[illegible]的觀念,對他們倒存戒心,後來處久了才知道這種顧慮完全是多餘的。到這時身受他們這樣厚誼的惠賜,更感到自己從前那種狹窄的心裏顯得是多麼卑劣啊!

飯後精神好一些又接着走路,沿路雖有小村落,卻一概沒有住民。這一帶的老百姓一定從未見過這樣多的過路人,所以使他們驚慌得倉促的跑了。這倉促可從他們不攜一物出走的情形看出來,好多家人家連飼養着的雞豬都還在曠場上不及趕跑。饑餓了的人們找不到主人多在自動的搜尋穀子包穀和雜糧,雞子很快的給人搜光了,我們還看到不少的華僑在宰賣小豬,挺愉快地吃着,

天黑趕到目的地順左。今天是步行中最累乏的一天,其實路並不長,山道雖難走,比起前兩天來也已該算好多了,然而趕到順左時,大家顯然都不行了。而順左的情形,也不見良好。三五家人家爲先到的傷兵們擠滿了,老百姓同樣的一個也找不到。我們沒有吃,沒有住,過江後還受到「堅壁淸野」的苦,這眞是先前所完全不曾意想到的。想着還得有兩天的路程才能走到滇緬公路上的瓦窰站(在保山後面東北角上)眞不免有些使人怕了。既而一想自己固然吃了這許多虧,但老百姓平白蒙了這樣大的損失,這到底又是誰之辜呢?

雖是累,大家仍不能不自己動手去搜索稻草和糧食。稻草找來了,便在屋旁的空地上平鋪開來,算是解決了大夥的住處。有人找來了包穀和豌豆,又忙着磨包穀煮稀飯。在忙亂中雖又忘卻了些疲勞,但因沒有鹽吃,仍使人覺得兩腿軟弱無力。

下一天還是拖着一雙無力的腳上路。山勢在開朗起來,人們的心

四九—一七六

也舒展了些。我們踏上了去雲龍縣的大路，山道上又常能碰到一二個行人和迎面來的少數揹蹻巴的揹夫。原定今天宿界河，明天到瓦窰，路上不斷向揹夫們打聽路程，說到瓦窰祇有六七十里了，于是好多人又性急起來，想連晚趕到瓦窰。坦蕩的山路不再拗脚，大夥兒凌亂不一的奔向前方，下午三時到了怒山脈的分水嶺界河。界河是個頗不小的鄉鎮，有着近百家的住戶，因爲是過路大道，居民也見得開通不少，他們非但不曾逃避，且對我們的到臨沒有一點驚異，只是眼光裏似乎含着一些怨恨厭惡的意味，怕我們糟塌了他們的院子和白吃了他們的糧食。我們息在一家大戶的大院子裏，主人是個年邁的寡婦，向她借米，她百般推諉，等到先交給她錢，她纔格外殷勤的款待我們，還拿出了她的積貯寶藏。我們因此得到一頓豐美的晚餐。不僅吃到了鹽，且還吃到了臘肉和美味的豬血香腸。

（九）回到大後方

到了界河可以說已經回到後方了。各部隊在這裏多立着路標，指示着去瓦窰的路程，和傷兵同志歸隊報到的處所，我們也知道回到老家的路已不再渺茫了，不久且可會到早日在無線電裏通知我們在瓦窰迎候我們的伙伴。但是在這最後的一段，大家顯得格外焦急。吃飯的時候我們聚齊了全部同伴，商議着要不要當天就趕向瓦窰，去瓦窰的路程，現在打聽得確實還有五十里，看天黑前是決趕不到的，要趕就得準備摸黑，由于急，大家仍舊決定走，現在是最後的一鼓氣了，同時，生怕過一二天到瓦窰局勢或又急變；一旦到瓦窰的公路破壞不通，在我們就將不得了了。

在新的希望和焦慮之下，我們又匆匆開步走。這是條完全平坦的大道，傍着田野順着山溪我們向下游走去，輕快而且涼爽。兩個鐘頭後，在天色迷濛中看到對面來了一批武裝弟兄，走近時那邊向我們探問，才知道他們原來就是來迎接我們的。他們在前天晚上從無線電裏知道我們打這一條路回來，就在今天早上從瓦窰起身迎着路來接我們，却不料在這時相遇。這批弟兄給我們的鼓舞是不難相像的，此外他們還給我們帶來一個戰局已見穩定的好消息。去瓦窰的路還遠，大家的心已安定下來，就無意再急着走夜路了。隨便在路旁幾戶民家住了一晚，次日一早纔又帶着顆輕快的心上路。

到瓦窰已是日中。瓦窰站失去了我們上次去緬路過時的本來面目，大部房屋已給燒毀，市面上除了駐紮着軍隊和傷兵外，也遠沒有從前的熱鬧，接連不斷的飯店沒有了，居民留着的也不多。在瓦窰迎候我們的人員住在個破廟裏，廟前停着等候我們的幾輛汽車，謝謝他們這樣遠道來尋覓我們。這批同事出來已有十多天，等候得也很焦急了，現在看到我們自然分外感到親切。但也不及道敍離況，讓我們匆匆吃飯後，大家就即刻跳上汽車向後方駛去了。

這是五月十六日，總計從八莫出來，我們已經走了十六天，從臘衙出來也已走了八天了。

我們很慶幸這厄難雖使我們吃了不少苦，丟了不少東西，但同伴

四九一一七七

間還沒有失散一個，病到一個，也未嘗有一點怨言。這苦難除了使我們更增長了對敵人的仇恨以外，我們還能有什麼話說呢？兩個月以後在貴陽街頭又碰到了位在八莫相識的僑胞，他是我們到八莫時借住的那家新開張旅館的老闆，從前在仰光做着好多種買賣，仰光丟後他逃到八莫，卻不料剛立定足，店才開張半個月又得這樣艱苦的逃回國內。他在五月三日才離開八莫，到騰衝時敵人已進城，到渡口渡口也已封鎖，致在怒江西岸進進退退的逗留了一個多月，攜帶的東西吃光丟光，還被搶了一些，弄得身體也患了病。最近他才到昆明，經政府疏散轉來貴陽，預備回廣東原籍去，而身體依然還病着。看着這位僑胞，真覺得自己所受的一點點，實在算不得一回事了。敵人給我們的苦難是算不清的，這筆賬總有一天要他加倍償還！

三十二年五月

桂林

[illegible]行

(一)抽紗部：由汕頭直接購辦
名貴抽紗手巾 檯布 床布

(二)皮革部：專聘滬粵技師精製
時式男女皮鞋

(三)百貨部：運銷中外日用百貨

(四)經紀部：代客買賣
五金器材名廠西藥各地土產

行址：桂東路一七五號
電報掛號：四二三二

雲南興文銀行

桂林分行營業廣告

本行辦理存款匯兌及其法定銀行業務，手續力求敏捷 若蒙惠顧，竭誠歡迎！

一、通匯地點：

重慶 成都 西安 桂林 柳州
宜賓 西昌 貴陽 箇舊 昭通
會澤 下關 佛海 麗江 祥雲
鎮南 永勝 玉溪 彌渡 永平
順寧 平彝 文山 蒙自

除上列各地外雲南各縣均可通匯

二、總行所在地：雲南昆明市南屏街口

三、桂林分行行址：桂南路九十五號懋業大樓
電報掛號：「五一一九」
電話號碼：「二〇八二」

四九一一七八

五十生日詩

吳宓

序曰：民國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八月二十日，即陰曆癸未年七月二十日，爲予五十歲生日。即事述懷，綜括詳切，成詩九十四章。

【一】五十始知命，[illegible]非，理明行[illegible]，情[illegible]家難成變，助友反招譏。
擇交傷親[illegible]，[illegible]已[illegible]，[illegible]世安[illegible]，[illegible]時文字誤，設敎[illegible]力微。
撫育[illegible]，[illegible]光思[illegible]。[illegible]紅[illegible]未[illegible]，夢[illegible]化[illegible]飛。

【二】[illegible]，[illegible]光[illegible]，[illegible]封，[illegible]衫本[illegible]服。
入市求三餐，街[illegible]自[illegible]，[illegible]親，士大夫[illegible]利[illegible]，[illegible]自然，[illegible]性伍[illegible]臨。
中杖步[illegible]，雨過山林[illegible]，內心[illegible]樂，[illegible]怪[illegible]行獨。

【三】[illegible]自[illegible]，[illegible]在已[illegible]何[illegible]，[illegible]則[illegible]，[illegible]間[illegible]，[illegible]理[illegible]詳。
[illegible]位[illegible]，[illegible]世[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出衆[illegible]，[illegible]亦步[illegible]。
[illegible]役朝夕，[illegible]忙，[illegible]古一生[illegible]，[illegible]淚[illegible]。

【四】[illegible]力日[illegible]，心[illegible]友千古[illegible]，[illegible]契[illegible]來見道[illegible]，[illegible]理非虛[illegible]。
[illegible]與人一二[illegible]，[illegible]研，[illegible]史[illegible]祭。[illegible]凡情，[illegible]仁取近例。
所[illegible]文敎[illegible]，[illegible]人[illegible]，功利[illegible]。

【五】治生苦不[illegible]，[illegible]一身[illegible]，[illegible]人[illegible]吏手，收支[illegible]。
什一人[illegible]，[illegible]大[illegible]，物[illegible]日[illegible]，[illegible]盈[illegible]。
[illegible]且思，未[illegible]。外傷[illegible]，內[illegible]性[illegible]。

【六】平生愛海倫，臨老益眷戀。世難[illegible]絕，夢中神影現。[illegible]伊多苦悲，[illegible]成[illegible]。
孤舟汎橫流，羣魔舞赤縣。微命今無時，未死思一面。吾情永付君，[illegible]石莫[illegible]。
相抱病哭別，安心歸佛殿。即此命亦[illegible]，[illegible]有淚[illegible]。

【七】賦性少[illegible]，所[illegible]。[illegible]久[illegible]，[illegible]奇。歷[illegible]貧病[illegible]，乃深[illegible]。
利[illegible]，[illegible]自[illegible]，[illegible]居計[illegible]，安知恩合[illegible]，[illegible]與私。
[illegible]無仙花，沙[illegible]堆[illegible]，[illegible]世[illegible]，九[illegible]天[illegible]。

【八】應變與[illegible]務，[illegible]途[illegible]力，自[illegible]本末[illegible]，人[illegible]行[illegible]。公私若小大，[illegible]勉[illegible]。
[illegible]者未能[illegible]，[illegible]作不[illegible]，理想非[illegible]，[illegible]志[illegible]。[illegible]物[illegible]故[illegible]，[illegible]德[illegible]淺[illegible]。
[illegible]夕[illegible]，[illegible]名，[illegible]知中[illegible]極。

【九】[illegible]衛何所見，[illegible]且[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利[illegible]刀。[illegible]馬[illegible]，射[illegible]見[illegible]。
[illegible]遊州[illegible]，無夫一生[illegible]。[illegible]役[illegible]，兵[illegible]。故[illegible]。
[illegible]自[illegible]，[illegible]多[illegible]。[illegible]當立民[illegible]，[illegible]。

【十】[illegible]字[illegible]友[illegible]，[illegible]國[illegible]可[illegible]，[illegible]中[illegible]，[illegible]。合[illegible]一[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世用[illegible]法，[illegible]，[illegible]利[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功仁[illegible]。
[illegible]自[illegible]，人文立[illegible]。[illegible]見[illegible]，後[illegible]而止。

【十一】文與[illegible]所[illegible]，[illegible]見國[illegible]文字。[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士習[illegible]循，[illegible]。方言[illegible]，[illegible]未[illegible]分。[illegible]作[illegible]白話，[illegible]。

句調尋西法，經史棄前聞。國脈從此斷，民德何由熏，

【十二】廿載未成書，說部期傳後。情事幻假眞，因緣述新舊。舍己恆爲人，蹉跎功莫就。

餘生託幾日，忍更旁踟躕。良友愛國心，强借作獅吼。辞生育俗醫，曙光昏冥透。

拜拜終辭卻，誰知吾懷抱。荒唐任世識，褒貶雜自宥。

【十三】生還卽爲死，死至生無餘。譽如線裏錠，取用日減舒。修短固前定，無知樂容與。

袞袞孰揮霍，戒行少安居。七年一轉變，我生同驛車。昔感五十六，大夢將醒蘧，

古賢尚立早。卽此多慚余。在途宜奮勉。臨別無趦趄。

【十四】緬懷賢聖跡，及今知天命。宇宙轉輪劫，不改眞如性。至道智難窺，篤信須誠敬。

世師孔柏先，教宗佛耶正。報施各有宜，我未識究竟。薪盡火能傳，溪流入海鏡。

功畢可長息，途窮焉足病。西山晚霞明，美景資歡慶。

附 作者致本誌編者書

××兄：

兄嘗謂「宓近來專守沈默，太少表現」。今此詩乃描敘宓生活及思想感情之各方面，質直坦白眞切詳盡，未知有合兄意否？此詩第一，可認爲宓簡括之自傳；第二，欲作爲宓正確之自評；第三，亦卽宓預立之遺屬：所以告至親密友，亦所以示公衆及後世—至其見解情意之鄙小，技術詞藻之淺劣，必爲人譏，非宓所計也。原擬各首均加詳註，今恩促不及，只簡述每首內容大意如下：【一】總敘宓過去經歷及身世感想；【二】寫宓現今生活之實況——宓現任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外國語文系教授，居住昆明北門街七十一號清華大學研究所之樓角一小室；【三】寫宓於事業少所成就，及處世之抑鬱；【四】言宓讀書之心得，及治學之方法，（近年在校所授主要課目：一爲歐洲文學史，二爲文學與人生）；【五】敍目前物價飛漲，生活困難，及宓守約處貧之道；【六】言宓對海倫之愛情，（按彥字在此十七霰韻），【七】言宓近今對女子厭離之感；【八】言宓於生活之兩方面，久曾積極努力，躬行實踐，而爲人所未知或誤解；【九】述宓對中國政治社會之觀察及熱望；【十】寫世界國際情形，仍以美國白璧德 Irving Babbitt（1966.983）穆爾 Panl Elmer More（1865.1987）兩先生之「新人文主義」爲救世化民之良規正道；【十一】言今日中國文字破毀，文學淺劣之情形，（乃指大多數人及一般情形而言，私心固甚尊敬佩服諸多知名傑出之學人文士），【十二】言宓久欲撰小說「新舊因緣」未成，近復爲程兆熊君强邀爲「曙報」週刊之編輯，卒辭卻之；【十三】述宓之生死觀；【十四】言宓對宗教之信仰，及宇宙觀，人生觀，又諸首皆自內發，「非由外集」；讀者勿忘其爲個人抒情詩，勿以文哲主張或時事論衡視之，則幸甚。至此詩體裁，與宓昔作「歐遊雜詩」等篇同。其選韻，則各首平仄相間：第一三五七等首用平韻，第二四六八等首用仄韻。又於各韻部平均分配，而不專集於一隅，（如東冬或蕭肴豪等只取其一）。以上瑣屑，深愧惟兄有以教之。弟此詩若能在「旅行雜誌」中登爲專篇，不作補白，又校對細心，不用僞錯字或形似字替代，則尤兄之惠也。祝日安。弟宓拜上

「河山萬里」詩序

衍棣

天門山裏迎重陽，客舍輕寒送晚涼，月白知今無夜雨，楓丹綠昨着新霜。四方板蕩秋風緊，萬里萍飄蝶夢長，振筆直書滄海事、恩仇哀樂疑千行。

記華盛頓

莊澤宣

華盛頓——這一各國首都中的小弟弟，在今天竟然後來居上，要和他們中稱起老大哥來了！

從年齡來看，華盛頓比之千年歷史的巴黎，倫敦或南京，固屬瞠乎其後，就是莫斯科，柏林或東京也蒼老許多，羅馬更不必說了。一百五十年前的地圖上根本就找不到華盛頓這一城市。（註一）當時的華盛頓，還是一片原野。我們記得在美國革命向英國宣告獨立的時候，十三個殖民地的聯合國會是在費城（Philadelphia）開會的，費城是革命政府的所在地，也就是美國的臨時首都，至今還有獨立廳紀念它。獨立以後，因爲恐怕各州爭要首都設在自己的州境內，於是一七八七年憲法中規定國會有權取得各州願讓出之領土另建新都。佛傑尼亞州與馬利蘭州（Virginia and Maryland）出而響應，願讓地充作新建首都之用。

這個地點據說是國父華盛頓所選定的，在波多馬克河（Potomac）的東北岸，一面另有小河稱石溪（Rock Creek），天然風景甚佳，適又約在當時十三州之中點。面積約有七十方英里，其中十方英里是水。國會決定地點後派了三個委員組成首都建設委員會，在國父指導之下，從事設計及測量工作。這委員會決定以國父之名名此新都。至於實際計劃者，是委員會所聘專家郎方少校（Maj, Pierre C. L' Enfant），這位先生眼光遠大，頭腦新穎，現在爲人稱頌的華盛頓可稱爲美術的市政工程中偉大傑作。可是這一傑作的完成幾乎在百年以後。雖然當時國會決定一八〇〇年即須開始在新都集會。

當一八〇〇年國會在新都集會時，除了國會大廈的一翼加總統府外；祇有一些臨時建築，其餘一片荒涼，許多公務人員被迫在附近的喬治城（georgetown）居住，甚感不便。更不幸的是一八一四年，英美之戰，美國吃了敗仗，英兵入據新都，把國會大廈和總統府焚燒了！次年英美停戰後，國會才通過以五十萬元來重行建設。但到一八六〇年，全都人口還只有六萬一千多人。南北戰爭中首都又幾度被圍，全市各地都建了軍事堡壘來守護，總算沒有失陷。自後逐漸繁榮，一八七〇年人口數超過十萬，一八九〇再超過二十萬，到了最近美國向軸心國家宣戰前已超過五十萬，可是宣戰以來因戰事工作的緊張，人口大增，在華盛頓找一榻之地，其困難聽說也不亞於重慶了！

（註一）除首都外，美國還有兩個叫華盛頓的城，也都是新興的。

四九—一八一

總數纔八口既多比之倫敦還相差很遠它既不是工業區又不是商業中心，祗不過是一個中央政府所在地。當地的居民間接直接可說都是靠政府吃飯，大部分是公務人員和他們的家屬。在政治組織方面，它是一個特區，稱為District of Columbia 簡稱 D. C. 相當於我們的特別市，但實際上並無自治權，其地位遠不及各州或其他各大都市。行政權操於總統，委員三人由總統徵上議院同意後直接任命，議會亦然，並沒有立法機關；一切立法由國會代議，稅收也歸財部代辦。可是市政十分有條理，這從市容的整潔上可以看出來。

全城雖也有鬧市，但因街道廣闊，兩旁都有雙行或四行的行人樹，所以到處像花園，少有商業氣味。全城街道大都以國會大廈為輻射點，由國會四向，北稱國會北道，南稱國會南道，東稱國會東道，西向總統府者，則稱為樹蔭花園道（Mall Parkway）。後者最寬約為一百六十英尺，其餘大道寬度亦自一百二十至一百六十英尺不等。此四大道將全城分為東北，西北，東南，西南四大區，東西各街自國會大廈起依字母排列，南北各街則依數碼排列，寬度自八十至一百二十英尺不等。每一交點，皆有圓形或方形廣場，樹立名人銅像或石像。

一九〇一年國會曾派一委員會專門從事於首都美化工作。一九二四年又派一首都公園委員會，負責設計及整理各公園，二年後擴大為首都公園及設計委員會，將一切街道公園化，到處有小公園及遊戲場。大公園以石溪兩旁為最大，即稱為石溪大公園，面積達一千六百英畝。次為波多馬克大公園，沿波多馬克河，前臨林肯紀念坊，遙與華盛頓碑表面積也有七百餘英畝。再次為動物公園，面積一百七十英畝，也臨近石溪，內畜珍奇動物多種。

國會大廈是全城的中心建築，一七九三年開工，一八一四受戰爭影響被焚，次年重行興工，直至一八二七年才完成。一八五一年再加兩翼。全廈長七百五十餘呎，寬度自一百二十至三百五十呎不等，中部圓頂高達二百八十餘呎，頂上放一八六三年加置高約二十呎的自由神像。全廈坐西朝東，圓頂下大廳繪有八幅有名的史蹟。大廳之南原為下議院，后來改為名人像堂，每州可將州內最有名望之州民兩位塑像於此，南翼即為下議院。大廳之北原為上議院，后來改為大理院，北翼即為上議院。

國會大廈附近有國會圖書館，規模宏大，甲於全國。一八八九年興建，一八九五年落成，長四百七十呎，寬三百四十呎，係為方形。現藏書籍三百七十餘萬冊，地圖一百四十餘萬，樂譜一百三十餘萬張，抄本一百萬餘冊，印件四十六萬多種，任由各國的學者前往利用閱覽的不絕於途。此外各官署都有圖書館，還有專門圖書，為他處所少見。

學術研究機關著名於全球的，有斯密生尼雄學院（Smithonian Institution）及卡納奇學院（Carnegie Institution）。前者開創時規模雖小，但其歷史幾與首都不相上下，百年來得各方捐款及政府補助，研究事業範圍甚廣，對於自然及人文科學均有極大之貢獻。後者於本世紀之初，由鋼鐵大王創立，二次共捐出二千二百萬基金，研究部門有十大類，在各地設有研究實驗機關多處，並與各大學及其他學術

機關合作，對於海洋生物，天體物理，營養，遺傳，地磁等方面尤有特殊之貢獻。

美國並沒有國立大學，首都的大學多爲私立而由國庫補助其發展。其中較有名的是華盛頓大學，內分文理，法，工，醫藥，獸醫，牙科，教育等院；天主教大學除神學外有文哲理法等科；好屋得大學（Howard University）專收黑人，亦各科俱備；此外較小的學院多所。

交通方面除波多馬克河有各種定期航線通紐約，波士頓及洛太平洋各碼頭外，鐵道凡七大線，均通至城中聯合車站，公路線甚多；城中及附郊交通之電車線，公共汽車線不可勝數。往日一片荒涼的原野，已成爲車馬水的勝地，全國及全球到華盛頓來觀光的絡繹不絕。

最後我們要講到左右全世界動向的白宮，美國的總統府。這在一七九二至九九年初建時不過稱爲總統府，一八一四被焚後重建時，原有磚頭刷以白色，始稱爲白宮。全宮長一百七十呎，寬八十六呎，莊嚴簡單，內部雖屢經改造，但還不及國會大廈內富麗堂皇。本來就法律上而言，白宮主人的權力遠在國會諸公之下，可是政治上的地位，他却因能把握着時代動向，不但領導了全國，而且漸漸走上領導全球之路。華盛頓一新興城市，居然能由各國首都中的小弟弟一躍而爲老大哥，白宮主人之力不在國會諸公的之下，雖則到華盛頓游覽的人也許對於國會大廈的興趣遠在對於白宮的之上！

中央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主辦三十二年度第二次徵文啟事

題目

總裁於近著「中國之命運」一書中指示中國今後建國之基本工作爲心理建設，倫理建設，社會建設，政治建設，經濟建設，等五項要目，並號召全國青年，願踴參加，中小學教師，軍人，（包括航空員）縣鄉鎮保甲長，工程師等偉大工作，本會爲激發青年對此種工作篤摯之心，特要求全國從事此種工作之先進，將其個人參加此種生活之經驗，用活潑清新之文字，加以忠實確鑿之敍述，俾作青年學生就業之南針，題目如下：

一、我的教師生活（小學教師或中學教師均可）

二、軍中（或空軍）生活一頁

三、我怎樣做地方自治工作（區長，保長甲長，鄉長，或其他地方自治指導員均可）

四、到邊疆去（包括西北各省風俗人情物產等遊記及生活敍述）

五、工程師生活素描

稿酬

每千字自六十元至一百元

應徵須知

一、每人限作一題，稿末請註明姓名性別年齡學歷經歷及通訊處

二、字數以四千至八千字爲度

三、本年十一月底截止接收，外埠以郵戳爲憑十二月底公佈結果。

四、稿寄重慶林森路羊子壩十八號本會並希在信封上註明「應徵稿」。

大藤傜山傜胞的服飾（上）

唐兆民

四九一一八四

現在廣西金秀設治局的轄境，便是從前修仁荔浦蒙山平南桂平武宣象縣等七縣所轄的傜區。這片廣袤的山地——大藤傜山，介於桂江與橫江之間。繞山而行，周圍可八百里。其間盤居着的傜胞，合約一萬六千有奇。由於他們風習的不同，可分為茶山人花藍人坳人板人山子人五種。表現於他們衣飾方面的風俗，十分駁雜，即同族亦有差異；我們儘可把「五光十色」和「光怪陸離」等詞彙來形容它。

由於作者歷次入山考察，還是二十三年到二十八年間的事。那時政治區分，是就沿山七縣的附近範圍，編劃管治的；現在則已統由金秀設治局治理。為敍述便利起見，文中的地區，故仍以沿山各縣舊屬範圍為據。而且，作者以為這樣，可給因本文而引起興趣的旅行家入山時的便利，因為這可使他知道從那縣入山，便可看到那種傜族。

（一）茶山人的服飾

茶山人一族的人口，雖不如板人之多，但在大藤傜山中却占第二位。如果就其據地面積而論，這是任何傜族所不及的。唯其如此，所以他們同族之中，雖則男子的裝束完全相同，而婦女的服飾，便常因所居地域的不同而顯示差異。

男子的裝束，衣服已完全漢化。只有他們還蓄留長髮，終生不剃，挽之作髻於頂（偏在前腦，）終年把一條長約一丈的青布大帶，緊緊地把腦的週圍纏繞着，只讓那髻兒露在外面。青年的，他們常常用長約三寸闊約四分的橈形銀釵，一排七八枝，像扇形地排插在髻頂。從這一點，我們便可一見而知其為傜胞。此外，為了把頭帶纏得太緊了，額部的肌肉，便受了牽掣。因此，我們常見傜胞雙眉倒豎，現露出一副標悍的面影。這是他們終年紮上頭帶的結果。

至於婦女的裝束服飾，則因地而異。大別之，共有五種，分述於下：

（一）平南所屬平林六竹大冲三村，為第一種。先從她們的頭說起：她們在兒童時期，將髮結辮，盤在頭上，外面包上一塊白布。及到年齡達到十一二歲時，髮已長了，於是便須挽髻。這髻子也很簡單，祇把全部的髮絲，往上梳起，在前腦繞成一個很簡單的髻兒。髻上還束上一條白布方巾，上掩髻頂，下齊額端，外形的輪廓，成梯方形。髻後常插着銀釵一條；有時，還掛上幾條小小的銀鍊，耳上垂着一對重約一兩的銀環。它的全體，可分為三部：近耳的一截，由細長而扁平的銀片捲成圓圈，比銀圈

路小；腿部係一長約二分，闊約五分的銀片，作爲腰上掛帶的橫梁；下部亦由兩條細長而扁平的銀片，捲成銅錢大小的圓圈二個，分左右排列。——頭部的束裝、飾品、不過如此。

她們用以蔽體的衣服，其縫製的方法，也極簡單：祇把二塊青布，兩端橫摺成爲雙幅，撥成兩隻袖子；再把背面和袖筒及腋下幾條簡單的骨縫縫成，便成了一件開胸的上衣。無領無扣。只把自胸以下的前襟，兩邊鑲上闊約三四寸的花紋，頗帶有幾分綠邊圖案的美術意味。褲更簡單且短，只把兩片青布直摺過來，像人字形般縫合，即便成功。此外，重要的服飾，有縱橫約尺二三寸的青布圍裙，上端橫鑲一條闊約寸餘的綠邊，色多尚淺藍；這條鑲邊的兩傍，還繫着長長的兩條絲帶。次爲腳纏。長約七八寸，它的製法，彷如漢人的褲筒；有的，也把下端筒口的綠邊上，刺繡一些紅色花紋。

她們的上衣，既沒有鈕扣，穿着的時候，便把左右兩襟搭合過來，成爲y字的形狀，腰間繫上那條圍裙，絲帶緊緊束住，就是沒有扣子，這衣服也就不虞鬆散了。她們的短褲，長度在膝以上。膝以下的一段，便要憑藉那對腳纏來掩護了。祇有那纏束腳纏的帶子，倒也講究，有的竟完全用色絲織成，上面還有圖案花紋，兩端綴上色瓷小珠和絲條，也和圍裙帶不相上下，只比圍裙帶比較短狹一些而已。

我們見了這裏的婦女所織的絲帶，常常要驚異她們的技術的高明，幾乎要疑心這不是低級文化民族所有的手織品。如果依此以推斷她們服飾是極其華麗的，那就錯了。其實，恰恰相反，她們的服飾，除開纏頭巾，緊圍裙，綁腳纏的幾樣絲帶和衣上的絲繡綠邊而外，其餘都無足道。上衣下裳，多用自織的粗布，顏色也單純地僅用青的。至於兩隻腳，便毫不注意，鞋襪的做法，她們是不知道的。有的想着鞋襪，祇好拿錢向漢商購買了。惟腕上常套着一兩對銀手鐲及銀戒指，無論貧富男女，皆是如此。

（二）修仁所屬羅梦，蒙山所屬立龍古卜等村爲第二種。衣服則與平林六竹等地相同。差異的地方，是她們的頭髮，她們把頭髮盤旋地挽在前腦。僅留小指那麼大小的一支，扁平地繞在額上。盤在前腦之髮，用一直徑約四寸，高約寸許的木皮（有的用銅或銀）箍籠罩着；外面更用一塊長方的青布，連髮及箍一齊裹住；再用自織的絲帶一條，平壓在額上那片扁平的髮上，兩端緊束着裹頭的青布，使之不致鬆散。青布的上面，更加上一道圓箍，恰恰把裹面那個籠髮的圓箍緊套着。最後還把一塊長約尺半，橫約一尺的白布，包在頭上。於是，在前腦上面便現出一個墳起而平正的圓形。白布兩端，分垂耳邊。看去別饒風緻。

一切銀飾，大致與第一種相似，祇有她們項上，常常套着幾條銀絲的頸圈。比較第一種似乎闊綽一些。」

（三）修仁所屬的金秀白沙古羅昔地圖村刷村劉村，金村社村孟村美村盤王，象縣所屬的保江長垌滴水容洞六巷等村爲第三種。因爲這些地方，經濟比較充裕，生活比較舒適；故對於服裝方面，格外講究，也比較進步。她們的衣服，雖受漢化的程度很深，早已廢了那些開胸無領無扣的古裝，而改用旗人的琵琶小襟；但圍裙腳纏，終究不會棄去。祇

四九—一八五

袴筒已經得比較長些，掩膝以下。脚筒，便套在袴筒上面。不比第一二種竟把膝蓋裸露出來。

至於她們的髻子，是全傜山中最講究而最麻煩的一種。而且，以年齡的大小，分爲四種不同的頭髻；分述於下：

第一，在未嫁期的女子，年齡大概在十二歲以下，她們將髮梳成短辮兩條，分在左右。然後將兩辮繞過後腦，尾端結於前腦，並不插戴任何首飾，祇將白布一方，裹住頭腦。

第二，大概在十二歲以上，十五歲以下；她們的髻子，便不易結了。將全部的頭髮，分作左右後三支。左右的兩條梳作小辮；後邊的任其散開。結髻時，先將兩辮繞過前額，尾端結於腦後；然後將由十幾支扁平的銀釵連成一排長約七寸闊約四寸的釵片，插壓在頂上；再將後支的散髮，翻壓在釵片上面，至前額，又分開左右兩支，纏繞在後腦去。還將布帶絲帶數條，纏繞釵下的辮及散髮的上面，使它不致鬆散。最後，釵上還裹着一塊白巾，巾角自釵端下垂，長與耳齊，遠遠看去，像個T字。

第三，便是成年婦女的髮束了。她們結婚之後，頭上的裝束，便要馬上換上一套花樣了。這時頭上銀釵已不是扁平而是弓形，其三枝，每枝長約九寸，闊約一寸，正中隆起一條線，因此釵面竟有一些和屋脊相似。她們把三枝釵用竹片或銀片橫的聯成一排，橫的戴在頂上，兩端翹起，銀光奪目，遠遠看去，彷彿有些像一彎新月，也有些像長在頭上的兩隻角。

她們結髻的時候，照例要把近額一線的頭髮，拔去一些，再把其餘的編成小辮四條：左右各一；後腦用一辮根而分爲二支。盤釵的時候，先將左右兩條，繞過額上拔光頭髮之處，尾端仍結於後腦。其次便把一排銀釵壓在頂上。復將連有布片的木梳一把，梳齒插進後腦所結的辮根裏，然後將梳上的布片，拉來壓在釵上，尾端延至額前。再次便將自織的布帶絲帶四五條，重叠地繞着頭髮緊束着，以免辮散釵落。腦後的木梳上常懸着一條縱橫約一尺三寸的白巾，下垂肩際，有時給微風把它吹動着，那顫顫的飄逸的情致，愈能使她們的姿態生色不少！

第四，年齡已老，髮多脫落，已無挽髻插釵的興致，便將餘髮結辮兩條，盤繞頂上。然後將青布一方，把整個頭腦包裹起，就算了事。

上述三至四種是山人婦女，她們的耳上，掛着的銀環，手上套着的鐲，形式都跟第一第二種一樣。據說，每到盛大的「洪門」齋醮的節會時，她們就照例要靚裝赴會。平時的衣服，此時是不着的，要換上一套開胸的古服，還把銀鏈銀牌及許多花樣新奇的首飾，掛滿全身。

（四）修仁所屬的長二長灘太保將軍村柳三片六段六定士縣，蒙山所屬的定淸鄉村爲第四種，她們的衣服，已與漢裝相近，祇在衽邊釘鈕扣的邊沿上，用紅絲刺綉一條窄窄的花邊。圍裙、脚纏雖未絕跡，但拿它來使用，祇限於出外工作的時候。

她們的髻子，梳法是很有趣味的。把全部頭髮，先分梳爲左右後三束，然後合結於腦頂的正中，再把小繩緊緊束住，自下而上，高約寸許，作成一條豎在腦頂的髮柱。在這條正柱的頂端，橫插一條長約五寸的竹釵或銀釵，把其餘散在柱上的頭髮綴之成束，先沿釵的右端繞下，套釵

四九—一八六

下繞成一半圓的環；再以餘髮沿釵之左端繞下，又在釵下同樣地繞成一個半圓環，與右方的相稱；所餘的髮尾，仍便把它纏在正中的柱上，這髻子便算完成了。可是，這樣煞費苦心經營漂亮的髻子，她們都不把它露出外面，給別人鑑賞；青年的，便把幾橫約丈尺許的白布作巾（中年以上的，改用青布，）老是把它掩蓋着。我們從表面上所能看到的，祇是在她們頭上那些上狹下闊梯方形的青白頭巾而已。

頭上的銀飾，還有長約六寸闊約六分上面滿鏤着小花的四脚釵，不論老少都備有一條，斜插在後腦的髮上，並且藉了它的力量，把頭巾的結束處壓得緊緊的，其餘如耳環手鐲等飾品，皆與上述數種婦女所用的相同。

（五）龍山所屬的低水下泉坳□嵩通巴勒坡村爲第五種。衣服大部分已改從漢裝，僅第一種那樣的胸衣及腳綁仍未棄除。圍裙是不見到的，耳環手鐲都和第六種婦女相類一致；與別種婦女顯示甚大差異的服飾，便是她們那千褶短裙。

她們的頭髮，也很有趣：將頭髮梳開爲左右後三片，先讓左右兩片垂下，把一條小繩，壓在髮上並繞着前面後腦緊束着，其次，復將髮頂上尾端沿着小繩從右盤向後腦，合併後腦的一束，再分而爲二，相互繞成繩狀，由後腦部網到前面，繞着去，好像一道突起的山脈，在她的頭上橫亘着。她們也和上述其他各種傜婦一樣，髻上總是裹蓋着一塊方巾。不過，她們戴巾的技術，已比較進步。似乎已經明瞭了反光的物理作用，夏日用白色，冬日用青色。巾爲正方形，有相稱的兩邊，垂着寸許的綠條，另兩邊却沒有。戴的時候，把縧條的兩邊所夾的一個角，蓋在額上的髻尖上，再將垂在兩耳旁的兩角，拉來連結在髻尖的下面，這樣，那些巾條便很整齊地垂在頭的兩旁了。

綜上所述，茶山人婦女的裝束，大致已盡於是。此外，有一件更有趣的事，值得在這裏一提：她們的裝束儘管不同，便是大多數的女性，都一樣地歡喜把眉毛拔去，（長二、六段一帶，因與漢地比較接近，是例外，）也許是傜胞的審美觀念和我們恰恰相反吧。據說，誰不把眉毛拔光，簡直是連被人愛的資格都沒有的。

（二）花藍人的服飾

花藍人分佈的地域，雖然很少的出了象縣所屬的範圍，但因一部分與茶山人雜花居住，受了外族的影響，他們的裝束服飾，竟可分爲二種。第一種所在的地區，是在六巷古蒲門頭王桑大鳌等村，此地雖有板人山子插花雜居，但十九還是花藍人的族人。故始終保持着他們原有的裝束；不但婦女仍襲着開胸的古裝衣服，即男子也還一樣未改。論心理，總算他們固執的程度爲最高；論融會，也恐怕以這塊地方比較原始了。第二種所在的地區，是在羅香六團羅用（屬於平南）古□□□等村。他們所在的地點，與茶山傜甚接近，而人口又不及茶山人之多，故受茶山人同化之處亦甚顯著。現在，且讓我把它分述於下：

先說第一種。

在六巷一帶的花藍人男子，也像茶山人一樣，頭上留着長髮，挽

四九一一八八

髻於頂，祗是結髻的部位，與茶山人不同，因爲茶山人是偏在前腦，他們却是稍偏於後腦的。纏頭的巾帶，多用長約三尺，闊約寸許的白布一條，兩端用青線刺繡着簡單的圖案花紋，把它緊束在額上近髮處，束結於後腦；巾的兩端，通常是讓它由左右肩垂至胸的兩旁，但有時候讓它垂在背上。

頭上的飾品，常有一端瓢形（大如萍葉，）一端連有細長的釵脚的「髮針，」點綴那椎髻而外，耳上常懸着拇指大小，形如木鏍平面圓形的扁平銀片，作爲耳環。

衣服無夾無棉，祗有單衣。形式亦甚奇特，長度大概及膝，開胸，無領無扣，左右後帶開長約尺半的衣叉。遠遠地看去，好像一件西式的中衣。着的時候，因其無扣，所以須得要把左右襟搭合起來，再用一條四尺來長的白布帶圍腰束住，因此，那下襟在近胯下處叠成一個人字形。假如他們把四五件長度稍有不同的單衣重叠着起，腰以下便現着一叠人字，又是別致的一種風格了。

褲子和漢人的大致相同，長度大概在膝與踝的中點。小腿常常纏着脚綁。鞋襪是不會製作的。不過，他們常自製一種木鞋，長約四寸，闊約三寸，下底有兩條橫亘的鞋脚，高約寸許，就是就底板的木上斲削而成的。鞋板的前端，有孔一隻，後端有孔兩隻，用稻稈作繩，聯貫三孔，形成絕似日本人常着的木屐。着的時候，用大脚趾和二脚趾把前端的繩夾住，兩條繩便自然地緊貼在脚掌的兩旁，便不會脫落了。他們不論男女，在家裏，都常着這種木屐，上山下嶺，也很自如。

女子的衣服，形式與男子所着的大致相同。差異的地方，祗長度較短，袖口較大，以及袖上襟邊，背上，褲口上，都用紅絲刺繡着許多圖案花紋，比較男子的衣服要藝術一些。

她們的髮髻，更極有趣。作髻時，先將前腦的髮，全部梳下，後腦的分梳爲左右中三部；然後把左右兩部分繞至額邊，與前腦垂下的髮交織成瓢狀，用猪油膏黏住，像我們上髮蠟似的，免其鬆散；這瓢子，便把整個的額角掩住，一直罩在眉端；餘髮翻梳至腦頂，連同後腦的一支，盤成小髻於頂上。再用白布的方形頭巾，遮蓋着頂端，巾與髮之間，常用大片的木葉隔住；這就是恐怕髮上的油膩，弄髒了那雪白的頭巾。

上述的是花藍人十五歲以上已婚婦女的頭裝。在十五歲以下的未婚女子，她們是不作髻而結辮的。將髮分梳爲左右二部，各結一辮；編成，復各盤繞至前腦，成交叉形，再將辮尾結束腦後。平時並不用巾包裹，祗在外間工作時，間或把布巾覆在腦上。

婦女一般的首飾，有大如銀圓的銀絲耳環，扁平的銀手釧，掛在胸前的銀牌，牌上滿綴着挖耳，牙籤及一些玩品。此外，更有男女必備的洋鐵或銀製的火柴盒，由漢商手中買來，把它掛在腰帶上。盒的一端，常常墜着紅色的綺條。據說用這種盒子裝藏火柴，還是近二十年來的事；二十年前，他們或她們每個人的腰間，都掛着一片鋼製的火刀，用它來擊石取火的。

這裏花藍人的男女老幼，每天出外工作時，腰間必須佩帶一個竹簍，竹簍裏插着一把鐮形的利刀，這便是著名的「傜刀；」刀身闊約

寸，厚約一分半長一尺二三寸到二尺；柄長一尺左右這柄利刀，雖然是用以作防身的工具跟他們或她們肩頭常扛着的火槍一樣；但另一方面，却有裝飾的意味。

再說第二種。

在初二一帶的花藍人因爲是與茶山人插花雜居，生活嘗受外族的同化已如上述。這裏所有的男子，不惟早已卸下了古香古色的開胸長服而且也和茶山人一樣，把頭髮結在前腦了。質而言之，他們所有的服飾，已完全與茶山人相同。至於婦女呢，衣服雖與第一種無異，但髮髻則稍稍有些差別；未成年的女子，結辮也跟第一種同樣，所不同的，頭上常包裹一條白巾，十五歲以上的婦女，她們的髻子，雖也把一部分梳下來罩作額角，但並不形成中空的瓢狀。換句話說，她們的垂下掩額的髮，是貼近額上而不如前者那樣髮額之間有些離開的。其次，那頂上的髻子，不在正中而稍稍偏左邊，髻上橫插竹釵一枝，一端伸出右邊，因此，在纏上白布頭巾的時候，它仍能大致成上狹下闊的梯方形，並不十分看出髻子偏於左方。

至於耳環手鐲戒指等銀飾，都和茶山人婦女一樣。祇木屐仍然穿着，不曾受外族的同化。（下期續完）

本期因稿擠，岳劍寒先生之「甘寧二千四百里」續稿，移刊下期，敬希 讀者作者原諒。

新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鐵工廠

製造

經濟部特准專利之

新農式紡紗機

已採購本廠出品者

廣西省工業試驗所

廣西企業公司
廣西銀行 合辦桂林紡織廠

中國物產公司

衡陽建成實業公司

廠址：桂林良豐

電報掛號：一一五〇

紡紗廠

採用自造

新農式紡紗機

精紡二十支十六支

十四支十二支棉紗

商標

金堡壘

金艦艇

金坦克

桂林辦事處：桂花路四一二號

電話：二一四七轉

諸葛武侯在雲南

程兆熊

四九—一九〇

雲南遐遠之地，法教士傳教，初無結果，後乃佯言其督爲諸葛武侯之兄弟，遂獲大效，於此亦可知武侯在滇之遺澤矣。滇中關於武侯古蹟特多，茲據志籍得六十處，內中自當有不少附會者，然亦武侯功德深入人心之所致也，武侯誡外甥書有「夫志當存高遠慕先賢絕情欲棄疑滯使庶幾之志揭然有所存惻然有所感……」語，今撫覽遺蹟，誠不能不有所感矣。

一　富民縣諸葛營——一統志：在縣南小石嶺。府志：諸葛亮南征時，曾屯營於此，今名諸葛營。

昆明戴絅孫諸葛營詩：長天萬里雞橫霧，北風吹折將軍樹；黃沙葬骨慕雲南，云是當年駐師處。爲相聲名滿人口，功蓋三分古罕有！大江南北作[illegible]揚，英才吳魏什八九。後人誰死罵阿瞞，老賊賊漢漢業殘，看取臣[illegible][illegible]大，誰識寧馨有龍螭？中山帝胄居拊髀，三顧深恩始一起；天險西來開劍門，感君付託許君死。瀘江五月軍南征，壁壘難見殊分明。戰鬥翻翻蛇鳥陣，銅弩宵寒鵝鸛聲。南人不反遂北伐，二表出師氣彌烈。野老安知籌劃心，抵掌夕陽淚痕熱！

二　宜良縣諸葛營——舊志：在縣南城外，自小石嶺至中營地址方五里。

三　蒙自縣飲馬坑——府志：在城西北劍山。相傳爲孔明駐師飲馬處。

四　蒙自縣諸葛台——舊志：在城西三里。武侯征孟獲凱旋；駐軍於此。

五　趙州諸葛寨——州志：在白崖北山頂。

六　趙州孔明壘——舊志：在城東北三里九龍山頂。址存。

七　祥雲縣力士營——明雲南通志：在縣南九里。相傳諸葛武侯駐兵之處。

八　祥雲縣諸葛故井——縣志：在力士營上。大僅如盤，四時不涸不溢，取之不盡。

九　祥雲縣諸葛寨——舊志：在城東北五十里，地名京猪洞。南山頂有營遺址；下有龍潭。石壁上有龍形，竝星雲人馬狀，似雕刻然。

一〇　祥雲縣青索鼻——州志：在城西瀾苴江岸。漢時，河岸如鼻，上栽青桑；名曰青桑鼻。後諸葛武侯征孟獲過此，駐兵西岸。無橋，用青藤爲索千餘條渡之。改名青索鼻。

一一　賓川州諸葛壘——府志：在城西八里虎踞山。孔明昔屯兵於此。按舊志：諸葛城在州城西二里虎踞山。相傳爲武侯駐兵處。或即此。又

又孟獲寨，府志有二：一在飛鳳山北巔；一在寶山頂。

一二 通海縣駐軍坡——府志：即今城南諸葛山。

一三 鎮南州諸葛營——舊志：在城東二里。昔武侯駐師於此。今址尚存。

一四 姚安孔明遺壘——州志：一在城東十五里煙蘿山；一在城北十二里。

一五 大姚縣武侯八陣圖——一統志：在苴泡江石壁上；有人馬戰鬥之形。

一六 定遠縣諸葛營——明雲南通志：在廢光法寺。今廢。其石馬，石羊，石鼓與斷碣尚存。村民相傳其地無蚯蚓蠹蟲；是爲遺跡云。

一七 定遠縣白石泉——府志：在獨立山下。相傳武侯取水於此，以足軍食。

一八 河陽縣諸葛營——一統志：在城南五里。武侯曾駐兵於此。

一九 順甯縣武侯石柱——府志：宋時，矣堵寨夷人掘得此柱。撼之微動；欲求其本。雖竭千人力，終不能拔。

又孟獲寨，舊志：在城南一百八十里。

二〇 緬甯廳諸葛營——廳志：在大雪山石垣方廣約二里。有土人偶入其中，迷失舊徑；數日始出。相傳爲武侯屯兵之所。

二一 南甯縣雙井——舊志：在北關外。一井兩竅。相傳爲武侯所鑿。

二二 南甯縣武侯閣——一統志：在縣北迎恩門外。四面荷池，中建爲閣。

二三 尋甸州會盟處——舊志：在城東六十里鷹窠嶺上。有石標諸葛武侯會盟處。

二四 宣威諸葛營——舊志：在城東二里。一名古城。昔武侯南征，每兵斗土築城，屯兵於此。今存。

二五 麗江縣武侯營——府志：在城西南一百餘里。俗名白粉牆。傳爲武侯南征時建。至今不傾。

二六 麗江縣石鼓——舊志：在城西七十里金沙江邊。相傳武侯南征，立以鎮吐番府。石鼓面無字。明嘉靖辛酉土知府木高平吐番；刻凱歌於其上。今存。

二七 鶴慶州諸葛寨——舊志：在城西一百四十里羅陋村。武侯駐兵處，下有泉，分爲二流。昔有豪強欲合爲一；至雞鳴時復分。人以爲神。

二八 劍川州諸葛池——一統志：在城南四里，在諸葛坡上。坡蜿蜒如虬；脊稍凹。有泉湧爲池，方廣十餘畝。中有土壠，界池爲二；一方一圓，若圭璧然。其水冽。今盡墾爲田。

二九 劍以州諸葛治煞處——府志：在永磅倿山。

三〇 甯洱縣祭鑼洞——舊志：在莽芝山半石洞中。有銅鑼一，匡郭剝蝕。夷人每於春耕時，取鑼祭之。祭畢，仍置故處，秋時再祭；則年穀豐稔。或不誠，歲即歉。相傳武侯所遺，迄今奉爲神物。

三一 甯洱縣六茶山遺器——舊志：俱在城南境。舊傳武侯歷偏六山，留銅鑼於攸樂；置鉾於莽芝；埋鐵磚於蠻耑；遺木梆於倚邦；埋馬鐙於革登；置撒袋於慢撒。因以名其山。又莽芝有茶王樹，較五山茶樹獨大。相傳爲武侯遺種。今夷民獨祀之。

三二 甯洱縣孔明塔——舊志：一在九龍山之西，南接莽屬孟良界；高十

丈許。相傳爲孔明所建。有「塔倒歸流」之讖。雍正七年，其塔倚向東北；謂東北爲神京所在，歸流當驗。七年匪亂平，果改設流官。一在九龍江之南六里許；高十丈餘。相傳亦武侯所建。旁有樹一株，曰萬年青。玲瓏環抱，最爲奇特。塔後卽武侯立營處。

三三 甯洱縣祭風台——舊志：在城南六茶山之中。登其上，可俯視諸山。相傳武侯於此祭風。又呼爲孔明山。

三四 思茅諸葛營——舊志：在城東北斑鳩坡下。諸葛武侯擒孟獲，直抵莽緬；往來經過，駐兵於此。址向存。有武侯祠；深溝高壘，址猶存。相傳每值邊警，夜半輒有砲聲，如雷震山鳴。土人謂之陰砲。

三五 保山縣諸葛營——舊志：在城南十里。昔武侯屯兵於此。及還，漢人有遺留者，聚族而居；稱爲舊漢人村。明曾過諸葛營詩：孟獲生擒雍闓平，永昌南下一屯營；夷人也解歲朝事，立向斜陽說孔明。

又呂凱故里，舊志：在城東五里金雞村。今遺址尚存。後有蒙古千戶所遺址。

三六 保山縣諸葛井——舊志：在城東二十五里哀牢山上。有二穴；相傳去一寸五分，各圍三尺許；形圓如盌，可飲千人。夜有火光。孟春，居民視水之盈涸，以占歲之豐歉。相傳爲武侯鑿以濟軍者。府志：一名天池，又名金井。有石如鼻，掛泉二道；一溫一冷。舊傳偶有比目魚出焉。

三七 保山縣旗台——舊志：在諸葛營前小海子內。相傳武侯建旗之所。周匝三十餘丈，隨水高下，雖巨潦亦不能浸。

三八 保山縣右軍台——府志：武侯南征時，右軍屯兵之地。或訛爲「羿台」。又名將台。舊志：在城東金雞村溫泉之北。蜀漢呂凱所築。台高丈餘，廣倍之。今廢。

又立舒石，府志：在金雞村內，高五尺，周三丈許。中斷處深尺餘。相傳呂凱樹戟於此。

三九 永平縣諸葛寨——一統志：在城北三里。又有擧字寨，在城東北四里。周迴二里；其下有洞，首尾相通。樵牧者常聞洞中有鼓聲。

四〇 永平縣打牛坪——府志：在城東北一百二十里。相傳武侯南征，值立春日，鞭土牛於此。

四一 永平縣萬年椿——府志：在城東漾濞官莊。出土外五尺餘；入地不知其數。搖之則動，掘之不得其根。相傳武侯所置。

四二 永平縣十九古街——府志：在漾濞大邑村，每年二月十九日，四方商人與土人貿易。相傳孔明南征，擒孟獲於此。士人往觀如市，沿而爲街。

四三 永平縣石塔——舊志：在城西瀾江西岸。相傳武侯建。有大樹裹塔陰，周十餘畝。

四四 騰越鎮兵石——州志：在武侯祠中。相傳在神座下。

四五 恩安縣八仙海石——一統志：在城東二十里。海中有島，八石屹立如人；土人謂之八仙。舊志世傳武侯南征，曾留記云：「八仙倒，烏蒙了。」後果次第顛倒，改設流官。

四六 鎮雄七星營——州志：在城西三百里大草壩不生草木者七處，同七星。相傳武侯收濟火於此。知州李至大草壩吊古並序：鎮雄州北阿路林中，有大草壩。相傳武侯南征經此。蜀志殊未詳載；人亦不知壩之有異也。癸丑八月，余行役至接蜀堺之白水江，聞林中有通烏蒙舊道，較現行路近七程許。余嘗念州民輓運艱苦，爲之欣然。又聞穿林二百里地，無人煙。乃率居民百餘人裹糧而入，且斫且行。露宿者五夜。於中秋前一日，卽林中得地如鏡；淺草茸茸，絕無亂條雜樹。日夕，月明如晝，俯抑若在冰壺。因念此林竹木塡塞，翳天匝地；而此處獨有牧草；且似曾經耕耨者。異而問之。諸父老曰：此諸葛丞相建大營故地；收濟火將軍於此。名大草塡。林中尚有小草壩六處，悉與此同，形如七星；故古名七星營。及旦求之；果連得三處，如父老言。按隴氏土官始祖名濟火者，從武侯南征有功；受封茲土，代著忠績。千餘年來，爲南荒藩籬。豈武侯之靈，卽眷眷於是？然觀魚腹浦八陣圖，可以信此矣。其詩曰：「竹樹無侵一鏡横，武侯故跡得遺珠。尚存林內七星寨，合儷江邊八陣圖。擒縱天威先濟火，君臣魚水報孱孤。千秋世業先開藥，耿耿空蟠掛斗樞！」

四七 蒙化石箭——舊志：在瀾滄江巡檢司北二里，有石長七尺，徑二寸；上銳如鏃，下幽如幹。相傳武侯所遺。府志有二：一卽此，屹立田中；耕者偶觸之，則有血痕。右有方塔一座，高丈餘，廣八尺。謂係箭筒。其一在司北阿房村山上。横臥於地，鏃殼顯然；士人致祭。當武侯標此鎮地，箭有三，隱一見二。有鈴記云。

四八 蒙化繫馬樁——府志：在城北三里許，屹立道左。相傳武侯遺前將軍關興，徇蒙時，嘗繫馬於此。

四九 蒙化白塔——府志：在南薰橋北岸大路下。今圮；止遺塔盤。相傳爲武侯所建。

五〇 永北諸葛遺弓——府志：在紅巖山草坪中。石痕隱露；宛如弓形。

五一 永北祭鋒台——一統志：在城南二十里。相傳武侯征南時祭劍於此。府志：在城南一百二十里老虎山旁。台高五六丈，土色類丹沙。相傳武侯於此斬虎祭劍。

五二 元謀縣諸葛磧——縣志：在白馬口。龍川江經流至此，兩山壁立；横亙石龍，水穿龍腹而出。故老傳言諸葛南征時所開。

五三 元謀縣諸葛壇——舊志：在城北二十里濤灤澗。相傳武侯征孟獲過此所築。址尙存。

五四 祿勸縣石泉——舊志：在城東一百二十里灑交營坡。坡有大石；泉出其上，終日不取亦不溢。相傳武侯南征至此，人馬皆渴；以劍斫之；得此泉。

五五 祿勸縣石柱——縣志：在卓革款得數處。土人傳爲武侯平蠻所立，以鎮壓蠻夷。夷人至今不敢侵軼。

五六 黑鹽井諸葛泉——黑鹽井志：在司治北；俗呼蒼蠅溝。相傳武侯南征經此，令軍士飲之，云：此水可消瘴氣。

五七 黑鹽井澳王村——黑鹽井志：在司治北魁星閣下。相傳武侯駐師

於此，有疾病不能行者，因留屯焉；即今錦綉坊也。土人不識武侯，呼曰「漢王」，故名漢王村。

二八 鹽豐諸葛營——白鹽井志：在安豐井西南二里許山頂。相傳武侯南征，息軍於此。

二九 南甯諸葛碑——南甯州城中有武侯所撰文，立二碑。背上篆文曰：「此碑如倒，蠻為漢奴。」近年蠻夷以木撐柱。見樊綽蠻書。

三〇 楚雄縣古搭——縣志：在城西鳴鳳山巔。相傳孔明南征時建。掘地斷山脈，以息妖氛。

元首上賓恭挽

汪懋祖

端拱心原苦
紓衡意更長
精誠扶墜軸
瓦礫起明堂
萬象欣迴泰
千聲忽轉商
御愁箕禍旱
未知斯民康

至德孰能名
無言化自行
青芝思舊服
赤縣隕長庚
四海歌難挽
兩京膺未平
憑几傳遺命
天柱寄孤擎

友記
合益行
地址：桂林定桂路 電話：二八〇八 電報：〇六四五
—農業經濟專家主持—
（主營農林產品貿易）
搜羅各地 糖、米、油、麥、
代客買賣 價格公道 忠誠克己 消息靈通
兼營泊來工業原料
諸君光顧無任歡迎

水光山色話昆明

黃卓秋

一、引言
二、西山攬勝
三、筇竹寺訪羅漢
四、龍泉觀探唐梅
五、乘暇遊金殿
六、大觀樓泛月
七、溫泉試浴
八、石林之游
九、滇越風景線

（一）引言

西南各省中，湘黔則感寒多於熱，粵桂又覺熱多於寒，求其不偏不倚終歲如春之中和氣節，惟昆明能首屈一指！在昆明，既無法看六出之雪花，復難得有高張之火傘。但見四時不謝之花，八節長青之草，青山不老，綠水長流，予愛山水，尤愛昆明之山水，遊蹤所及，輒盡情飽覽，偶或屬之以文，亦不過聊誌當時泥爪云爾。

（二）西山攬勝

西山，卽羅漢山也。在太華山右，卓立海岸，削壁萬仞。吾人由小西門乘舟，約兩小時抵山麓，舍舟登陸，披荊拾級，先至華亭寺，古爲雲栖禪寺。殿宇宏壯，背山面海，茂林修竹，翠柏蒼松，備極幽雅。吾人巡視一週，並參觀五百尊羅漢，出寺見大門樓有一聯曰：「一繞寺千章，松蒼竹翠。出門一笑，海闊天空。」頗有出塵之想，故錄之。

離華亭寺沿公路行，曲水彎流，丹楓葉老，遙望一·八公里外太華寺，國旗招展，「萬綠叢中一點紅，」益增清趣。太華寺一名佛巖寺，中有碧蓮室，縹渺樓，思召堂，大悲閣，一碧萬頃樓。登樓遠眺，滇池盡在目中。壁間有七旬晉六之老人馬肇成集唐宋詩句一聯：「初日照高林，水光瀲灩晴方好；殘雲歸太華，山色空濛雨亦奇。」可謂天衣無縫！惜乎是日風日晴和，不能將雨景兼爲領略，殊爲憾事耳。

離太華寺行約二公里，卽至三淸閣，又名古鬱羅臺，略事休憩，並擬在此解決民生問題，奈遊人過多，後至者輒感向隅。乃先趨龍門，枵腹爬山，袪疲吃力。過蓬萊，登仙島，別有洞天，引人入勝，至雲華洞見其全係人工鑿成，「仰笑宛離天尺五；憑臨恰在水中央。」蓋紀實也。既而登龍門，觀石室「舉步艱危，要把脚跟立穩。置身霄漢，更宜心地放平。」隸字一聯，諄諄誥誡來遊士女，勿令一失足成千古恨，可謂苦口婆心。

西山風景，以龍門爲最勝，憑欄而望，五百里滇池，直奔眼底，萬頃波光，連天瀲灩，風吹水面，浮泛翠羽丹霞。且兩行白鷺，上下翻飛，數點漁帆，穿梭來往。池邊田疇阡陌，廬舍人家，更歷歷可數。再窮吾人目力之所及，昆明古城，亦隱約可辨。如此大好湖山，豈容異族鼾臥於榻旁也哉？吾人飽覽之餘，歸至三淸閣，略進午膳，由千步岩魚貫而下，仍由一葉扁舟，將

四九—一九五

吾人倦游之身，載回小西門外，時已萬家燈火鬧黃昏矣。

（三）筇竹寺訪羅漢

筇竹寺在大西門外十公里許之玉案山，相傳唐貞觀時，有鄯善高光，與其弟智獵於太華山下滇池濱，逐一靈犀，追至此山，而犀不見，雲間現數僧甚異，倏然又莫知所之，蹤之得筇竹數枝，如卓錫入地，莫能拔，後即生筍成林，因以建寺。元明以來，代有重修，寺內有元白話碑，及清光緒間所塑之五百羅漢，皆為極有價值之古物。吾人登山直上，寺院隱叢蔭中，風景清麗，進門穿入羅漢堂，怒目金剛，慈眉菩薩，赤脚行者，袒腹彌陀，一一羅列其間，琳瑯滿目，極其生動。原諸羅漢，並不裝金，衣衫膚色，悉本天然，笑紋綹痕，雕刻纖毫不苟，其有口齒全展，僅留門牙一對者，望之儼然如生，名塑家之巧奪天工，概可想見。

據寺內老衲謂羅漢塑手，傳為四川一啞吧，姓氏不詳。佛堂前有黎廣修一聯云：「大道無私，玄機妙悟傳燈錄。仙緣有分，勝地同登選佛場。」筆蹟奇秀。齋堂內又有短聯云：「托鉢歸來，不為鐘鳴鼓響。結緣便去，也知鹽盡柴無。」李根源氏有跋云：「担公此聯，雞足山大覺寺中今為摹刻於此。」寫作俱佳，禪機畢露。

（四）龍泉觀探唐梅

龍泉觀地在黑龍潭，吾人出小東門行約十五公里即至目的地。黑龍潭水色澄綠，游魚可數，潭旁有亭曰魚樓，茶麵點心俱備，春秋佳日，冠蓋雲集，傳為明諸生薛爾望闔眷跳潭殉節之處。潭東側闔眷之墓在焉，立有石碑，詳誌殉節始末，山麓復建祠堂，表彰忠烈。遊人至此，咸瞻仰憑吊，為之敬佩不置。

繞潭旁石級而上，即為龍泉觀，現改為龍泉公園，茶花甚多。二進為漢黑水祠，供黑水神像。中庭有古柏數本，大可數抱，曲突盤根，高參雲表，傳為宋柏，遊人有攀摘枝葉，留作紀念者。出東院復有唐梅一株，枝幹似鐵，古老猶龍，因未屆着花時節，故只見疏影橫斜，未聞暗香浮動，旁有梅章石刻，雕刻精緻，頗堪玩味。

黑龍潭有漢祠、唐梅、宋柏、明墳、合稱四絕。有詩二絕詠其事：「黑龍潭水綠油油，修竹蒼松翠欲流，世外桃源真羨煞，幾時息影樂丹丘？」「唐梅狀體鐵與烈，宋柏盤根堅錯節，漢黑水祠與薛墳，合稱黑龍潭四絕。」吾人巡禮既畢，轉登後山，修竹茂林，蒼翠欲滴，有某名公墓道，及古塔一尖，字跡斑駁，不可辨認。紅日未斜，相約下山，復沿山麓公路，前往金殿。

（五）兼程遊金殿

銅瓦寺一名金殿，在小東門外約八公里，吾人以遊興正濃，兼程前往。計由黑龍潭間道，行約七公里，即至鳴鳳山麓，過石橋，攀登無數石級，進一天門，越二天門，抵三天門。朱門金字，燦爛巍峨，再越山巔，地轉平坦，金殿又名太和宮，中供北斗星君神像，照壁題「鸚鵡春深，」殿宇彷彿筇竹寺及西山太華寺，惟純銅為瓦，色金黃鮮艷。周圍鐵壁，中嵌圖案，以白石為基，大理石為欄，覆寺三楹，規模宏麗。有聯云：「銅瓦一殿，巍若武當，此地升香同享帝；鐵壁諸關，屹然騰越，萬代鑄造大有人。」是殿始建於明，以祀北極上帝，清代重修，俗傳吳三桂登極之殿實誤。殿外滿山古柏，蔚為森林，四顧清麗，環境之勝過人，風景幽靜，誠為昆明近郊之一勝

地。遊罷歸來，已萬家燈火，暮色蒼茫矣。

（六）大觀樓泛月

出小西門，沿大觀公路行二、四公里，即至大觀樓，或在篆塘買舟，亦可前往。大觀樓本爲荒邱，人跡罕至。清康熙二十一年，楚僧乾印始結茅庵一椽，講演妙法蓮花經，後巡撫王繼文建大觀樓，湧月亭，澄碧堂於其畔；樓臺壯麗，煙浦遙岑，風帆煙樹，獨擅湖山之勝。以後代有重修，名人題咏甚多。孫髯翁所撰長聯一百八十字，尤爲海內馳名，亟錄之以實吾篇。聯曰：

「五百里滇池，奔來眼底，披襟岸幘，喜茫茫空闊無邊，看東驤神駿，西翥靈儀，北走蜿蜒，南翔縞素。高人韻士，何妨選勝登臨？趁蟹嶼螺洲，梳裹就風鬟霧鬢；更蘋天葦地，點綴些翠羽丹霞。莫孤負四圍香稻，萬頃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楊柳。」

「數千年往事，注到心頭，把酒凌虛，嘆滾滾英雄誰在？想：漢習樓船，唐標鐵柱，宋揮玉斧，元跨革囊。偉烈豐功，費盡移山心力。儘珠簾畫棟，卷不及暮雨朝雲；便斷碣殘碑，都付與蒼烟落照。只贏得幾杵疏鐘，半江漁火，兩行秋雁，一枕清霜。」

大觀名勝，以遊人日多，經改爲大觀公園，假山池沼，樓閣亭台，淺草如茵，名花吐豔，綠堤環繞，水碧風清，登樓遠眺，波光萬頃。樓前並有葫蘆鐵塔三座，浮沉水面，彷彿西湖三潭印月勝景。每當春秋佳日，衣香鬢影，車水馬龍，或茶社品茗，或林下談心，或散步長堤，流連忘返。或扁舟一葉，放乎中流。吾入舟離大觀樓，水漸寬，舟益小，已抵滇池境界。既而清風徐來，柳梢月上，一輪皓魄，倒映波心，光華燦爛，宛如燭影搖紅。斯時四顧空闊，萬籟俱寂，西山靜臥江干，儼如龐然巨獸。明月伴人長不睡，嚙聲驚破魚龍膽，滇池夜色，洵洋洋乎大觀哉！又安知夜之未央！口占一絕：「黛藍山色海變天，水滿滇池月滿船，容與中流渾不管，儼然羽化共登仙。」

（七）溫泉試浴

遊覽汽車離開昆明古城，沿滇緬公路西去，越山過嶺，奔赴前程，公路兩旁田園村舍，頻頻往後轉進，車過安甯城，折向北行，片刻即至溫泉村。吾人下車，穿過一小街，先參觀石洞，玲瓏岩石，鐘乳紛披，福地洞天，引人入勝。洞中潮溼而深黑，咫尺莫辨，未攜電炬，不敢深入。壁間題詠甚多，詩聯詞句，記不勝記。出洞略進午膳，即在溫泉入浴，蓋吾人來遊之最大目的在此，寧舍去其他瑣節參觀也。

此間溫泉，分盆湯大池及露天浴池，盆湯太少，有粥少僧多之概，殊難候補，吾人乃在大池入浴。泉水穿池而過，清澈鑑底，味甘如醴，惟熱度頗高，身體較弱者，入浴過久，常致暈厥。吾人約半小時浴畢，渾身爽快，宛如洗去俗塵萬斛，每人取價僅三角，廉極。據聞此間溫泉，號稱三絕，一無硫礦氣，二身有污垢，不假滌濯，入水俱浮，三有疥癬等皮膚病者，一浴即痊。楊升庵先生所以題爲「天下第一湯」，又稱爲「碧玉泉」者，非無因也。

村前臨螳螂江，水流湍急，小船過渡，頗形艱險。乃在兩岸豎柱，支以鐵索，船繫索上，船戶拉索而過，吾人以此法頗爲罕見，咸欲嘗試一下。乃渡江而西，繞行萬花谷等處，水繞山環，松蒼竹翠，四圍緊麗，風景極佳。故

四九—一九八

別墅在房，觸目皆是。懷聞此地每當晨曦初上，霧鎖江村，雞犬雲中，儼然仙境。又如美人春睡初起，一領輕紗，風流綺麗。溫泉之勝，其在斯乎？有詩二絕：「蟠螭江左是溫泉，泉水溫馨沙可眠，膩友兩三同浴罷，塵心淨滌似天仙！」「鉅公別墅望如雲，點綴林泉爲一新，最愛晨間風景麗，迷濛煙霧漫江春。」惜乎吾人行色匆忙，未能在此投宿，藉爲領略，寧非憾事？

夕陽在山，人影散亂，乃東渡趁原車而返。

（八）石林之遊

石林屬路南縣，距昆明一一五公里，怪石成林，周凡十里，蔚爲壯觀。遊罷歸來，得詩六章，工非所計也。

水複山縈路幾重，梅花開處透香風，林邊塔現知城近，車繞南垣復轉東。（過呈貢）

山村到處菜花黃，負郭環城永樂鄉，一帶林塘雲影動，流風麗日過宜良。（過宜良）

石林秀色儘堪誇，雲鎖巖巒夏亦寒，峭壁巉峋窮造化，瓊天玉地嘆奇觀。（石林）

崎嶇怪石聚成林，到處玲瓏綠澗深，最愛劍峯臨水表，巍巍高矗指天心。（劍峯）

絕壁千尋石幾層，崆峒天半費攀登，適從明月樓頭望，十里瑤林得未曾。（明月樓）

倦遊無客不思家，幾歷山邊又水涯，可喜歸輕還就熟，斜陽影裏一飛車。（歸晚）

（九）滇越風景線

滇越鐵路，起自越南之海防，訖於雲南之昆明府，全長八五四公里，軌距僅一公尺，號稱窄軌。機車車輛，亦較寬軌者爲小，故列車行動，異常顛擺。其客車等級，不曰頭二三四等，而曰一二三四項；亦頗別緻。上次吾人入滇，爲便於瀏覽沿途景色起見，情願搭乘慢車，放棄一晝夜至昆明之米士林快車，（昔年行駛上海吳淞及南翔間之蒸汽車，彷彿類是。）而不乘。慢車一日至河內，二日至老街，三日至開遠（即阿迷州，）四日抵昆明，計分四大段。

沿線風景，除河內老街等幾處大鐵橋以外，端推河口至開遠一段爲最特色。蓋全線山洞一七二座，此段二二一公里中，便佔去一一〇座。車過河口以後，便入滇境，沿南溪河左岸山麓而行，曲水縈山，奇峯陡嶺。時而鑽山洞，時而過鐵橋，有時且蜿蜒於峭壁巉巖之下，曲折迴環，盤旋往復。有人字橋者，在兩山石壁之間，並無橋柱支撐，下臨絕澗，火車由此山洞鑽出，穿過人字橋，復鑽入彼山洞。吾人車行至此，恨未能命火車暫停片刻，好教吾人仔細端詳也。有詩五律一首：「人字橋高聳，淵深不可探，飛虹連絕壁，古洞傍層嵐。逐雨晴煙碧，穿雲瀑布藍，蜿蜒飄忽逝，誰復教停驂？」其風景之壯麗，工程之艱險，即平綏鐵路之南口八達嶺，與夫粵漢鐵路之郴州至韶關一段，亦未能專美於前，又豈區區筆墨所能形容其萬一？『昔年戲言身後世，今朝都到眼前來。』吾人飽眼福之餘，幾忘舟車勞頓，與乎風塵之僕僕矣。

憶牯嶺的浣紗溪

王銳

到內地來以後，沒有家室之累的光身漢，洗衣服頗感到困難；自己洗，時間不允許；託人洗，不大乾淨，有時衣服上甚至會帶一身蝨子回來。最近新添制服，初洗卽失紐一顆，說賠嗎？不好意思，要配却需跋涉數十里的崎嶇山路。

好的洗衣婦，在內地未必找不到，只在人力缺乏的戰時，可遇而難求罷了。

二十四年夏，卜居廬山牯嶺時，我的一個臨時約定的洗衣婦，洗好衣服，勻勻整整安置在我的五斗櫃裏。她只見我曾自櫃內取衣穿着，就知道洗淨的衣服應該安放在那裏，衣服襪子也從來沒有少過。就洗衣成績說，不但潔淨，而且美觀：襯衣紐子鬆落，她紉上，褲管脫了線腳，她縫接，襪子破了小洞，她補好：事先無須我嘮叨，事後除了按照約定收洗衣費（短衣一套五分，被帳二角五）以外，從來沒有要過小帳。

玉面耶溪女　靑蛾紅粉糚　一雙金齒屐　兩足白如霜

牯嶺的洗衣婦雖不及李太白的「浣紗石上女」這麼淸麗窈窕，飄飄欲仙；但在風鳴日照，細草春香的山徑上，遠眺牯嶺山溪村婦浣紗的情景，確也能令人油然生喜悅之感。

看啊！在峯巒聳秀的深山裏，自蓊鬱的松林間，彎曲流下的綠色溪床兩岸，成羣的洗衣婦，三五成堆的操作着。她們身穿藍色或白色短衣，額紮一塊藍花布，或戴頂闊緣黃艸帽，裸膝跪在溪畔草墊上，或摩挲，或椿擣，或漂滌，或擰絞，揭開，攤在附近山谷的野生植物上曝曬。她們一面工作，一面互道家常，其喋喋多言，如流動的溪水般淙淙不絕。她們的布衣素姿，手中的綺羅玉錦，映在波翻山色雲影的水中，眞是纖綃泉底，何等地冶艷輝麗呀！

在幽寂獨處的斗室內，我也愛聽山溪的擣衣聲。平原河畔的砧聲，比較迫促而單調；但在牯嶺的浣紗溪，那聲音蕩漾在山風或緩或急的峯巒疊嶂中，時淸朗，時凝絕，時婉約，時空靈，足以浮動纏綿的鄉愁以及相思的戀情的：

江人授衣晚　十月始聞砧　一夕高樓月　萬里故園心

——白居易江樓聞砧

李太白的「擣衣篇」暨「子夜秋歌」，則是聞及閨婦擣衣，想像到她們思念征夫的情懷而詠成的美麗詩篇。

作假期旅行的學子，見了牯嶺的浣紗女，西湖的船孃，說她們在雲

四九—一九九

飛泉躍的廬山，桃紅柳綠的西子，從事職業活動是一種幸福而浣紗女與船孃對於學子的稱羨，往往報之以苦笑。這種苦笑中實含有一番幽默的人情世理。粗淺地說，遊戲與職業固然是兩件事，審美與勞作也截然迥異；浣紗景望得入神入化，脫下衣服去溪邊裸足蕩滌，其樂可比泛舟湖上的逍遙遊；若以洗衣或划船爲職業，那這種操作是否有趣，頗成疑問。要對自己的職業發生興趣，而沒有「吃一行怨一行」的遺憾，那是教育問題，也是社會問題。

浣紗溪中時或也有豔聞奇遇的：輿地志載：浙江青田長齡峯有浣紗溪，相傳謝康樂曾遊此溪，見二女浣紗，嘲曰：

我是謝康樂　一箭射雙鶴　試問浣紗女　箭從何處落

二女答云：

我是溪中鯽　暫出溪頭食　食罷又還潭　雲蹤何處覓

遂不見。杭州的浣紗路係西子佳景之一，每當薄暮讀倦時分，至龍翔橋畔散步，在林昏溪淨的柳蔭中，時常可以遇見年青兒郎與洗衣少女喁喁情話。牯嶺林巒山的溪流，地處偏僻，每當溽暑的黃昏，拾柴農女經過淸[illegible]的溪畔，輒乘流起興，脫下汗淋淋的衣服，躍入綠泛菱荇的溪中，曜容弄影，把一身穢垢凝脂洗滌盡淨……冷不防狡猾的牧童，躲在翠影紅霞的崖石深處沾沾竊笑，因而演出「天鵝處女」型的童話故事，亦偶有所聞。

趣興五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環湖北路十五號

電話：四〇一九號

業務項目

大小五金

鋼鐵原料

機器另件

建築材料